

予

且編

訓育主任

中華書局印行

予
且
編

訓
育
主
任

— 獨幕劇集 —

中華書局印行

十一月印刷
二月發行

訓育主任 (全一冊)

◎ 實價國幣六角

(郵運匯費另加)

編者 子 且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刷者 上海澳門路
美商永寧有限公司

總發行處 廣州漢民北路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

序

這一個小冊子包含十二篇獨幕劇，大半是我在校中順着同學的要求而編或是改譯的。從教育的立場看，戲劇本是校中不可缺少的科目，課內課外倒也沒有什麼關係，不過我們總得有戲劇的排演，至少可以給青年人三種好處：一是鼓勵寫作，二是增加活動力，三是訓練辦事能力和表現合作精神。

學校劇團或是業餘劇團的排演，最好是獨幕劇。因為獨幕劇角色少，容易尋找，佈景用具簡單，容易設備，此外演的時間不長，即使演的壞，觀眾也還能忍着看下去。這裏十二個劇本，含義都很淺顯的，語句也容易上口。因為劇

本這樣東西，不比小說可以深奧晦澀一點不礙事，小說是可以慢慢地看，可以帶想帶看，甚至於可以查字典看。戲劇可不成，它是將程度不同的觀眾拘在小小的椅中，在很短的時間裏，使他們看了聽了發生興趣的。於此，我們便應該想到一個劇本的成功，徒靠作者好不好，還要導演能融會作者的意思，導演能融會作者的意思還不行，還要演員能融會，演員融會了仍不行，還要觀眾能融會。時間既有限制，地點又有限制，甚至服裝，佈景，燈光，道具，舞台等又有限制。劇之成功，我們不得不說一聲「難！」

因爲「難」，我們又不得不在最低限度上求滿足。陳義務求淺顯，使大家都能懂。語句務求平易，使大家聽得出。

這十二個劇本，改譯的居多數。編者自己編的也放在裏面，自然大爲遜

色。本想全體用改譯的，實在是太難以尋找了。近一年來，看的英美的和英譯的獨幕劇，不下二三百篇，大都是想譯而中止，還有譯成一半而丢手的。在這種可憐而又難過的嘗試中，深覺得外國劇本和我們的倫理觀念社會觀念太不同了。類如他們的老太太，決不是我們的老太太！僕人也決不是我們的僕人。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的關係，也和我們不同。即使倫理關係和我們相同，因為生活上的不相似，說出話來使我們聽了便格格不入。要是求那些和我們的一切都有些相似的，真是「難上加難。」

我說這些話，並不想要求讀者對於這些劇本另眼相看。我的目的，是想讀者去試演的。爲了這個原因，特別寫了一篇演劇漫談附在後面。這篇漫談，雖然有些是取自專書，大半還是我七八年來的經驗。因爲我常想一個人能

將自己經驗誠實的獻給人縱然是淺薄還比向人說「此篇曾用某某書做參考」要好的多。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二十日

編者識於光華附中

訓育主任目次

—— 獨幕劇集 ——

序

訓育主任

一

離心力

三九

夫妻之間

六九

秋扇

一〇五

別墅

一三五

胡不歸

一六五

未完成的發明	一九九
煙	二三一
孩子回來了	二五五
陰沉的下午	二八三
轉變	三一三
誰的錢	三三七
附錄	
演劇漫談	三六五

訓育主任

登場人物

訓育主任

主任夫人

趙先生

李先生

孫先生

周先生

校長

錢母

校工

訓育主任

第一場

(訓育主任和他的夫人共坐在燈下。主任正在察看操行簿子，夫人在編織。)

主任 這個學生不除名，訓育主任真是不能做了。你看他平日的操行是怎樣的壞，這種人學校不能留他，萬不能留他。

夫人 學生也不是自己的孩子，你那裏管得了那些呢！能以過去，就讓他過去罷！況且這一學期，已經快要終了。讓他讀完也不要緊。

主任 我自從當訓育主任以來，就是只知有法，不知有人的。你看（他將操行

簿送到他夫人的面前）他已經是八個小過。按照學校規則，九個小過就得

開除。如今他記到第九個小過，是應該開除的。

夫人 那末你爲什麼不能開除他呢？

主任 就是因爲校長的一句話呀！他說開除的條子先放在他那裏，慢慌貼出去，這不是有意留他嗎？我不管，只要有九個小過就得開除，這個法律，校長也不能隨意破壞。

夫人 也許校長有別種用意呢？

主任 那管他有什麼用意，除名是非辦到不可的。

（趙先生上）（兩人起迎）

趙 還沒有休息？天氣冷，學校最大缺點，就是不替教員家裏生一個火爐。

夫人 喲！我們那兒敢有那樣的大希望呵！

趙 這不能算是大希望，這是應該替教員們備的，教員沒有火爐，晚上只好早些睡覺，學生的考卷練習簿就怕改了。教員不改考卷練習簿，學生還能得着益處嗎？

夫人 (笑起來) 趙先生說的有趣！

主任 學校中像這樣有趣的事，還多得很呢？好像有九個小過的學生，都不立刻開除，這豈不有趣。

趙 真的，錢慕誠不開除嗎？

主任 (失望的) 校長的意思是暫時不貼開除的條告。

趙 不過他這第九個小過，記的是很滑稽的。

夫人 (奮興起來) 爲什麼？

趙 你還不知道！

夫人 不知道。

趙 因為他穿了棉袍上早操呵！

夫人 這並不滑稽。

趙 穿棉袍上早操，並不算什麼，叫他脫去棉袍的時候才發覺了他裏面並沒有穿衣服，赤裸裸地站在那裏發抖，結果就記了他一個小過，這便是第九個小過。（夫人哈哈地笑起來）他的記過都是與衆不同的，像第八個

小過是因為厲行新生活運動的那一週，他無意的吐了一口痰。第七個小過是他被同學一推，無意的栽到一位先生身上。

夫人 這樣說來，是他的命運太不好了，他的罪並不嚴重，他的罰却又是減

不輕。

趙 這是憑我的記憶力，記得這後面的三個小過，以前的過，也許是同樣性質的。

主任 不能管他是什麼性質，九個小過就得開除。

趙（笑）我看既是校長留下那開除的條告說慢些貼出去，我看你也不必再去追求罷！

夫人 原是的，我剛纔也和他說過，學生也不是自己的孩子，那裏能管到那些能以過去，就讓他過去。

主任 那怎麼成？一個放過去，兩個放過去，訓育的事就非常的難辦了。你不知道訓育的難處，又要公正，又要敏捷（校工上）

校工 (遞一個條子給主任) 校長請先生過去

(主任與趙先生起立欲行)

主任 你坐一會兒，我去去就來。

趙 我以後再來罷!

(孫先生已來到門口，她是一位女教員。)

主任 孫先生，你要找我說話嗎?

孫 是沒有什麼要緊的事。

趙 主任先生，剛纔校長叫人來請他去。

孫 (笑) 我不知道，那我在這兒等一會兒，順便的和師母談談也好。

主任 趙先生也坐一會兒，陪陪孫先生罷!再會。

(孫興主任夫人見，主任夫人延兩先生坐)

孫 (向趙) 主任對錢慕誠的事怎麼樣開除嗎？

趙 恐怕保不住，剛纔我和師母向他說了半天，他的意思一點沒有變更，他也有他的說法，九個小過就得開除。

孫 這事總得請師母替他幫點兒忙。

夫人 剛纔我也說過的，趙先生還在這裏。

孫 本來我也不應該來說的；因為這孩子的媽，面託過我許多次，請我照料他。那時他已經有五個小過了。恰巧那天下雨，他在路上滑了一交，哭着跑回家，等到他換衣服回來的時候，校中老早上課了。因為遲到，他便記了第六個小過。(大家笑起來)

趙 這孩子也太不會料理自己了。

孫 第五個過尤其妙，他不知如何走到一位同學桌子面前過，那位同學桌上的硯台忽然掉下了地。地是水門汀的，結果那硯台就碎了。那位同學硬要叫他賠，他說他寧願記過不肯賠償的，結果他的第五個過就記成了。

趙 到底是不是他碰掉的？

孫 誰知道！這永久是個疑案！

夫人 說到第五個令我想起第四個和第三個來。記得他記第五個過的時候，訓育主任在家裏發過脾氣的。他說這個孩子真不行，剛纔記的兩個過還沒有出一個禮拜倒又犯事了。我問他爲什麼事要記兩個過。他說

在考算學的時候，他的卷子被隔壁一個同學搶去抄，本來應該兩個人一同開除的。校長說他是完全沒有串同舞弊的行爲，所以只記了兩個小過。

孫 這正是我要和師母說的，錢慕誠的一切完全是出於無心，好比他的遲到，他的考卷被人搶。學校是教育的機關，當然不能照法庭的那樣嚴。學生的錯誤，有待於改正，不在乎重罰他。師母要向主任先生說說，成全了他吧。（師母不語，她深深的嘆一口氣。）

趙 我看主任的意思是堅決的。

（台後有孩子的哭聲）

夫人 我的孩子醒了，我進去看看，兩位先生請坐一會兒。（下）

趙 這事恐怕是難以挽回。

孫 不能挽回，事體便不大好。孩子的父親是個很有錢的人。我們的校長還

想他向學校捐一筆款項，如果有相當機會的話，也許要請他做校董。

趙 校董，那就無怪乎要說出開除的條告慢慌貼出去的話了。

孫 這件事真是討厭的。要是開除，我怎樣對得起他的母親。

(李先生上)

李 你們全在這兒，主任呢？

孫 校長請他說話，大概一會兒就會回來的。

李 (驚) 校長請他說話？我來遲了！

趙 爲什麼？

|李 下午我走校長室門前過，就聽見校長和一位先生在說話。校長很大的聲音說：『雖然是九個小過，但是情有可原，無論如何，總得保留他。』我疑心和校長說話的是孫先生（孫先生頗不安）。

|孫 不是我。李先生，也許你會聽錯的。

|李 也許是我聽錯。不過校長是這個意思，我想主任也就不必再堅決的開除他，所以我來打一個招呼，勸他一句。

|趙 恐怕不容易。

|李 不容易，他犯的罪是輕微的。以後的事，我不知道，拿前三個過說，我覺得就很冤枉。他剛來的時候，恰巧他那一班學生因為算學的先先生講的不清楚，大家約齊了繳白卷。他因為初來就沒有繳白卷，可是做的一問

都不對。雖然同是一個零分，他却招了人家的恨，大家異口同聲的冤賴他，硬說他是個首領。當然先生是不相信的。他們却很凶，簡直明說出來，如不記他一個過，對於算學教員的攻擊，決計不肯干休，結果我們這位主任先生，爲息事寧人起見，記了他一個過。

孫 還有個過呢？

李 也妙得很。校中的規則是一律要穿制服，假使你的制服要是去洗滌或是縫補的話，一定要到主任處領一個證。

孫 他沒有去領！

李 領倒是領的，可是領來了就失去了。等到先生上課的時候，問他，他竟拿不出證明來。於是便按照了校章，凡是不穿制服而又無證明書的，記過。

於是他的過便記成了。

趙

這一切的過，證明了這孩子是個可憐的孩子，他沒有錯，即使有錯，也是無心的。古語說：「有心爲善，雖善不賞。無心爲惡，雖惡不罰。」要是罰他，實在太說不過去了。這孩子的頭腦，恐怕是不大靈敏。像這樣生理上有些欠缺的，學校應該補救他，成全他，不能因爲他有欠缺，便剝奪了他在校讀書的權利！

孫

我真不知道怎樣辦，他母親問我，我怎麼去回答她。

李

學校開除一兩個學生，本來不算一回事，可是主任爲了執行規則違反了校長的意思，終究不是一個好辦法的。我們總得要提醒他，總得要勸他。

趙 我說了半天也不成。

李 也許和他夫人說會有效驗。

孫 我們也說過的，她只是嘆氣。她說她也向主任說過，學生也不是自己的兒女，能過得去就讓他過去罷。但是主任却抱着一句話，叫「九個小過就得開除。」

李 主任夫人呢？

孫 在裏面照料孩子！

李 孫先生，你還得向她說說。我看這條路還沒有斷。我們再去另想一個辦法。
（他附着趙先生的耳，說了幾句，趙先生笑起來。）

趙 你先說，說不成功，我們再來。（忽然想起來）你不是說校長還要向錢慕誠

的父親捐一筆款項，有意請他做校董嗎，這話也不妨提一提。

李 向錢慕誠的父親借錢？

趙 是！是孫先生說的。

孫 不錯！

李 這事顯見得格外有希望。（趙李全下）（幕閉）

第二場

（景如前）

（幕開時，孫先生坐着，主任夫人自內出。孫起立。）

夫人 對不起得很，太寂寞了。趙先生呢？

孫 他去了！

夫人 請坐。

孫 錢慕誠的事，總請師母說幾句。

夫人 我說過的。他的心始終轉不過來。我們還不知道校長叫他去，向他說些什麼。

孫 我想校長是有意留下這個孩子的。聽說校長還要向錢慕誠的父親捐一筆錢。

夫人 (驚) 捐一筆錢。

孫 不單是捐錢，恐怕也許要請他做校董呢！

夫人 (驚) 校董？那這個孩子現在是不好除名的。

孫 (笑) 我請師母向主任說個人情留下來罷。留下來至少與學校是有利

的。(夫人呆了半天)(主任上)

主任 (他藏着一臉的怒意) 孫先生，假使你要是來替錢慕誠來討人情，請你不

必開口。理由是很簡單的：「九個小過就得開除。」

孫 難道沒有轉灣的餘地？

主任 一點都沒有的。因為這個法不是我立的。立這個法的時候，是不是附帶着一條說還有轉灣之餘地的呢？我不過是一個執行法律的人，執行法律的人，就得要公正，就得要迅速。所以這張開除的告白，無論如何，明早是要貼出去的。

孫 主任和校長也是這樣說嗎？

主任 自然是的。他不要我做訓育主任是可以的。但是既要我做了，還要叫

我的意思跟他而改變，那是不能的。我有我的權限，我權限以內的事，不能由他干涉。

孫（怒而起立）主任，祝你晚安！（她失意的走出去）

夫人——你也太任性了些。留下一個孩子，又算什麼！也值得你這樣看得重。

主任——我看重的不是人，是規則！我愛這個學校，我沒有方法不看重學校的規則。

夫人——規則固然要看得重，人也不可不看重的。好比孫先生，你就不應該拿那一番不客氣的態度對她。

主任——她顧着自己的利益，叫我做違反學校規則的事。便是看不起同事，不愛學校。

夫人 你怎樣知道她是顧着自己的利益？

主任 誰不知道她和錢慕誠的母親有點關係。

夫人 (冷笑) 孫先生不愛學校，難道校長也不愛學校嗎？

主任 他愛什麼。他的心中只有一件事，就是捐錢，捐錢，捐錢。

夫人 替學校籌款，總要算是愛學校的。

主任 愛學校的方法多着呢，捐錢是愛學校，守法也是愛學校。我不干涉他捐錢，他怎麼能干涉我——一個愛護學校規則的人？

夫人 (恨恨地) 你這個人……

主任 我這個人怎麼樣！怎麼樣！(越說越高)(台後有小兒哭聲)

夫人 我還要去看孩子，沒有功夫和你來做這些無用的辯論。(夫人下)

主任（自語）捐錢，也算是愛學校嗎？看在錢的面上，好，以後學生也不必來讀書，只要捐錢付學費，就送他一張文憑，豈不格外簡單！

（趙李二先生上）（主任負氣而立）

主任 李先生！假使你要是爲錢慕誠來說人情的，就請你不必開口。我的答語非常簡單，便是：「九個小過就得開除。」

李（笑）我是過來和你隨便談談的。

（周先生上）

主任 你是來替錢慕誠說人情的嗎？

周（慢慢地）九個小過，就得開除。這是法律，誰也不能改動他！

主任 你這句話就通了。

周 這句話的真實，確切，明瞭，就和「借債還錢」是一樣的。

趙、李 (同聲) 對！(向主任) 這話也是通的。

主任 當然！

周 那麼你向我借的債，馬上就可以還我了。

主任 (變軟弱) 誰說不還你，不過請你通融幾天罷了。

周 這話就通了！你也還知道「通融」兩個字嗎？趙先生、李先生、錢先生到你府上來，也並沒有說錢慕誠不應該開除，也不過請你「通融」一下而已。(主任沉思羞慚)

你知道你也有個困難的時候。誰沒有一個困難的時候，就是校長，他現在要想向錢慕誠的父親捐一筆錢，怎樣好開除他的兒子。古語說得好：

「識時務者爲俊傑」你該體會這層意思。

主任 在這個時候，這種情況之下，向我討債。你是個識時務的，是一個俊傑。但是遇着我這樣的一個人，我替你可惜！（三人默然）（校長匆匆上）

校長 （倉猝之間仍帶有鎮靜的笑容）三位先生都在這兒，（至主任身傍）如今我真是處於一個困難的境地了。錢慕誠的母親，在我那裏不肯走，她知道了解除的消息。她非得要我答應不出那解除的告白。你看，就答應了她罷！（主任不語）這事真是困難的呀！

主任 （冷冷地）我看這事一毫不困難。九個小過就得解除，是全體先生立的方法。我不過是個司法而已。校長既是行政的首領，當然可以利用否決權推翻我們的成規。

校長（陪笑）現在我們不說那些。什麼否決權，那都是些騙人的話。我們還

是商量着做。就是我有否決權，行使起來，總不大好，還是你說一句罷！

主任（沉思半晌）對不起，今天晚上我實在是昏了。我的頭痛呀！我的頭痛！

（假作痛苦狀）（校長實在無趣，很失望的走開）（主任恢復原狀）（周先生亦怒而離去）

李 你這種態度是不對的。校長來和你商議，總是他的一番好意，你不應該

這樣的對付他。

主任 商議！他捐錢的事爲什麼又不和我們商議呢？

趙 他倒是和我說過一次，他已經寫信給了錢慕誠的父親，可是到現在還

沒有回音。

主任 他本來是承認有否決權的，爲什麼不行使。假若我是他……

(台後有足步聲，一個女人的聲音說：「這樣大的一個學校，就不能容我的孩子嗎？」「我孩子也不是個惡人，不好，你們這個學校是幹什麼的，不是教人子弟學好的嗎？」)(校長和錢慕

誠的母親全上)

錢母 誰是訓育主任？(她很凶猛)

主任 我！

(趙李兩先生站起來)

校長 讓我們說幾句話。(趙李鞠躬退)(錢母不等招呼便氣昂昂的坐了下來)(校長向

主任) 這位便是錢慕誠的老太，他的母親。

錢母 這位便是你們的訓育主任嗎？

校長 是！

錢母 我的孩子爲什麼記了九個過？

校長 九個過，我想我們還得查一查，也許在記數的時候有錯誤。

主任 用不着查，我非常清楚，一點兒都不錯的。（他拿了簿子給校長）

錢母 難道九個過記的都是不錯的。沒有一點冤枉？

校長 我們得再查一查。

主任 用不着，我是非常清楚的，我做訓育主任，自然是忠於我的職務，犯了規就得記過，九個小過就得開除。

錢母 開除，這樣的辦法不公道。

校長 錢太太說不公道。（他望着主任）

主任 太太，這是非常公道的，每個學生都守這種規則，這種規則是我們全

體教職員定的。我是執行這種規則的人，枉法徇情的事，從來沒有做過。

錢母 這全是你們的錯，我孩子沒有錯。

校長 錢太太的意思說我們有錯，當然我們也得反躬自省的考慮一下。

主任 沒有錯，我是十分明白的。太太，你說你孩子沒有錯，這話倒要重新請你考慮一下。

錢母 你們怎樣記他的過的人家繳白卷，他不繳，反要記他的過。還有他丟了一張紙……

校長 (正在查看簿子)(驚訝的) 他丟了一張紙？

主任 他不穿制服，應該繳出證明書，他丟了證明書。

錢母 他丟了一張紙，又要記過。他的考卷被人家搶去了，又要記過。人家東

西打碎了，他又要記過，他在路上跌了一交，回家換衣服，又要記過。好了，丟了也要記，搶了也要記，跌了也要記，吐一口痰也要記，被人家推了也要記。就拿最近的事說，他穿了棉袍上操，他的短衣是在你校丟了的。你們教小孩子一絲不穿在冷風裏吹，你們到底處了什麼心！

主任

（氣的直抖）（向校長）她到學校裏……這樣，你……你也能容她嗎？那……

……那我們在此地是太沒有保障……

校長

（放了簿子）（溫和地）太太，你別發脾氣，一切我們都得考慮過。我們並沒有開除他，不過他已滿了九個小過。我們還得要仔細查一查的。

錢母

（立起來）開除，也得要說個理，這樣是不行的。（校長送之下，她十分忿怒）（主任氣憤的站在那裏，校長復上）

校長 你別氣！（主任的臉，掉了過去）實在是沒有法子的事，尤其是女太太，便

格外的難纏。我心裏滿想你把她敷衍去了的，所以我遞話給你：「我們得查一查，我們得反躬自省的考慮一下。」那知你全沒有注意。

主任 我們爲甚麼要敷衍她。要是真的犯了規，九個小過，就得開除。

校長 開除和記過，本是以學校的幸福爲主的，假使記過開除有利於學校，當然就記過開除。萬一無利於學校，或是因記過開除反而有損於學校幸福，當然要有一個變通辦法。

主任 你爲甚麼不實行你的否決權呢？

校長 你爲甚麼老是注意否決權？

主任 你常常提到，怎麼會使我不注意。

校長 你好像是和我過不去！這開除的條告我是不能貼出去的。（他從懷中

取出開除的告白還給主任）（主任擲之於地）

主任 我一切都以奉公守法爲前提，別的事我都不知道，萬一因奉公守法有觸犯校長的地方，我也沒有方法使他鑒原！

校長 你這簡直是反對我！（怒）

（主任夫人自內出，手上抱了小孩子）

夫人 校長什麼意思，你應該隨從，不要把事情看的太嚴重。

主任 我生就是這樣脾氣，合則留，不合則去！

校長 我再請你考慮考慮！

主任 用不着考慮的，我們不是沒有立法團體，我去將各位先生請來，問問

他們的意見，假如我是錯，我當引咎辭職。假若我不錯，我們當然有個處置這事的方法。

夫人 你不能這樣的任性，我們應該服從校長的話。（主任急下）

校長 （冷笑）好！大家談談也未嘗不是好的辦法。

夫人 校長！你得原諒他，他是性情直率的人。

校長 我辦事也有不少年，看的人也很多，但是我從沒有看見這樣不肯轉灣的。

夫人 您總得原諒他，讓我來再勸勸他。（她看見那告白在地上，便拾了起來）（校長

沒有注意）

校長 他，是不容易勸過來的。

(孩子哭起來)

天人 他服務是很辛苦的，替學校做事也很忠心。他沒有別樣的活動，沒有能幫助他的朋友，他家裏也沒有錢。他所有的，只是我，還有這可憐的孩子。(她傷心起來)(校長不語沉思)(主任及趙孫李周全入)(主任夫人下)

主任 現在我請諸位來，沒有別的意思。校長也在這裏。校長，諸位先生，甚至我的內人都有勸我不開除錢慕誠的意思。可是我一向是奉公守法的，並且我也覺得這一次我是全然沒有錯。我總不能因同事的勸告改變了我的初衷。現在我沒有別的意思，只要諸位認我是錯的，我好引咎辭職。不錯，也得替我想個辦法。

李 我個人的意見，以為這件事須得從長計議，主任先生不要將這事看的

太嚴重，更不必提出辭職的話。

孫 學校中開除和留下一兩個學生，都不算什麼的。主任先生既對這件事感受到困難，我想可以交給校長，因為校長是我們的行政首領，他有否決權。

校長（笑）請孫先生不要談到否決權！

趙 校長既不肯用否決權，可否用授權法，將這權授給我們。

主任（怒）這是什麼話！

趙（陪笑）因為這孩子實在是生理上有欠缺的。生理上有欠缺的，似乎不能以平常的方法處理。

主任 生理上有欠缺，最好是回家進醫院。

周 我的意思是大家不能鬧意氣，假設我們家裏鬧意氣，怎麼能夠對外。

校長 周先生的意見非常好，自己家裏意見必定要齊一纔可以對外。對於

這個問題，我想暫且將他擱置，到放假時再說罷！

主任 校長曾經說過的，我們賞罰第一，要公正，第二要迅速。

校長 (怒) 這完全是和我過不去。

主任 合則留，不合則去，我的態度是不變的。

趙 我看我們還是以大家的意思議決，將錢慕誠保留到放假的時候。

大眾 也好！

趙 主任先生！你儘管不變更你的主張，我們的辦法，可是要請你承認。

主任 我是始終不變的，至於誰去實行否決，我管不了。

趙 校長呢？

校長 就照這樣也行。

趙 那便成了議案，好在我們到會，已經超過法定人數。要有一個人記下來就成。

孫 (很喜悅地) 我來記下罷！ (校役上，遞一信與校長)

校長 (欣然有喜色) 好，這正是錢慕誠父親來的信。幸而我們有了這個議案。

(向大眾) 他要是捐給學校一筆款項，我們也對得過他。(他拆信讀，露失望之

容) 怎麼不捐！我們寫了那樣客氣的信，他還不捐！這是一件氣人的事。

周、趙 (同聲) 怎麼不捐，不肯捐嗎？真是越有錢，錢就越看得重。

校長 (忽然轉變) (在地上尋開除的告白) 那開除的告白呢？

(主任夫人自內出)

夫人 告白在此地，是我從地上拾起來的。

校長 (笑) 謝謝你，免了的一重難關，我決計今天晚上就貼出去。

夫人 (亦笑) 那真是要謝謝校長了。

孫 (她有點急) 校長，那我們的議案，不能算是無效的。

校長 你難道忘記你說過校長是有否決權嗎？既有否決權，你們的議案，自然是被否決的。

周、趙、李 (同聲) 對！我們的校長是應該有否決權。

(幕閉) (全劇完)

離
心
力

登場人物

父

母

女（晚霞）

趙先生

收房租人

離心力

（幕開，父親坐在椅上，啣着空的煙斗，現出十分無聊的樣子，母親坐在桌旁縫衣。這是一個春
夏之交惱悶的下午三點鐘。）

父 這個年頭，真是逼人上死路了。就是這個烟斗，平時吸起來是很有趣的，

如今越吸越來得淡了。這正是象徵着我們的生活的意志正和煙是一樣的，是越來越淡了。

想想我們以前的生活，真是我們像在天堂裏似的，每天下午，我們同到公園裏去，你推着小車子，車子裏面坐我們的孩子，我們同坐在公園裏椅子上的時候，小風吹着，青的天空裏浮着一片春雲，當那夕陽西下的

時候，半天裏的彩霞罩攏着我們，你那親切細膩的談話，真使我沉醉了，沉醉在那夕陽裏，心情真正一點一點兒隨着那晚霞樣的佈散到我的全身，我說，我們的孩子就取個名字叫晚霞罷！你含笑着默認這美麗的名字是應該給我們可愛的女兒的。如今，晚霞已經叫了十幾年，可是我們這可愛女兒的命運，真的要像那晚霞跟去的夕陽消逝了。這一點，怎麼能使我痛心。

母

你別太思慮的過分了罷！這兩天，我看你的神志是不很甯靜的。就拿晚霞說，她也並沒有吃過苦！我倆只有這一個孩子，怎麼能讓她吃苦呢！她小時候，我真像捧着一個寶貝似的愛護她，教養她。後來漸漸大了，送她到幼稚園去，那時候你的事還得意，你不記得你還替她買了許多的玩

具嗎？後來到小學的時候，她長的格外好，你也格外的喜歡她，那一天你不是和她講故事帶着她玩。偶然有錯，你也決不肯罵她一句打她一下的。你不是記得有一回我打了她一下，你和我大吵了一場，還氣得三天不和我講話嗎？如今……（妻陡然停止，面容愁慘）

父

我知道你說到「如今」兩個字（嘆）是再說不下去了。這也不能怪，我兩三年來找不着事，把所有的錢都要用光了。在這「坐吃山空」的局面之下，可憐靠你這樣的做，能做出幾個錢！（他忍不住的下了淚）

母

（站起來）你不能這個樣子，這樣使我心裏格外的難受，就是在這兩年中，你雖然是失了業，我們的境況誠然是受苦，可是晚霞並沒有受苦，她不是照舊的唸書，雖然是做一個苦學生。孩子却是很用功的。（說到此處，她

也很難過) 這一點,我們應該自己安慰着自己。

父 這一條路還長的很,我們要到那一天才能走的完!(外邊敲門)

父 誰呀!請進來。(趙先生上)(手中夾了一個紙包)原來是趙先生,讓我來介紹

一下,(向其妻)這位趙先生是我從前的同學,對於音樂是最有研究的。

母 請坐罷,趙先生!

趙 前天我們在路上會見的時候,你告訴我你的近況,我一直的記在心頭。

父 承你這樣的關懷,我只有感謝。我失業的時間,的確是太長久了。

趙 如今這個社會,找事實是在真的不容易。

母 真是不容易!趙先生,兩年以來,他真是奔走的力盡筋疲,也不知是出了

多少的力,用了多少的錢!

(趙先生有點慌，他用手帕拭汗)

天是真熱。我給你去取點水來擦臉！

趙 不用，不用，真是謝謝。

母 那麼給你倒杯茶來！(下)

父 我失業真是太久了。你如果能替我找個事……我……是不在乎薪水的，那怕二三十塊錢。(停)那怕是二三十塊錢呢，我也就做了。

趙 二三十塊錢，我想是容易，可是你別急……你的境況竟難到如此的地步嗎？

父 怎麼不是，你看我身上衣服穿的還好。我和我內人的冬季衣服，早已送到當舖裏去了。人窮，要想找事，還得裝個面子。(稍停)這種情形，從我個

人目光看來，是最痛心的。要是從社會目光看來，是最殘酷的，要是從我朋友目光看來，恐怕要算是最可憐的罷。（他很親熱的向趙先生）你要是

替我找個小事，救救我，我們一家子都蒙着你的恩惠（他很悽皇）

趙（精神提起來）說起一家子，那你面前還有一位小姐呢？

父 在學校裏還沒有回來！

趙 真是一個可愛的孩子，她叫什麼名字？

父 她叫晚霞。

趙 記得是兩年前，我們在公園裏遇見，那時你帶着她。兩年之間，我已經不認得她，但是她還認得我，前天我在路上遇着她，她還向我打招呼。真是個可愛的孩子，比從前益發長得好了。我想她就是你面前的日光，你面

前一朵美麗的花。

父 可是我已經沒有能力去培養她了，下半年的書就不能唸。不說下半年，就是現在也不能維持了。偶然學校裏有一點用費或是捐款，她總是思之再三方才向我說，我知道她是逼不得已方才向我說的。她明白家裏的狀況，她知道我的心，我不能不答應，但是我實在沒有能力，於是我不讓她知道，出去向人挪借，或者是找點東西去送到當店裏，這樣的事，怎麼能常做呢？

趙 到真不能唸的時候，我看你就不能再叫她唸下去，也可以找點別的事，貼補家用。

父 那不是我的本心，我只有這一個女孩子，好容易巴到她高小快畢業了，

而且書也唸的很好，我怎麼能不讓她去讀書反叫她去做工貼補家用。

趙（笑起來）你還是像在學校裏的時候。一種「迂夫子」的氣概完全沒有改，照這樣在現代的社會，是不適合於生存的條件。

父 你叫我怎樣？

趙 你還沒有明白什麼是社會，更沒有明白人對於社會有什麼任務。

父 這倒要請教？

趙 社會是人與人的結合體。

父 這個我知道。

趙 人對社會的任務就是不問男女老幼都要拿力量換飯吃。

父 對呀！我情願拿力量換飯吃，但是沒有機會。

趙 這裏面便有一層道理了。這不是機會的問題，乃是一個時代，才能和環境的問題。

父 什麼意思請你說明白。

趙 時代，換句話就是潮流，你雖有本事，假如不合潮流，你是沒有飯吃的。譬如你是個梳頭娘姨，如今太太小姐的頭髮全剪掉了，任憑你有多大本領會梳各種式樣，什麼S頭，如意頭，扇子頭，也弄不着飯吃。即使你知道潮流，沒有才能，還是不行；譬如你知道燙頭髮最合潮流，可是你沒有才能去替人家燙，仍舊弄不着飯吃。你認識了潮流，有了才能，還不一定能夠貢獻給社會；換句話說，還要看你的環境。譬如你是一個大富翁，自然不肯替人燙頭髮，或者你是一個學士碩士博士，自然也不肯替人燙頭

髮。這不是你不認識潮流，也不是你沒有才能，乃是你的環境不容許你將燙頭髮的才能，貢獻給社會！

父 現在什麼最適合社會的潮流呢？

趙 將人類智識分作兩大類，一類是科學，一類是藝術，照我看，藝術最適合社會的潮流。

父 (不能相信) 藝術！藝術最適合。

趙 我不是一個懂音樂的人嗎？不是靠音樂吃飯的人嗎？我的景況比你怎樣？

父 當然比我好得多！

趙 我做的是什麼生意？

父 帶着一班女孩子在台上唱什麼新歌曲。

趙 對！帶着一班女孩子在台上唱歌曲，就是藝術，而且適合潮流，如不然，我的景況不會比你好！

父 叫我也像你一樣，帶着一班女孩子在台上唱歌，我做不來！做不來！

趙 我知道你做不來，可是你面前那位小姐却做得來！像她那樣美麗活潑，只要在台上一唱，不要說唱，只要在台上站一站，準博得全場采聲，天天滿座，那舞台門口，更不用說，定然是「車如流水馬如龍」了。這樣，我可以給她六十塊錢一月的薪水。你的目的，二三十塊錢一月，如今加上一倍不算，你還可以住在家裏享福。

父

（不語怒極，將報卷拿起，惡狠狠的在趙先生頭上敲一下）

趙 怎麼打人嗎？

父 你能說這種話，我就能打你。

趙 我的話有什麼舛？

父 什麼舛？（大聲）你叫我的女兒去做歌女嗎？

趙 歌女是藝術家呀！外國的大藝術家是常常登台唱歌的，非常的高貴！

父 你那一班的女孩子唱的是什麼？

趙 桃花江，毛毛雨，桃花江和毛毛雨也是很文學的。桃花江是說男女之愛，

詩經也是說男女之愛的，你敢說詩經不是文學嗎？毛毛雨的修辭尤其

好，拿毛毛和微微來形容風雨的細膩，然後再重複一句，正合修辭學上的規則。再後又將金銀和人心一比，說明了愛情勝過了金錢，陳義是很

高尚的。這才是我們的生活的藝術，也就是藝術上的生活。

（父一逕坐在椅中怒容滿面的不理他。）

你只知道打人，像小孩子似的，拿報紙在我頭上敲一下，這成什麼話！

（父仍不理他）

你是一個不懂藝術的，和你多講了也沒有用。這裏我帶了一套衣服來，給你小姐穿穿試試，你問她自己，她一定是願意的。此外我留下一百二十元，給算先付薪水兩個月。我給你二十四小時去仔細想一想，二十四小時以內你到我那裏去簽合同，我最歡迎，要是不答應，我明天這個時候來，將衣服拿回去，自然，那一百廿元，可以够你敷衍四個月的房租伙食的，也得要同時取回，從此我們就一刀兩段，斷絕往來。

(趙下，母上，相遇於門口)

母 怎麼！趙先生，茶還沒有喝，就去了嗎？

趙 不喝了。

母 我剛上街買來的新龍井咧！

趙 那可不敢當，多謝了。明天這時候再來喝吧！

母 我們這裏太不成樣子了。我也不敢深留，明天見罷。

趙 明天見！(趙下)

母 (慌忙行至父傍) 怎麼！你和趙先生嘔氣嗎？託人找事，總要心平氣和的方

好！

父 託他找事！算我瞎了眼，他是個混蛋！你還去買什麼新龍井咧！他配喝我

們家的茶嗎？

母 我說的誑，茶葉是問人家討來的。我那兒有錢去買茶葉呀！我剛一出門，就遇見討房租的，你想，你有客在房裏，我怎麼好讓他和你吵，這樣豈不太難爲情了嗎？我苦苦的哀求他，也不知說了多少好話，他還不肯，後來我只好說你有病，醫生正在替你看病，他才沒有進來。也是，我們已經欠了四個月的租錢了。也不能怪人家討，真是困難……

（台後人聲）有客不能討房租，客走了房租該要付出來了罷！（父母驚）
父 怎麼，他來了麼？

母 恐怕是要進來的。進來一定要和你吵的，我看你還是睡在床上，你有病，他總不好意思過分的逼我們。
（父從母言，臥床中，母坐其傍。）（收房租的，慢慢進來，

他們都不敢朝他看，但是他却看見桌上一疊鈔票，數了數，拿了一部份。

收房租的 太太！您有錢，爲什麼不給我，還要讓我來拿呢？

母（回首） 先生，我那有錢，可憐我丈夫還在害病。

收房租的 沒有錢，這桌上不是一百廿元的鈔票嗎？我拿了四十八塊，整整

四個月的房租，太太，謝謝。（父親緊從床上跳起來。）

父（急） 這錢萬不能拿的。

收租的 先生，害病的要休養，你不是害病嗎？我看還是在床上躺着好！（錢已

入懷）

父（更急） 這錢萬不能拿的。

收租的 先生，請你不要發急，房租已經欠了四個月，付房租是正理。

父（急的哀求）我求求你還給我，這錢是有正用的，不能少一元。

收租者 付房租也是正用。先生，我討的次數太多了，難得我今天看見錢在桌子上。

母 那兒來這一百廿元哪！（她去數鈔票）

父 房租自然是要付的，我明後天親自送過去，可是今天要請你還我。

收租的 遲付不如早付，就是你有正用，遲一兩天也不要緊。你還有病在身，

送我那兒，也很不相宜，還是請你在摺上寫一寫吧！（取摺）索興我替

你寫一寫，你在床上休息一回。

父 真的求求你，還我吧（他要哭）

母（亦急）（向父）倒底是那兒來的錢（父欲語而縮回者再）

父 求求你（他不能撐持）坐在椅上哭起來（收租者急下）（母立父椅旁甚急）

母 倒底這錢是那兒來的？（再三問父）

父 是那個渾蛋的，他來找我們的女兒去當歌女去，一百廿元是他先付的兩個月的薪水。

母 你答應了嗎？

父 沒有，他硬放在此地，給我廿四小時考慮，要是不答應，明天他來討回去，還有那紙包裏一套衣服，是給我女兒試穿的。

（母欲打開紙包）

不能看了，看了使我心裏格外難過。這怎麼辦呢！

（母癡呆的坐在椅上，半晌，她也哭起來。）

這誠然是最痛心的事，然而我們哭也沒有用，我們已經走到盡頭了。還是要想方法才好。

(兩人默坐傷心)(後面發出遠的鈴聲)

母 下課了，晚霞一會兒就要回來的。這衣包還是收起來罷！

父 你要想使晚霞不知道這件事是不成的，今天收起來，明天還是要拿出來，而且，沒有錢還他，他怎麼肯干休，這樣一來，晚霞怎麼會不知道。

母 我們就把這事告訴她。

父 做父母叫自己的一個很肯用功的女兒不要唸書，去到台上唱歌曲，我想全世界做父母的聽了都要替我們慚愧。

母 真不能講了……(她伏在父的肩頭痛哭起來)

父 我想我只好聽天了。萬一她回來之後，看見這衣服，穿起來，自己很喜歡，我們就順便和她說一說罷！
（母親走出去接晚霞，父親沉思，片刻，晚霞和母全上）

女 爸爸，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先生講我成績很好，大考也許會有得獎金的希望，爸爸，假使我得了獎金，那我們就不愁學費了。

爸爸！今天你爲什麼不高興！媽，恐怕是那收房租的人又來了罷！
（母親拭淚，默然下場）

父 （強作笑容）孩子，我是很高興的，無論有什麼不高興的事，看見你，心裏就可以丟開了。你剛才說的好消息，真是好消息。
（他立刻又愁容滿面）

女 （執其父手）你難道不相信我能得獎金嗎？

父 怎麼不相信，相信的很呢，不過爸爸越是相信，心裏就越難過。

女 爸爸不應該難過，應該喜歡！

父 爸爸連一個女兒的學費都籌不出，還要等女兒得獎金，爸爸怎麼不難過！

女 別難過罷，我來跳一回舞給你看好不好？

父 （更難過）不要！不要！

女 那麼，就唱一個歌罷！

父 （越發難過）更不要！

女 爸爸今天真有些不對了。（她跑到桌前因無聊而翻東西，看見紙包，打開，看見衣服。）

媽媽！媽媽！（母上）你幾時替我做了這套新衣服，我真是喜歡極了。（她一邊翻

開一邊看一邊喜歡）媽！媽！（走近母傍）我有一句話，放在心裏，兩年都沒有向你

說，就是有一次學校裏開師生聯歡會，先生都叫我扮一個公主，我心裏也想扮，因為我沒有衣服，所以就沒有扮，那時我心裏難過，比爸爸今天還要難過些，但是我不能對你說，因為我家裏沒有錢，如今，我有了衣服了，就敢說了。媽，我心裏真喜歡，真想穿穿試試，你答應讓我穿嗎？

母 穿罷！孩子，到房裏去穿罷！（女取衣下）

父 我現在心裏，像刀刺的一般難過，我還忍看她出來，穿了那個衣服來唱一回歌，跳一回舞嗎？（他非常的難過，忽然要出門。）

母 那裏去！

父 我想再去找人借借看，借得四十八元，明天連衣服帶錢一道還他。

母 要是借不着呢？

父（嘆氣）那只好再去求求那個渾蛋請他寬限我幾天日期。

母 我看這件事不容易。

父 那就只好聽天由命了。（父下）

母（沉思良久）瞞是瞞不掉的，還是要告訴她，她是一個懂事的孩子，倘使不告訴她，她今天有過分的歡喜，明天必定有過分的悲哀。這孩子……

（她恍惚地六神無主）（女上由快樂而驚訝！）

女 媽！爸爸呢？

母 出去了。

女（呆立）（沉思）媽？我沒有做錯事？

母 沒有哇！

女 說錯了話嗎？

母 也沒有哇！

女 那今天爸爸爲什麼不喜歡我？（他撇了嘴）

母 爸爸是歡喜你的，今天出去……

女 爲什麼，媽！你應該告訴我實話。

母 你知道這衣服那兒來的？

女 借的嗎？

母 是那個姓趙的，趙先生，他看我們家裏沒有錢，便叫你上台去唱歌曲跳舞，一個月的薪水是六十塊錢，你爸爸當然不答應，他硬丟下這套衣服帶兩個月的薪水，給你爸爸一天的考慮。那知道姓趙的剛走，收房租的

就來了，乘我們不注意，拿了四十八塊去。爸爸出去，就是爲的去借這四十八塊錢預備明天還他。（女欲行）到那兒去？

女 不能將人家的衣服弄髒了！

母 衣服倒是小事，錢呢？那裏去辦？

女 我想爸爸錢是借不着的，兩年來，他借錢總有幾十次，那一次是成功的呢？我想，我是要去，我們那兒來四十八塊錢還人家。（她哭起來了）

母 孩子，我們沒有錢還，總要想方法，不能說一定就去的。

女 那太使爸爸爲難了。（她坐在椅上，癡呆呆地，一語不發，母親揮淚，默然有頃，台後人聲。）

我一定要看你的小姐，問問她的意見。（父及趙先生同上）

趙 小姐，你今天真是漂亮！

女 (奔至父前) 爸爸，您太爲難了，我去我去！我去就是。

父 孩子，你不能！

趙 四十八塊錢。

父 錢，我們想方法去借，孩子，你想想看，你能撇開了書不唸去上台唱歌嗎？

趙 (冷笑) 四十八塊！

女 媽(母迎上)此後我就和那些可敬的師長可愛的同學永遠分別了嗎？

母 孩子！

女 他們以後看見我也不會再理我的，再也不會和我說話的。爸爸！我得獎金有什麼用？我四五年來日夜用功拼命和人競爭有什麼用，學那些自然生物，國文、算學、地理、歷史有什麼用。

爸爸，我去，我決計去！

父 孩子，你不能！

女 但是，我們沒有錢！沒有錢的人就應該做些事，受這些苦。爸爸，你苦也受够了，我不怪你，媽的苦也受够了，我也不怪媽？那個姓趙的爲什麼不要我去呢？我們欠他四十八塊錢呀！

爸爸！（她十分悲痛）我一切都明白，一個窮苦的女孩，根本就不配唸書，唸書唸書是那些有錢的小姐們的特殊權利。

我們的能力不是不如她們，學問不是不如她們，但是她們可以安穩穩的唸書，我們就不能，這是誰的錯，我真應該痛哭，人類是太平等了。

爸爸，人類是太平等了哇！（在她頓時是號咷大哭聲中幕閉）

(幕落)(全劇完)

— 68 —

任主育訓

夫
妻
之
間

登場人物

藍夫人

白夫人

藍先生

白先生

夫妻之間

(白先生和白夫人在藍先生和藍夫人的家中。幕開，白夫人和藍夫人都在場。藍夫人在編織，

白夫人在傷心流淚)

藍夫人 老是這樣的哭！

白夫人 我實在是忍不住，我的心真要碎了。

藍夫人 不過是你和你的丈夫吵了一次罷咧，假使每一個婦人和丈夫吵一次嘴，心就要碎，那麼世界上女子的心，就沒有一個是完整的。

白夫人 爲什麼我們要吵嘴呢，我們平常相處那樣好。

藍夫人 就是因爲相處的太好，毛病便出來了。愛情這樣東西是最嫉妒的，

尤其是最自私的。我們對於所愛的要求的是太多了，是太熱烈了。我們總是想着對於我們所愛的人情願犧牲一切，同時又渴想着他也應該對我們犧牲一切。對於一般人我們決沒有這樣態度的。

白夫人 聽你的話，好像是不愛你的丈夫。

藍夫人 不愛！

白夫人 怎麼你不愛你不愛你的藍先生嗎？

藍夫人 不愛了！

白夫人 天呀！什麼時候起的，又爲了什麼原因呢？

藍夫人 已經是好久了。起初我熱烈的愛他，要求他要爲我犧牲一切。但是他並不是一位神仙，怎麼能一切都如我的意呢，於是我們就吵嘴了。那

時的生活，真是覺得過不下去好幾次我想離開他。

白夫人 離開他！

藍夫人 實際我又怎能離開他呢？但是我想吵嘴總不是一回事，吵嘴總是應該停止，所以我就不得不用一點策略，用一點手段。我讓他去做他的，但是我用策略罩攏着他，使他走到我的圈子裏。他自己以為是很得意的，實際他生活上的步驟，沒有一步不是按着我的拍子而進行。男子就是這樣的一個人，我當然看不起他，看不起我還愛他嗎？你知道這全是我的手段，手段一進門，愛情是要從窗子飛了出去了。

白夫人 你真是厲害！

藍夫人 （聳其肩）我承認，這樣愛情雖然是沒有，和平總是可以得到的。

白夫人 但是你對他好像是很相愛，沒有一個人可以看出來你是不愛他的。難道藍先生也看不出？

藍夫人 他那裏會看得出！

白夫人 你怎麼會做出這一番假冒爲善的態度？

藍夫人 很簡單的，不過是「退讓」罷了。假使我沒有這種態度，繼續的吵着嘴，十年前我就死去了，那裏還活到今天。今天，你看我的面貌，至少比從前要減去了五歲。

白夫人 （注視） 這倒是真的，我佩服你，我真佩服你。

藍夫人 我只有一個「兩字」的祕訣，這兩個字就是「和平」。我老實地告訴你，如今你真是比以前老多了。

白夫人（吃驚）真的！

藍夫人 當然的，眼淚是最能傷害眼睛和鼻子的美。你一雙很好的眼，生生地被眼淚流枯了。鼻子也被眼淚流的凹下去。紅潤的臉也變成灰白了。不久，你就要變成一位老太婆。

白夫人 天呀！

藍夫人 我現在勸告你！你待你的丈夫何妨？照我待我丈夫的樣子？假若他不喜歡你要某一件衣服，你就說不要。結果你還是要得着的。上一個禮拜，我們看見一套皮大衣，那真是美麗的，可是價值要五百塊錢。當然我們是可以買得起的，當時我就向他說要買這件大衣。他呢？他肯嗎？那當然是不肯的。那裏還有一件只值二百塊錢的，他說只買那一件也就行。

了。我也不和他去辯論。但是我相信我仍舊可以得着那件五百塊的大衣，你等着看罷。實際講起來，他是肯替我買的。男子沒有一個不願意替他妻子買心愛的東西，但是他妻子要是說出來，他馬上就要回着「不行」了。

白夫人 我相信你的話是一些兒也不錯的。

藍夫人 自然是不錯的。現在我們一道兒出去看看。你也得撲一點兒粉，愛不愛是一件事，裝飾不裝飾是另外一件事。

（她們一同出去了。白先生和藍先生一同進來。）

藍先生 老朋友，我看你和往常不對呢，心裏有點兒什麼事！

白先生 還不是那一套。吵呵！吵嘴呵！吵架呵！這……不是人的生活。

藍先生 你是個笨人，不懂得什麼「御妻法則」的。你夫人是很好的，但是你不能任着她的性子，要是任着她的性子，那必定要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我有經驗。我深知道。

白先生 說說是容易的，你的夫人確比我的夫人好。

藍先生 不見得如你想像的那樣好罷！我們以前也是常常吵嘴的。後來變了，我有我的辦法。

白先生 什麼辦法？

藍先生 那便是無論什麼事我說「不行」就是「不行」更沒有其他。我這樣做，她還是照樣愛我，有時還要更好些。

白先生 你真是一個幸福的人。

藍先生 上一個禮拜我們看見一件皮大衣，要五百塊錢，那真是一件美麗的大衣。我承認，不過是太貴了些。當然我們也不是買不起，我也不能說她不應該有那美麗的大衣。她喜歡，我也未嘗不喜歡她有那件大衣穿在身上。但是她向我說要買的時候，我說「不行。」你以為她要發怒嗎，一點也沒有。在從前她要將我耳朵咬下來了（笑起來）。不過她既是對我這樣的甜蜜，我也得要使他驚喜一次。噓！她來了（白夫人和藍夫人同入）（寒暄）（白夫人不向白先生看着，她從她丈夫面前走過去，癡呆的站着）

藍夫人 （向其夫作親暱狀，後向白先生道晚安，復向其夫）你的頭痛好了些嗎？

藍先生 一點也不痛，是完全好了。

藍夫人 我真是喜歡，我替你預備了好的午餐呢！我還要告訴你，我又到那

衣店裏去過的，我看那二百塊錢大衣並不壞，很美麗的。我很喜歡你沒有答應我買那一件貴的。一件大衣要值五百塊錢，那真是太可笑了。我喜歡那件便宜的，便宜的也是一樣穿！

藍先生 你不要叫他們送來。

藍夫人 親愛的，難道你還嫌他貴了嗎？

藍先生 不是！因為我已經替你買了那件五百塊錢的大衣。

藍夫人 （假作驚奇狀）你買了那件五百塊錢的大衣？

藍先生 （現出驕傲和滿足的意態）我想你是很喜歡那一件的。

藍夫人 （仍舊有驚訝狀態，向白夫人）五百塊錢的大衣。

白夫人 藍先生真好的。

藍夫人（復向藍先生）親愛的，你想五百塊錢是真的不貴嗎？

藍先生 只要你喜歡，貴也就不成問題了。

藍夫人 你是真買了的？

藍先生 我錢都付過了，明天早上就可以送來了。

藍夫人（視白夫人面有得色，轉向其夫）我們去打個電話叫他們不必送來罷，

我總用不着兩件大衣來，我們一同去。（藍夫人偕其夫下。白夫人與白先生相對

無語，有頃。白夫人忽然轉變了她的態度。）

白夫人（很客氣的）藍夫人買大衣往省儉的路上想是很好的。

白先生（他很驚喜，因為白夫人轉變了態度）是的，是的。

白夫人 她自己去揀便宜的買，順着她丈夫的意思好，我以後也得要跟她

學學了！

白先生 真的嗎！（他很喜歡）這的確是一種美的意境。

白夫人 好！我們從此以後是不再吵嘴了。

（白先生喜極，欲抱之吻）

慢來！我只答應了不再吵嘴，並沒有說我們的愛情應該增加到如何的程度。（停）我是不會像藍夫人那樣假冒爲善的，我明白地向你說，我不再愛你了。

白先生 （受了很大的刺激）怎麼，你不愛我了嗎？

白夫人 不愛！

白先生 剛纔……

|白夫人 我們的吵嘴，你反對我，都是消滅我們愛情的。從此以後，我只做你的一個順從的妻子，可是我不愛你。前次我向你要求的衣服，我也不要了，你是得了勝利。

|白先生 你不再愛我，這樣的勝利，有什麼意思。

|白夫人 可是你勝利，我也並不難過，我是從藍夫人那裏學來的。

|白先生 這與她有什麼關係？

|白夫人 她告訴我怎樣在婚後找到快樂。便是做妻子應該順從丈夫的意思，寧可不愛丈夫，都要順從他的意思。

|白先生 但是藍夫人是愛她丈夫的。

|白夫人 她並不愛她的丈夫。

白先生 她不愛她的丈夫，你怎麼知道？

白夫人 她告訴我的。

白先生 我不相信，我從來沒有看見過夫妻相愛像他們那樣好。

白夫人 那全是假面具呀！她是故意裝出來的。

白先生 那麼藍先生……

白夫人 藍先生是盲目的。他自己以為是個勝利的人，其實……

白先生 我終不信她是那樣一個假冒爲善的人。

白夫人 我雖然不會像她那樣的假裝，可是我明白的和你說我不愛你

（她做出一種笑容）我在你面前，仍舊是聽你話的，你說什麼話我都服從。（藍

先生已來到門口，聽見他們後面說的幾句話）

我去找藍夫人去，過一會兒再來。

親愛的。(藍先生入)

藍先生 我得恭賀你呀！不錯，你真是勝利的。

白先生 勝利！

藍先生 怎麼你好像仍舊不大快活。

白先生 我還快活些什麼呢？她現在完全聽我的話，但是不愛我。

藍先生 不愛你，誰說的？

白先生 她自己向我說的，我怎麼能不相信！

藍先生 沒有這回事，她是向你說着玩的。

白先生 玩的。你也別快活。你的夫人也不愛你，她也只不過聽聽你的話。

藍先生 你別和我開玩笑。

白先生 誰和你開玩笑，我剛纔聽來的，你的夫人老早就不愛你了。

藍先生 （很疑心）不愛我？那是決沒有的事，不會的，我倆的情景，你也不是沒

有看見。

白先生 那全是假面具，騙你的。

藍先生 我不相信。（白夫人上）

白夫人 你告訴了他嗎？

白先生 但是他不相信。

白夫人 可以相信的，這完全是實話。

藍先生 爲什麼，她爲甚麼要戴上這個假面具。

白夫人 因爲她要保持着家裏的和平。她從前照她的意思做你要和她吵。

現在她一切都隨從你的意思，不再和你吵了。

藍先生 我們是有好些年沒有吵過。

白夫人 她再不會和你吵，因為她已經不愛你了。

藍先生 天呀！

白先生 (嘲笑地) 你終究是一個勝利的人呀？

藍先生 但是她實在是很甜蜜的，我始終不相信她戴了假面具。我要她做的事，都是很好的做出來的。

白夫人 那便是她的手段。從前她太老實了，你就和她吵，如今她用了手段，就得着了她所需要的和平。

藍先生 我們是有了和平，但是這樣的和平又有什麼用？

白夫人 好了，從此她是不會再和你吵了。

藍先生 (失望地) 不和我吵，我難道不能和她吵？(藍夫人微笑上場)

藍夫人 親愛的，你在這兒，我又到那衣店裏去過的，我真想那件衣服，所以

又去看看。(大家都不響)

白夫人 (向其夫) 來，我給你看一個東西 (復對藍夫人附耳語)(白先生立起身和白

夫人同下)

藍夫人 別耽擱太久了，五分鐘後，我們便要吃飯呢？

(如今只剩下藍先生和他夫人在場。藍先生玩弄他的表鍊，露出不安的狀態。藍夫人坐下編

織，自己笑着。)

我真是喜歡那件大衣。你真是好，就替我辦來了。今天我還替你做了饅

頭。

藍先生 (怒) 不吃饅頭。

藍夫人 不吃，你看見了準想吃的。

藍先生 你的饅頭做的並不好。

藍夫人 不好！你平常不是很喜歡吃的嗎？

藍先生 不好吃，你不是一個很好的廚司。你知道。

藍夫人 我是做不好，但是我很用心。這是沒有法子的事，親愛的。

藍先生 你看你身上的衣服。

藍夫人 怎樣？不好嗎？

藍先生 好像一朵凋謝的玫瑰花。

藍夫人 (溫和地) 換一換就是了，很容易，只不過幾分鐘的事。

藍先生 換衣服！你以為你的頭髮很好看嗎？

藍夫人 本來你是很歡喜這個樣子。

藍先生 本來，那還是結婚的時節，離現在已經是十年了。你自己以為這樣就算很年輕，實際却真令人生出反感。

藍夫人 (溫和地回想) 親愛的，我正是要預備去改。你的話說的真不錯。(她

仍舊靜靜編織，時發微笑，藍先生想發脾氣實在找不出機會，他改了態度。)

藍先生 你到底愛我不愛？

藍夫人 (不注意) 愛的。

藍先生 我看你對我的話似乎不大注意。

藍夫人 對不起，我正在數針數呢，親愛的，你剛纔到底說什麼？

藍先生 你到底愛不愛我？

藍夫人 親愛的，我自然是愛你的。你今天真有些不對，我去將你心愛的鼻煙拿來給你聞聞，也許會覺得好些。（她站起來走近他的身傍表示親暱，轉身下）

（白夫人和白先生一同進來，他們都是非常快樂的。）（藍先生獨自站在那裏出神。）

白先生 我們是已經言歸於好了。你們……

藍先生 她是真的再不和我吵嘴了。

白夫人 我說的不錯罷！

藍先生 剛纔我批評她的烹調，她的衣服，她的頭髮。

白先生 她怎麼說？

藍先生（失望）她一點也不怒。要是在別的女人簡直要恨不得殺掉我的，而她總是「親愛的，你說的不錯。」

白夫人 現在只有一條路了。便是妒嫉心，你要引起她的妒嫉心。

藍先生 怎麼樣引起來？

白夫人 說你在外面有了第二個女人。

藍先生 那兒來的第二個女人。

白夫人 要假裝着你有。

藍先生 憑良心說，我是決不愛第二個女人的。

白夫人 這是你的頂好的機會試出來她愛你的程度。假使你是真的愛她，

你得試驗試驗她。

藍先生 我自然是愛她的。

白先生 那你便開始試驗罷，我看你是能以勝利的。

藍先生 真的可以勝利。

白夫人 女人嫁過了之後，每每對於丈夫會淡薄的。但是在她發現她丈夫

被第二個女人所愛戀的時候，她心中的愛火會十分強烈起來的。

藍先生 好罷，就來做一次罷。

白夫人 那你第一步先得假裝着要出去赴一個約會的樣子。

藍先生 我並沒有什麼約會呀？

白夫人 原是說假裝（發急）

白先生 （拍藍先生之肩）好了！你現在就準備着赴你情人的宴會罷，這是一

幕戲，一幕很有趣的戲。

藍先生 可是我真的做不好？到底我要說些什麼？我要做些什麼？

白先生 我來告訴你幾點，來罷！

(藍先生與白先生同下。藍夫人上，手中拿了鼻煙，不見藍先生，甚驚異。)

藍夫人 咦，他到什麼地方去的。(她發現了白夫人鄙夷的臉色)(呆立)

白夫人 那樣的一個男人！還要找他。

藍夫人 你……是什麼意思？

白夫人 我真不相信你丈夫是那樣的一個男人。

藍夫人 他怎麼樣？

白夫人 盡是一派虛假！

藍夫人 虛假！

白夫人 你不愛他，真是不錯的，這樣的男子，還有什麼可愛的！他替你買五百塊錢的大衣，他是在欺你呀！

藍夫人 (發急) 告訴我，究竟是一回什麼事。

白夫人 外面另有一個女人愛他呢！

藍夫人 我不相信。

白夫人 我也不相信的。不過這件事是真的，我聽見他自己將消息露出來，我就問我的丈夫。

藍夫人 (失望驚訝) 他怎麼說。

白夫人 他起初不肯說。自然，男子都是幫男子的忙的。後來還是我慢慢地

用話引出來的，這件事的確是不錯了。（藍夫人倒於椅中，十分失望）

白夫人 你不愛她是不錯的。假使你要是愛他的話，他這個樣子，纔更使你

痛心咧！

藍夫人 這樣一個虛假的人，騙了我這許多時候。

白夫人 還替你買了一件值五百塊錢的大衣。

藍夫人（意稍轉）他每日都是回來的，他完了他的事，從來沒有在外面耽擱過。

白夫人 男人都是壞人，他要做壞事，還怕找不着時光。（藍夫人不大相信）橫豎

你是不愛他的，管他做什麼？（藍夫人不語）那麼你到底愛他不愛他。

藍夫人（機械的）愛是不愛的。不過我也不能由他在外面愛別人，至少我不

能被他騙。

白夫人 噓！他來了，我去罷。（下）（藍先生上，他穿了晚禮服，嘴裏哼着調子走進來，意態很

幽閒的。藍夫人坐在椅上編織。）

藍夫人 我替你將鼻烟拿來了。

藍先生 我現在覺得很舒服，要什麼鼻煙！（他開始打領結）喂！你能替我打一

次嗎？

藍夫人 預備出去嗎？就要吃晚飯咧！

藍先生 （淡然的）我不在家吃晚飯。

藍夫人 那裏去？

藍先生 出去！（口中再哼調子）

藍夫人 家裏還有客。

藍先生 他們是我至好的朋友，有什麼要緊。

藍夫人 (有點慌) 晚飯！

藍先生 不吃晚飯。(笑)

藍夫人 我替你做的饅頭。

藍先生 留着你自己吃也好。

藍夫人 這樣，你是非出去不可了。

藍先生 是呵！

藍夫人 有甚麼正經的事？

藍先生 沒有。(笑，兼哼出調子)

藍夫人 (非常慌亂) 剛纔你向我說到什麼地方去?

藍先生 我沒有向你說到什麼地方去?

藍夫人 (莊嚴) 你到底到什麼地方去?

藍先生 不是告訴你過的, 出去嗎?

藍夫人 你能不能告訴我你到那兒去?

藍先生 告訴你恐怕你聽了不高興。

藍夫人 (不能再忍) 你是去會另外的一個女人。

藍先生 也許。(意態很幽閒)

藍夫人 好! 你居然不否認!

藍先生 我爲什麼要否認?

(藍夫人以手掩面，甚爲痛心。藍先生意態甚幽閒。)

(有頃) 爲什麼這樣？幾年來我都未看見你這樣過。

藍夫人 我不知道你看上了另外一個女人啦！

藍先生 你還不知道我是個講戀愛的男子？

藍夫人 我以爲你一向是在愛着我。你使我相信你在愛着我，你，這個虛僞的人。

藍先生 人只要做到虛僞，什麼事就都順手了。

藍夫人 你這是什麼話。

藍先生 你爲什麼虛僞的愛我，實際你是並不愛我！

藍夫人 噢！不愛你，你怎麼知道的。

藍先生 你以為我是個瞎子，看不穿一切嗎？看穿了，親愛的，我早就看穿了。

藍夫人 你一向都沒有說過。

藍先生 說些什麼呢，我總不能來懇求你愛我呀。你變你的戲法，我變我的，

我們各有巧妙不同（笑）哦！偉大呀！你的手段，你那種甜密的服從。

藍夫人 但是我從沒有愛過另外的男人。

藍先生 那我管不了，那怕你是愛上一百男人呢，假若你要喜歡的話。

藍夫人 這樣與你沒有關係。

藍先生 （勇敢地）沒有關係。

藍夫人 （她非常的失意）哦！

藍先生 如此！如此！（他打他的領結）

藍夫人 不要臉！

藍先生 (笑起來) 又和從前一樣的罵起來了，不要臉，一吵嘴就罵不要臉！

藍夫人 我還是要說的，不要臉！

(白夫人白先生一同進來)

白夫人 什麼事？

藍先生 我相信我的夫人是有嫉妬心的 (向白夫人耳語) 很不錯的。

白夫人 做下去。

白先生 爲什麼有點嫉妬。

藍夫人 他又愛上了別的女人。

白夫人 我想……

藍夫人 你想什麼？

藍先生 真奇怪！你不愛我罷，又不讓我出去，這是什麼話？

藍夫人 假若我愛你，你出不出去？

藍先生 (猶豫) 那…… (白夫人扯其袖，暗示其不可示弱)

假若……「假若」兩個字，又有什麼用？ (他穿大衣預備動身)

藍夫人 不要去！ (懇求狀) 也許

藍先生 也許怎麼樣？ (他等着她回答，看看手錶) 哦！已經是遲了。

藍夫人 不要去。

藍先生 誰能阻止我！

藍夫人 我……我……不讓你去！

(白先生和白夫人都含着笑意)

藍先生 你不要笨，應該放聰明些。(他一直的走出去，藍夫人搶上前阻擋他。)

好！

自己想罷，那一個能够相信你還是在愛我？

(藍夫人忍不住倒在椅上，以手掩面的哭起來。他們三人相對的笑着，藍先生要走到藍夫人面前去，白夫人止之。)

藍夫人 親愛的，(她的熱情發出來)我很悲傷……

藍先生 悲傷些什麼？

藍夫人 因為你不再愛我了。

藍先生 那有什麼可悲傷的。

藍夫人 因為，

藍先生 因為什麼？

藍夫人 因為我是實實在在愛你呀！

藍先生 (喜極) 真的嗎？

白夫人 要是真的，也許你就上了當！

藍夫人 我不會上當(轉向其夫)你離開我，我的心就要碎了。你要饒恕我，愛我！

藍先生 親愛的(擁抱) 我是不再愛別的人只愛你了。

(幕落)(全劇完)

本劇由 Ida Lvblenski: Ehrlich Winners All 改譯。

秋

扇

登場人物

父

母

女

客（張先生）

張太太

王媽

僕

秋扇

第一場

(佈景 廳堂一間 時間 下午)

(父母自外購物歸，包裹三四)

父 (除帽拭汗) 我叫你不要買那把扇子，你偏要買。你想，這暑天已經過了，要這把扇子有什麼用？

母 (笑)(取扇包) 我看這把扇子真好，就替女兒買了。好扇子也不一定就是
用，拿着做一個樣子，也是好的。(扇已取出，示父，兼示台下人) 你看這把扇子

樣式多麼好。(坐下揮扇，面有得色。)

父

(坐沙發上)(嘆一口氣)想我們從前要買東西，才到街上去。如今呢，到了街上，就想買東西。什麼事都反過來了。世道變了，人心也變了。但是，日子仍舊要過下去。

母

(不理他)(看發票)還是在減價期中，噢！我倒沒有注意。這樣看起來，怎樣不便宜，怎樣不好！我女兒一定喜歡。

父

(冷笑)減價，便易，從前三個錢一個雞蛋，現在賣到十三個銅板。從前五塊錢一石米，如今賣到二十塊錢一石了。這也算便易，也算大減價。(冷笑)

母

(發脾氣)(將扇子擺在桌上)誰和你說世道人心，油鹽柴米。王媽。(裏邊答應)王媽隨上。請小姐來。(王媽下)(老爺看報)(太太將買來的東西打開，一樣一樣的擺在桌

上。

(女上)(狀態極其不安)

女 (無精打采) 剛回來的麼?
(向王媽) 打一盆洗面水來!

母 剛回來的, 我還替你買了一把扇子, 你看
(示女, 兼示台下人) 這把扇子多麼美麗。

女 (接過) 倒是好的, 只不過天氣涼爽了, 用不着它。

父 我老早說過了, 秋天的扇子, 有什麼用!

母 (怒) 好, 你也說不好, 他又說沒有用, 沒有用, 丟掉它
(奪扇擲於地) 就算我枉用了這幾個錢, 也不要緊。

女 (強作笑容) 今年雖沒有用, 明年也有用的, 年年有個夏天, 到了明年花草

茂盛的時節，扇子不就有了用麼！

母 對呀！春夏秋冬是循環的。今年這個時候，我們對它是冷淡的，明年便會熱烈起來。

父 （冷冷地）明年，明年這扇子的顏色就變了。樣子也不時髦了。明年有明年的樣式，這老樣子那能抵得上新樣子。

母 （復怒）這樣說，總是我錯，我不好！

父 也沒有誰一定怪你，我不過說說罷了，天是如此，夏天過了，一定要有秋天，假若這夏天永遠不過去，這扇子的一生，便有價值了。

（母怒而無語）（父坐下看報）

女 你別再和爸爸說了。我將扇子好好地保存起來，留到明年，他不會變色

的。(女下)

(母無語，注視新買來的東西)

(王媽端面盆上)

(父洗面)(揩拭後，陡現驚訝色)

(走向台口，聞其手巾)

父 奇怪！奇怪！(視母)(母不理會)我手巾上那裏來的香味。

母 (仍怒)(冷冷地)手巾香，與我有什麼關係？

父 (置手巾於桌)(笑容可掬)太太，氣什麼！剛才的話，不過隨便說說，你我廿年的夫婦，怎麼還像小孩子一樣呢！

(母扭頭向內)

父 (拿手巾)你不聞,我要勉強叫你聞了(將手巾向她鼻上一擱)

母 (起立推之,笑起來了) 當真的,怎麼會這樣的香,是有點奇怪!

父 真奇怪!這是藍帶肥皂的香味!

母 那裏是藍帶肥皂的香味!是三花牌雪花膏的香味!

父 你倒曉得!那末,就是你用了我的手巾!

母 你簡直是個笨人,我臉上的香味,你還不知道麼!我臉上哪有這樣香味。

父 那怎麼能說,你臉上難道沒有香味麼?

母 我臉上搽的是鴨蛋粉,八分大洋一盒的。這手巾上的香氣,是三花牌雪花膏和三花牌的粉,兩樣合起來要三四塊錢。三四塊錢買鴨蛋粉,一買四五十盒,兩個月用一盒,要用十年。你想想看,我到你家裏來,對於化裝

一道，可曾浪費過一個錢。今天買了一把扇，你就褻貶一大套，說起來，你這個人就算沒有良心。

父（笑）我們講手巾，就不題扇子，事情過去就過去，不必再題。太太，你未免太囉唆了一點。

母不是我囉唆，是你太任性了。

父（陪笑）太任性，這沒有話說的。不過我仍舊要問你這手巾上怎樣會香的。

母那我怎麼會知道。

父我想是女兒拿錯了，用了我的手巾。

母不會，女兒臉上不會這樣香。而且你有你的手巾，我有我的手巾，她有她

的手巾。決不會錯，你想你的手巾除了來男客人用一下子之外，決沒有別人用的。

父（有悟）來男客人（走來走去）用一下子（急轉身向太太）男人臉上不見得有這樣香。

母 那也不見得，現在有許多男學生臉上都用三花牌雪花膏的。

父（驚）那便不對了，照你這說，我家中一定有年輕的男學生來過，你我都
不在家。只有女兒在家……（停）

我女兒招待他，

拿我的手巾給他擦面，

這是世界上最壞的事，這還了得。

(沉思不悅)

(僕人上)(呈卡片)

僕 來人要會老爺

父 請進來(太太退)

(客入門鞠躬，除帽)

客 天氣不熱，到走得一身大汗，你看看我的頭上。

父 我叫人打水你擦面(回頭見桌上手巾)

客 有手巾在此，好得很！我擦一次臉好了，不必叫人打水了。(父難過的很)

(客人以手巾覆臉，向下一抹，露出滿臉的笑容)

霍！這樣的香，你現在正返老還童。我聞見這般香氣便令我想起，酒綠燈

紅，鬢影釵光的迷人的時節了。我聞見這般香氣，我覺得你的豔福，着實不錯。

父 (難過之至) 真冤枉。

客 (笑) 一點也不冤枉，你的手巾，手巾上有香氣 (舉手巾，以手指巾說) 手巾

是你的，香氣也是你的。你的豔福，我羨慕之至。

父 香氣實在不是我的，手巾却是我的，香從什麼地方來，我要去調查。

客 (哈哈大笑) 調查，是尊夫人的事，你怎麼調查你自己呢？我不是小孩子，你也不必哄我。(坐下)(僕人送茶上，轉身即去)

父 回來，回來，趕快將手巾拿去洗一洗。

客 (止之) 等一會，我再得擦一次。(向主人)本來不要再擦了，因為香，實在捨

不得。(主人難過之極)

(父無聊而抽煙)

(僕俟其洗畢端去)(客入座)

客 我們說幾句正經話罷！到底這香味，從什麼地方來的。

父 我那裏知道，我不是對你說要調查嗎？

客 (默然) 我想這是女人臉上的。

父 女人臉上的，男人就不會有嗎？

客 你我都是男人，怎麼沒有！我想這不但是女人的香，而且是很漂亮的女人。

父 漂亮……

客 (默想) 我失言了。我這個人怎麼這樣糊塗。恐怕是你夫人用過的。

父 不是。

客 那末小姐用過的，我真該死。

父 你真是笨人，我家裏人用的，還調查些什麼？

客 不是家裏人，那就是外面的人了。我想你，豔福真不淺。

父 不要說笑話了。什麼豔福。

客 能用這香手巾就是豔福。

父 (笑起來) 那末你用了，你也有豔福。

客 豔福是你先占的，我不過討了一點光而已。

父 你看到底是什麼香味？

客 (驚訝) 我倒不大記清了，似乎是三花牌雪花膏的香味？

父 對呀！你怎麼知道的。

客 你真是笨人，連三花牌雪花膏味都聞不出麼！

父 那你夫人一定是用三花牌雪花膏的。

客 (怒) 她不配！

父 你爲什麼這樣發氣，又和你夫人吵了嘴，二十年的夫婦，還像小孩一樣。

客 老實說，天下沒有不變的愛情。

父 不要說笑話了。

客 我只要那個用過你手巾的女人，我便心滿意足，一點什麼也不想。

父 我那條手巾不是女人用過的。

客 難道是男人。

父 也許。

客 男人不會那末香。

父 這怎麼能說。

客 不要說了，一定是女人，而且是一個很好看的女人。

(幕閉)

第二場

景如前 晚間

(母女坐閒談)

母（執扇示之）我說我買得不錯，你也說不好，他也說不好！

女 我並未說你買得不好，我說時間過了，用不着它。

母 用不着，總有一天用得着。你看你下午見我的時候，臉上多難看。

女 那我心中是有事。

母 什麼事？

女 張家伯母來的。

母 張家伯母來的，找誰找我嗎？

女 找你們兩個人。

母 一定是他家裏有什麼事。

女 是的，他們家裏吵嘴。她來找母親沒有找着，對着我哭了一場，我心裏難

過得很。

(僕上)

僕 張家太太來了。

母 又來了，請她進來。

(張太太上。脂粉甚濃。)

張 (面有憂色，強作笑容) 我來找你一次，你不在家，和小姐講了一回話。

母 我們剛出去買東西的，失迎得很。

張 買什麼東西。

母 (取扇授之) 買了這把扇子，你看好不好？

張 怎麼不好，好得很！

母 我也說好。他們父女一條心，一個說，秋天過了扇子有誰要，一個說，到了

明年就舊了，舊的便不如新的。

女 我並沒有說舊，我只說時期過了，用不着她。留到明年再用！

母 原是呀！年年有個夏天，到了花草茂盛的時節，我們便又和它親近了。

（張太太視扇，若有所思，陡然欲泣。）

（全台靜默）

（母女俱急）

母 張太太，你不要如此，有話好講的。

女 王媽！
（應聲上）

茶都不知道拿，你看你這個人多笨。（王媽去）回來，還要一臉盆水。

(一刻王媽送茶，再一刻，水端上來了。)(仍舊是老爺用的那副面盆和手巾)

母 (詫異)(向王媽)你這個人，怎麼這樣笨，這是老爺用的臉盆和手巾，快將

我的拿來。

王媽 我以先拿的就是這個臉盆和手巾，小姐也沒有說話。

母 (要笑)怪不得……(縮回去了)還不快去!

張 怎麼樣?

(小姐笑)

母 沒有什麼。

張 我不擦臉，不要費事!

(王媽將臉盆放在桌上)

母 隨便擦一把。

張 不用了。

(三人入坐)

母 張太太，你不要如此，夫妻吵嘴是常事。

張 (停了一刻) 我想我還不如這一把扇子。他從前和我很好的，如今他愛上別的女人，便將我丟掉了。像一把秋天的扇子。不過，秋天的扇子雖不令人看重，明年的夏天仍舊被人看重的。我在他的眼睛裏，永遠不會看重了。我沒有錯，我也沒有得罪他。從前的我和現在的我，差別只不過是一個年歲。

(僕人上)

僕 老爺和張先生回來了。

張 我不要見他。

(大家入內)(二人上)

客 你家裏臉盆倒真多，怎麼又要一個臉盆。

(看臉盆)裏面水還是乾淨的。(取煙吸)

(僕送茶來)

父 太太的臉盆是誰拿來的，

僕 怕是王媽拿來的。

父 叫王媽來。(僕下，王媽上)

父 臉盆誰叫拿出來的？

王媽 小姐叫拿出來給張太太洗臉。

父 張太太走了嗎？

王媽 沒有，還在後面。

父 (向客) 尊夫人還在舍間，我看請她出來講個和罷？

客 不行，叫她出來，我便出去。

父 那又何苦如此。我請我的太太出來總可以。(向王媽) 請太太出來，說張

先生在外面。(王媽下)

(一刻母上)

(母見客鞠躬，手中拿了新買的扇子)(客笑容滿面起立)

母 長久不見了，張先生好。

客 托福得很。(各人坐)

母 (起立) 張先生，我有一件事對你說。

客 (忸怩不安)

母 你看這把扇子好不好。

客 (笑立) 好得很，好得很！是新買的。

母 是呀！新買的。

客 那怎麼會不好！

母 是呀！我也說是好。但是他(向父一指)說不好。

客 (向父) 很好的扇子，你怎麼說不好。

父 (怒) 好！秋天的扇子，有什麼好，誰要這秋天的扇子。

母 你看，他對你都是這個樣子，對我也就可想而知了。我現在很有點氣。

(怒而入坐)(不對他們看)

客 (向父) 這就是你的不是了。秋天不秋天，扇子的本身總是好的。而且一年之中，春夏秋冬總是有。這春夏秋冬循環不息。今年秋天你用不着它，到了明年花草茂盛的時節，你豈不是又要和它親近了麼！

父 明年有明年的樣式，這扇子一到明年就不時髦了。

客 時髦是沒有標準的，即使有標準，人也不能被時髦所迷惑。而況這把扇子，並不見得不時髦。

母 張先生，你不知道，他看不重扇子就是看不重人，扇子是我買的，他看不重扇子就是看不重我。

客 你也不必多疑，粗暴的氣息，是我們男子常有的。這粗暴的氣息，我們男

子不能不共同承認是我們男子全體的一個大缺點。憑良心說，我們男子沒有一個不愛自己的夫人，不過我們笨的很，常常的不知道怎樣去表現完美。有時正在表現的時節反被夫人誤會了，生出許多糾紛。這一點上，如能為女子所諒解，世界上要增加不少的幸福。

母

粗暴的氣息，不是男子的缺點。我看男子的弱點是愛的太普遍了。男子愛了一個女人，又愛一個女人。女子便不能，這一點是男子的錯誤，我們女子不但不能諒解，簡直無從諒解起，他的弱點就是在此。我是一把秋天的扇子，現在他看不重我了，我不時髦，他另有時髦的。

父

她是一派胡言，沒有這件事！

客 (笑起來)呵!怪不得,怪不得……

母 (大驚失色)怪不得什麼,難道他有壞的行爲嗎?你告訴我。(現懇求狀)

客 不能,一定不能。

母 (向父)到底你有沒有。

父 一點也沒有。

母 (向客)我不信,仍請你告訴我罷!

客 (向父)我倒真有點爲難了。

父 有什麼爲難,我自己發表好了。你說的不過是那條手巾上的香氣。

客 (向父)我現在覺得實在對你不住。

母 (哈哈地笑)那手巾上香氣是你太太臉上的呀!你怎麼會想到這一層。這

是造孽。

父（向客）到底是誰的艷福，我於今倒深對你不住了。

（作揖）但是，怎麼會是他太太臉上的？

母 我們同出去的時候，張太太便來了，王媽拿錯了手巾給她擦了一次，所以留下這樣的香味。

（向客）

你太太很傷心的，因為你和她吵。

父 粗暴的氣息，是我們男子共同的缺點。天下的男子，沒有一個不愛自己夫人的，不過笨得很。但是張先生不笨的，聰明得很，他夫人當然諒解的。

母 很好的扇子，怎麼不好呢？很好的人，怎麼說不好呢？

父 秋天不秋天，扇子本身總是好的，到了花草茂盛的時候，你不是又和它親近了麼！

母 好扇子，我說好總是好的。

父 張先生也說好的。

母 那我們還是送給張先生罷！（張先生受之而笑）

（幕落）（全劇完）

別墅

登場人物

賈先生

姬妮（賈先生之妻）

九太太

施太太

女僕

別墅

(別墅中一間客廳，開幕時九太太和女僕都在場上。)

僕 太太的心裏也覺得難過嗎？

九 一點也不難過，假使我標賣這房子的那一天就有個人將我這房子買去，那我心裏是難過的，因為我要想着我這房子賣的吃了虧。如今，這標賣的牌子掛在門口差不多已經有一個月了，也賣不掉，我倒想着當初我買這房子，却是真的吃了虧呀！

僕 太太，我記得那標賣的牌子送來的時候，您還不肯挂出去，後來一直等到天晚了，您纔肯將它挂出去。

是呀！我想晚上挂出去，總不至有人會看見那牌子的。那末這所房子在我面前還可以多過一夜。我想着第二天那買房子的人一定是許許多多的擠在我們的門口——那頭一個禮拜——沒有人來——我每次打門口兒經過，看見那塊牌子，心裏就難過。那些可惡的鄰居，大家都是很奇怪的看着我——真是可惡。我恨不得馬上就將它賣掉，五千塊錢我也肯賣，你知道這房子現在至少要值一萬，那時候我買來，却花的是兩萬！過去的兩個禮拜中，也還有三兩個人來看過，就像真的要買，我以為這房子是要不屬於我的了，那知道他們都不誠心買，直到現在，我還是這屋子的主人。哦！那個介紹的人不是說今天有個女太太要來的嗎，他說她什麼時候來。

僕 大約是四五點鐘罷！

九 那我們還得等她。

僕 太太，這所房子你住着是很好的。

九 好！沒有錢也不行，家裏日子難過，外頭市面也不好。

僕 所以要賣這所房子。

九 過去的十五年來人家都不願賣房子的。如今，人家都沒有錢了，要賣房子也沒有人買了。要是隔壁的影片公司要我的房子就好了，他們有錢，我也可以向他們多討點房價。

僕 太太，您到提醒我了。我有一件事要求您，請您答應我。

九 什麼事？你說出來。

僕 明天上午九點鐘到十二點鐘，我要向太太請個假。

九 九點鐘到十二點鐘？

僕 是呵！隔壁影片公司請我去拍影片。

九 哦！你要去做一個電影明星？

僕 不是明星。

九 那你去做什麼角兒？

僕 一個女用人，太太。他們說，女用人生成是一個女用人，要扮也扮不像的，所以他們要叫我去。太太，只要去一個上午，他們答應給我十塊錢。

九 十塊錢？

僕 太太，是呵！十塊錢！我在您這兒一個月只有四塊錢，像他們給我這樣高

的工價，我怎樣能拒絕他們。

「九 十塊錢，我有點不相信！」

僕 太太，我又想起一件事來，讓我告訴你，好嗎？

「九 什麼事？」

僕 他們還要一個女廚子，他們叫我替他們介紹一個。太太，你不是剛才說你沒有錢嗎？你願不願去做？

「九 謝謝你！」

僕 (並不注意) 太太，做女廚子的要去八天，八天就是八十塊錢，當然不算什麼，那個事是很容易做的，切一片肉拿一根蔥。太太，你要不會的話，我還可以教你。

你太好了！不過我雖沒有錢，還不至於到那個地步。

太太，我說這些話，你可不要生氣。

我並沒有生氣。

太太，現在做電影，真是時髦咧！這地方的人，差不多沒有不想去做電影。

因為他們的工價真是高，街頭上那做麵包的，不做麵包跑到影戲中去當警察了。聽說電影公司經理情願出十塊錢去找一個兩天未曾吃飯的叫化子來做演員，還沒有找着，不用說，總有一個人要走運的，太太，你想想看。

唔！

太太，你臉生的好，頭髮也好，你要是去的話，他們準會用你呀！

九 算了罷！(門鈴鳴)我先到樓上去一次，假使那位女太太來的話，你要叫她等一刻。我不願給她一種等着她來買房子的印象。

僕 是！(九太太下)(僕離室)哦！假使我也變成像嘉寶那樣受人歡迎，那是多末的開心呀！

(僕下引買先生夫婦上)

僕 請您坐一會兒，我去向我們太太打一個招呼。

姬 好！謝謝你！(僕下)

買 他們還說這是一個花園呢，什麼花園，簡直是一塊草地。

姬 這房子裏面倒還不錯。

買 不錯，方方的一塊地，牆上掛了兩張畫，什麼地方買不着？

姬 不能這樣武斷的，你要將這房子看齊全了，才能說它好不好！

賈 爲什麼呢，我總不能去研究研究他的廚房，他的廁所。花園只有那個樣子，客室只有這個樣子。

姬 你爲什麼這樣？

賈 爲什麼？你能說這是一間客廳嗎？

姬 也許另外還有一間客廳。

賈 不管那另外的一個，我說的就是這一個。

姬 雖不是一個客廳，却是一個書房。

賈 書房，你還想在此地多唸他兩本書，真是天曉得。

姬 你別這樣的說，近代的書房也就是客廳。

賈 也就是客廳，那倒是好的，又唸書，又會客，真好！

姬 你別學的這個樣子，不買就不買，我們就不再談下去。

賈 我老早就對你說不買的，在十字路口轉灣的時候不就是和你說過的嗎？但是你一看見那塊牌子，就像有根繩將你拉進來一樣。

姬 哦！親愛的，你說，我們到底要不要買所房子呢？

賈 我們不要。

姬 怎樣？我們不要。

賈 當然不要。

姬 那我們不是說了許多的空話。

賈 是你一個人在那兒說買房子，你並沒有注意，我何嘗和你談過買房子

的話。

姬 好！那我們不管，還是我要買，不是我們要買。就是我要買，還不是爲了我們。

賈 爲了我們，爲了你的爸爸。你不過是想我買了一座房子讓你爸爸住在裏面，假使你的目的達到，事情就不對了。我們住在裏面日子少，你爸爸住在裏面的日子多。你爸爸一來，你媽媽就來了。你媽媽一來，你姊姊就來了。你姊姊一來，你姊姊的一羣孩子也就來了。當然，我不能恨你的家庭，但是，我也不大喜歡他們。

姬 那末你上禮拜忙着找房子爲什麼？

賈 那是你吵的不過，其實，我何嘗要找房子。

姬 好！

賈 好什麼呢？

姬 你既是怕吵，就將這房子買下來罷！此後就不再吵你，不但不吵你，而且談也不再談了。

賈 對！

姬 話雖是這麼說，假使我就爲我爸爸買一座房子，你又怎麼樣？

賈 哦！我並不是阻擋你買，你買是行的，但是我不出錢。

姬 我有我娘家賠來的妝奩。

賈 不是前兩年就用完了嗎？

姬 你現在不是有了錢嗎？

賈 那是我有錢，却並不是你有錢。不管怎樣，我們現在不要談下去，我決不要這所房子，沒有別的話說。

姬 那末跑進來幹什麼。

賈 我在門口不就是向你說不要進來嗎？

姬 這樣說我們就走。

賈 很好。

姬 這房子的女主人還不知道我們來幹什麼的呢？

賈 我們管不了那些。走罷！

（他拿了帽子預備出門，此時適遇九太太。）

九 先生！

| 姬 太太，您好！（買點頭打招呼）

| 九 請坐罷！（三人入坐）這房子很好嗎？

| 姬 真的！

| 九 不是我自滿的話。這真是一間好的房子哪！陳設的雖然簡單，但是它却有它的妙處。我從你們臉上就看出你們對這間房子的滿意，你們滿意就會相信我的話。我說，你們來到此地，真像到了你們的家一樣。（她領着

姬妮）這房子的構造，真是煞費一番苦心。此外還有電燈，煤氣，自來水，電話，水管子，洗澡間尤其好，就是這些天花板，牆壁，也都是去年新修的。

（向買）

| 姬 修理是很重要的。你看是嗎？

賈 到底是爲誰修的？

九 外面的花園也不大，也不長，也不寬。

賈 不長，不寬，或許太高了些罷。

九 太高！這位先生說話真是有趣呀！花園是不大的，但是外邊還有別人家花園繞着它，自然就顯露着大起來。

賈 這個原理也對的，假使自己喜歡小孩子而又沒得小孩子的話，就可以搬到幼稚園旁邊去住下。

姬 你別尋開心，這位太太說的完全不錯。哦！太太，你也願告訴我們這房子值多少錢？

九 說一句真話，我真不願賣這房子呢！

賈 既不願賣，還談什麼呢！（起欲行）

九 哦！對不起，請坐一刻。

姬 親愛的，讓這位太太說完了話。

九 謝謝你，我說我遇着高貴的人像你們這樣，我是賣的。一個人造了房子，陳設了一切，真是花費了不少的心血，要是賣給不相干的人，他心裏是何等的難受，但是遇着像你們這樣人，那我是一定賣的。

姬 太太你真是個好人。

賈 好……但……到底是要多少錢？

九 說出來你都不會相信的。

賈 除了上帝我本來不大相信什麼。

九 什麼都在內，連這一切的陳設也都在內。只除去那牆上的一幅畫，是名家卡羅畫的，上面還有他簽的字。卡羅，你知道這位名畫家嗎？

買 倒不知道。

九 這房子連裏面一切，一萬五千吧。這真是遇着你們，我真不願說高價錢，假使遇着別人，價錢還要說的大。哦！就是他們肯出高的價錢，我還不肯賣呢？

買 這個價錢真貴。

九 哦！不貴！

買 哦！貴。

九 那末，就算是貴了一點。

賈 我們的生活，說一是一，說二是二，未免呆板了一些，生活應該有點變化，有點波瀾。

九 你嫌一萬五千太貴了一些，也還有點伸縮，那麼你還一個價罷。

賈 假若你允許我還價，價還的也許你覺得太少。

九 說出來，不妨事的。

賈 說出來我很難爲情。

姬 親愛的，爲我的緣故，你說一個數目罷！

九 那末，四千罷！

（九姬同聲）
哦！

賈 「哦」是什麼意思，在我的意思還值不了這麼多。

九 說一句真實的話，沒有八千我真不能賣。

賈 在你，八千也不算貴的，你自然有定價的權。

九 我想我再讓你些，六千真是最低的價錢了。

賈 我想你還是保守着原來的價錢一萬五千罷。

九 照這樣說，交易是談不成了。

賈 那末我們再會吧，太太。

姬 停一會兒，我想我們價錢未談成的時候，樓上也得看一次。

九 那我是最高興引導你們的。這邊走，太太，這邊走，先生！

賈 謝謝你，我最怕上樓梯。

九 那末，太太，你去看罷。

姬 好！（九太太出門）（姬妮向賈）你太不客氣了。

賈 算了吧！真是天曉得，去看看那美麗的洗澡房，快點下來。別讓我等久了。（姬妮隨九太太下）

（自語）六千塊錢買這麼點地方，我也不是發了瘋。

（門鈴響，女僕引施太太入）

僕 太太請到裏面坐罷。

施 我還有事呢，你告訴我這房子值多少錢？

僕 太太，我不知道。

施 你們做事真是奇怪，爲什麼不把價錢寫在牌上？你快去對你主人說，假使她再不來，我是要走的。我沒有這些閒空在這裏等着。（僕下）哦！你是

這房子的男主人，好哇，我說話你懂嗎？我是外鄉人。

賈 懂！

施 這房子要多少錢？

賈 多少錢哦！太太，請您先坐下來。

施 我喜歡站着。

賈 哦！

施 你的太太呢？

賈 她在樓上。

施 那我們把價錢說一說。

賈 還是等她下來罷！

施 那用不着的，你倒底要不要賣這所房子？

賈 我想，是要賣的。

施 那末你說罷，我只能在此地等五分鐘。

賈 坐下來說三分鐘的話。這所別墅是我祖母的。

施 這些話沒有用。

賈 我知道沒有用，不過我也得告訴你一個原委。

施 只要你告訴我房子的價錢。

賈 讓我告訴你一個原委。

施 不用。

賈 哦！我們有電燈，煤氣，電話，自來水。

施 我不管那些，倒底是要多少錢？

賈 但是你總要將房子看一週。

施 不用！我買去就要將他拆毀的。到底要多少錢。

賈 全體都在內，除去這一張畫片，是我祖母的，我要留着它。

施 你們是很紀念你們的祖父母。但是房子的價錢你仍沒有說出來。

賈 房子，算七千塊錢罷！本地人和外鄉人是一律待遇的。

施 那很好！

賈 但我們却要現款。

施 那是容易的。（她從手袋裏掏出支票簿來）

賈 （她開抽屜）等一等……他們不知將我的鋼筆墨水放到什麼地方去了。

施 我告訴你，你將房子賣去之後，得了錢，買一枝自來水筆。今天是幾號？

賈 二十四號。

施 你自己將名字填在支票上，我住在麗都大飯店，我的律師姓吳，在康明路五號，他和你來結束一切法律上的手續，再會吧！

賈 再會！

施 你們什麼時候搬呢？

賈 很難說的，你看什麼時候好！

施 最好是明天，禮拜四我便叫人來，再會！

賈 再會！
（施下，他看支票）這真是一件人人都喜歡的事吧？

（姬妮及九太太上）

買 好嗎？

姬 好……

九 自然，我和你講過，這個房子不大，睡房只有兩間大的一間小的。

買 那就不大壞。

姬 哦！親愛的，你說的不錯，這房子不合我們用。太太，謝謝你，我們吵鬧了半天。

九 不妨事的。

買 等一會兒，等一會兒。睡房是兩間大的一間小的嗎？

九 是！還有兩間僕人用的房間。

買 還有兩間僕人用的房間嗎？

九 是呵！

賈 那真是好極了。

姬 別開頑笑罷！

賈 還有洗澡房咧，是個什麼樣子？

九 裝飾齊全得很，上面有蓮蓬的。

賈 洗澡間裏還有蓮蓬？

九 有的。

賈 哦！洗澡間裏還有蓮蓬。睡房，兩間大的一間小的，還有，兩間用人的房間，

一個花園，那真是好極了。親愛的，當你上樓的時候，我就想到你爸爸和

媽媽，你姊姊還有那一羣孩子，他們都要房子住的。並且我還想到了我

們的老年，老年，住在這樣清靜的別墅裏，該是多麼相宜。（向九太太）你說
是六千塊錢嗎？

姬 你到底是什麼意思！

賈 我是在爲你着想呵！

九 是，六千塊錢是最低的價錢，當然是付現款的。

賈 一言爲定，我也不再還價了。（他拿出支票簿）

姬 我們還要考慮一次吧！未買之前。

賈 用不着。（向九太太）你將這張畫給我罷！你們到樓上去的時候，他真是我的伴。

九 不值什麼錢的呀！先生。

買 不過是個紀念。

九 那麼你拿去罷！

買 多謝你，太太，請你給我一張收條，我的律師要來結束一切法律手續的。
九 哦！今天是廿三號。

九 二十四號。

買 二十三，二十四，都沒有什麼關係，好在只差一天。（九太太將收條和支票交換，
視之有感。）好了。

九 先生，謝謝你。

買 這是我的名片。再會吧。哦！您什麼時候搬出去？明天早晨好嗎？

九 太急促了一點。

買 那末，明天晚上是最遲的了。

九 好！再會。

姬 再會。

買 我還要將這張畫帶去的，太太！（他將畫拿下來，這不過是一個小小的紀念品。）

九 好！我再領你們去看一看花園吧！（九下）

姬 你到底是什麼意思？

買 我麼！賺了一千塊錢，還加上一張圖畫作紀念。

姬 怎麼？

買 隨後再和你說罷！

（幕落）（全劇完）

本劇由 Guitry Sacha: Villa for Sale. 改譯

胡不歸

登場人物

盧小姐

僕

王律師

盧小姐之父

胡不歸

(佈景 一間很好看的房，牆壁糊裱了黃色的花紙，紙上印着小的黑色花紋，右壁有一個大窗，簾幕深垂着，左邊有一架鋼琴，琴前有一個小凳。室中有沙發，小圓桌，圓桌上有剩餘的早餐，空杯及空酒瓶。

幕開時盧小姐坐在椅上，她的兩足伸到台前，兩眼直瞪的向前望着，她剛剛是多喝了酒，露出醉後癡呆的神氣。她呆望了一刻，又復轉向四周看了一次。她好像是不能支持，一隻手伸到桌上，頭隨着沉在手臂上，她的頭髮蓬鬆的披了下來。她身上的衣服是黑白二色和房間牆壁之黃色棕色相調和。

台後有門鈴聲，但是她聽不見，等到第二次鈴響的時候，就聽見僕去開門以及樓梯上來客的

足音)(僕上)

僕 小姐，有一位先生來看你咧！

(僕說話時不敢走近小姐身傍，她深知道小姐醉後的脾氣，她說話時很踟躇不安。)(小姐沒有聽見)

僕 (轉身到圓桌的那一邊) 小姐有一位先生來看你咧！

盧 (很煩亂的) 你做什麼？

僕 我小姐沒有什麼有，有一位先生來看你！

盧 有一位先生，好你去罷！(她的眼又閉了起來)

僕 但是……但是……他要和你說話。他站在門外等着呢。(她做手勢。但是盧

小姐全然不理，還是迷迷糊糊地)

僕 你讓不讓他進來（停）他能不能進來呢？（小姐仍不理，她無法，只好讓客人進來，

客人是一位姓王的老律師）先生，她不理我，我想你還是過一個鐘頭再來罷！

王 不行！那辦不到。（他向盧小姐看看）小姐到底怎麼啦！她睡覺嗎？

僕 不……你看……她是……你知道……

王 什麼？

僕 她不大舒服咧！

王 不舒服？

僕 對！是因爲……（她不敢說下去）

王 （他看見了酒瓶）小姐，小姐喜歡喝酒嗎？

僕 是，她喜歡喝酒的。

王 常常的喝！

僕 是！我想您還是等一會兒再來罷！

王 不，不行。我得在此地。

僕 先生！你是知道的，你愛在這兒，就在這兒罷！（她蹣手蹣足的走了出去。）

（現在女僕已經走了。王律師有了接近盧小姐的機會。當他摘下他帽子的時候，我們發現了他是一個風姿甚美的老人。身上有明潔整齊的服裝，手中有一根好的手杖。袋中有潔淨的手帕。他在靠近鋼琴的一張椅上坐下來，將帽子放在鋼琴上，取出手帕來拭汗。）

王 小姐！我現在可不可以和你說幾句話？

（小姐沒有聽見）

王 （現焦急的狀態）我……我想和你說幾句話。

盧 (放蕩地) 你還在這裏?

王 不……是我……你到底說誰?

盧 到我面前來罷!

王 (驚) 怎麼但是……

盧 來罷……來罷!

王 你……是弄錯了。我不是……

盧 (她向他看一次,但是視而不見) 到底你來不來?

王 但是,我不是……怎麼樣說法呢?我來,是有幾句正經和你說的。

盧 (歡迎地) 哦!正經話來!

王 (甚爲不安)(他咳嗽,揩汗) 就這樣說好了。

盧 不來，難道我就不能到你那邊去（笑）

（起立，他格外覺得不安）

王 你就在你那邊好了。這樣的說話，你能聽得出，我

也能聽得出。

盧 （她顛巍巍地起立，靠着那張桌子支持了她的身體，她指着旁邊一張小椅子）來！

（遲疑了半天，坐到那張椅上去）

王 我們頂好……

盧 不行，你還要坐的靠近我一些，那麼我可以聽見你說話。

（無奈地拉了一拉椅子）

王 我真不知道你是什麼意思。

盧 你看我是不是一個最聰明最美麗的女子？

王 我是真的有正經話和你說的，請你注意聽一聽。（他的態度是非常的莊嚴）

行不行？

盧 你這樣凶做什麼？你要放溫和些，十分的溫和。

王 好，我先得告訴你我是誰，我的名字叫做王士虎，我是一個律師，也是你父親的一個朋友！

盧 有趣的很。

王 我是很關心於你父親的一個人，你家裏的律師，本來是戴過濤，現在他已經去了，我是來代替他的位置的。

盧 我要知道這些有什麼用？

王 你總應該知道我是個什麼人！

盧 那麼你到底叫什麼名字？

王 (怒) 我不是已經告訴你我是王士虎，王律師？

盧 (輕笑) 你帶來了糖果沒有呢!

王 你……你這是什麼話，我說的你一概都不聽。(怒而起立，拿他的東西，想走出

去)

盧 你馬上就要去了嗎？假若我是你，我是不去的。(王律師徘徊不知所措) 你

猶疑些什麼呢，來，靜靜地坐下來罷。上禮拜我也遇着像你這樣的老年人，他還送了許多花，他是愛我，方纔送我許多花的。你……你坐下來

(王律師勉強坐下) 他還送我一隻戒指，看。(她伸手在老人的面前) 就是太

小了一點。

王 小姐，我不是來和你亂說亂講的，或者是向你求一點愛。

盧 我總疑心你不是那樣一個古板的人。假若你要送我東西，你預備送點

什麼？（王律師咳嗽，以手帕捫着嘴）我想你不是那樣一個古板的人。

王 小姐，你的思想完全是錯的，我是一個忠厚長者，是一個結過婚的人。我要你明白我是不談這些事，我的名譽是我非常重視的。不管你聽不聽，我是對你這樣說。

盧（笑）我終究是把你看着像送我花和戒指的那位老年人。

王 這是我最後要求你注意聽我的話了。我實在的向你說我是不能忍了。你的父親母親和你的一家人都叫我來正式的向你說，你近來的行爲實在是過於的不成話了。你離開家庭去追求一個不能和你結婚……

盧 噫

王 我的話還沒說完呢，你的父母叫我對你說，請你回去，他們都在那裏渴

望着。

盧 請你別說上許多愚笨的話，坐下來。

王 (自語) 這樣說說是沒有用，這一次準是白來了。

盧 (起立，硬使王律師坐下去) 我不相信你是個古板的人哪！

王 這越來是越不對了。看這個樣子還要找我跳舞呢？

盧 跳舞不跳舞的，你也別站起來，用不着站起來的。

(她去彈鋼琴，口中哼出和軟的調子，她嘆息，哼畢倒地。)

王 天呀！這是什麼一回事，這不能怪我的，該不是我對她太嚴厲了罷！(僕上)

僕 怎麼？

王 看你的小姐，我真不明白怎麼會這樣的。

僕 哦！這不要緊，她差不多每天都要這樣來一回。

王 這算什麼生活！這算什麼生活！生活怎麼能照這樣的下去呢？

僕 等一等！（她將盧小姐攙扶起來，王助之）你別着慌（她整理小姐的衣服）你等

一會兒她就會好的。她常常的這個樣子。

王 （失望地坐到椅中去）這樣，可真不行！

僕 當主人在這裏的時候，在下午或是晚間，她常常喝醉的，喝醉了就彈琴，有時彈的真好咧！

王 主人，誰是主人？

僕 我也不知道，她叫我喊他主人，我就得聽。

王 他們在一起很快樂嗎，有時他們是不是也會吵起來？

僕 我不知道。我想他們是不會吵嘴的，他們彼此很相愛。

王 她平常不哭嗎，不憂愁嗎？不過，我這些問題全是爲着小姐而問的。

僕 有時她也哭，尤其是在沒有酒喝的時節。她這個毛病却很容易治，只要我能够得着一瓶酒。

王 假使她要能常想到家，這件事也許就容易辦。

僕 （她攆抹桌椅） 先生，我要和你說句話。假若我是你，我現在就離開此地。

王 離開此地？

僕 我們小姐心中不高興的時候，她最不喜歡人在她面前。所以我向你說，假若我是你，我就離開此地。

王 不行，我得在這兒，也許她不高興，她會傷感，也許她會向我說出她的心

事。

僕 你是明白的，但是我得提醒你，她不高興的時候，是不喜歡人在她旁邊。

王 什麼？你把我看作什麼人？你以為我來做什麼的？

僕 你來，總得有一點事，沒有事，你來幹什麼？

王 住嘴，我是她的父母叫我來的。

僕 真的嗎？你是從她家裏來的。但是，她不見得和你一同回去。
(盧小姐作噁

語) 她常是這樣的，有一天她和主人一同出去，坐了馬車，馬驚跳起來，

她就受了驚！

媽媽！我愛你
(她深深的嘆着氣)(外面門鈴響)

王 開門去！這是她的父親。

僕 我也能讓他進來嗎？這樣讓他看見太不像樣的。

王 快些走開（僕下）（盧小姐仍作囁語）（僕引盧先生上）

僕 先生，走這一面，請進去坐罷。

（盧先生立於門口，他是一位仁愛的老年人，他穿了一身黑衣服。）

王 小姐在這裏。

父 她有病嗎？

王 沒有病，她的神經是非常奮興的，可是現在她却在做夢。

父 她說過些什麼？

王 我說的話她一概不聽，她說的我一些兒也不懂，她真是非常奇怪的。

父 她到底是怎樣了呢。

王 不知道，也許是她神經有些衰弱。不過你也不要憂心，也許過一會兒就會好的。

父 (注意酒瓶) 她是在……

王 我不知道。

父 告訴我，告訴我不妨事的。

王 我想她是喝了一點酒。

父 這是傷人的，我想不到她會這樣的糟蹋自己，經過了長久的時間嗎？

王 不過十分鐘罷了，剛纔她還是很好的。

父 像這樣的墮落，叫我有什麼辦法。

王 你知道她的用人向我怎麼說。她說她和那個男人在一塊兒非常快樂

的，那個男人很愛她。

父 愛她，總不能讓她照這個樣子！

王 她除了那個男子之外，不願見第二個人。

父 連我也不要見麼，她自己的一個父親。

王 也許她不要見你的。

父 你以為怎麼樣，她也會和我們一同回去嗎？

王 我說的話她完全不聽，我為什麼來的，恐怕她還不知道。我想還是你和她談談。

盧

(囁語) 救我……救我 (她忽然地驚醒了，向他們望着，王律師迎上來)

你是誰？

這兒來幹什麼的？出去！出去！

王 小姐！我……

父 讓我說罷（他邁前一步）孩子，你認識我嗎？

盧 （注視有頃）爸爸。

父 你願不願見我？

盧 （低聲）爸爸。

父 孩子，你現在沒有病罷？

盧 沒有，您爲什麼來的？

父 我要和你說幾句話。

盧 爲什麼來的？爲什麼？

父 （坐在女兒的身傍）我親愛的孩子，你聽我說。我來看你的生活是不是很愉快。

快的。

| 盧 我不知道。愉快，真是一個奇怪的名詞。

父 爲什麼奇怪，你在此地住着比在家裏好些嗎？

| 盧 好些，我喜歡住在這裏。

父 難道你一點都不思念我們？

| 盧 也許是在獨居的時候，但是兩邊都是一樣，那還是這裏好。

父 住在家裏比這邊更好些。

| 盧 更好，是什麼意思。

父 你是知道的，你離開了我們，使我們心中充滿了憂愁。

| 盧 我愛他，我愛自由，愛生活上的快樂。家裏實在是太灰暗，太單調了。尤其

是那些鄰人，終日騷擾着。

父 我看你現在也並不見好些，你似乎還不覺得你的錯誤，你使我們的面上失了光彩。我不知道你心中是什麼意思，你說你怕見那些鄰居。你雖然不見他們，但我們却不能和他們離開，他們會說我們壞話的。（盧

小姐不語）你也應該想到你的將來，你想到了沒有？我不單想到你的將來，還回念到已往。

盧 爸爸，已往的事不用提，忘了他罷。我是不想到已往的。

父 因為不願念到已往，所以就喝上許多的酒。

盧 有些時候，實在不大容易忘記。

父 孩子，告訴我，他是不是愛你的？即使他是愛你的，焉知是他不會變，以後

也許有變的時候。

盧 永遠不會的。他永遠不會的。他不會忘記我，我已經給了他一切，我的愛和整個兒的我。

父 你是太樂觀了一點。

盧 不對的。他知道我爲他犧牲一切，他知道我對他是怎麼樣，這裏是沒有疑惑的，爸爸！

父 好，我們不再談他。我們又怎麼辦？孩子，你就將我們丟棄了嗎？你生長的地方，也不願再見。生身的父母，完全置之不理嗎？（女意似稍轉）（父情感奔發）同我一道回去罷，你知道我們爲什麼來。我們渴望着你回去，你的一切，都替你預備的舒齊。

盧 爸爸，我不能。

父 爲什麼不，一切都替你預備好了的。

盧 我爲什麼要使您不適意呢，我回去您必定感覺着不好的。現在不能回去，回去總不好。也許在將來。

父 將來也許沒有將來的。我和我的母親已經都是很老了。

盧 爸爸！請您別說這些話。

父 來罷！爲你的幸福着想。

盧 那麼鄰居呢，他們也會認我嗎？

父 不要想着他們，他們都是我們誠實朋友，不會對你怎樣的。

盧 爸爸，我還是不能回去的。我的身體已經壞了。回家的日子長，我受不了。

況且我是孤單的一個人。

父 有我們和你在一道呀！你本是和我們在一道兒。我們的家就是你住的地方，你不在這世界上住則已，要是在這世界上住的話，最適宜的，當然是和你爸爸媽媽在一塊兒。我們正是渴望着你回去呢！你看，夏天不是又來了嗎。我們那美麗的園裏，花草又都茂盛起來了，我想你總還記得親手栽的那株樹。你真是要回去看看，家裏的模樣，一切正如從前。

盧 (失神地) 一切正如從前。

父 回去罷！

盧 不能回去，我也是爲你們想的，我回去，人家還要說你們的。

父 孩子，我老早向你說過，我們不能管到別人說我們什麼！

盧 (忽然的)我的丈夫呢?我去了,他就孤單了。我不能回去,我不能離開他。

父 你怎樣對得住你母親,她正在家中等着你呢。她現在還在窗前等着你,

她爲你開好了門,預備你的住所。她是渴望着你的來歸!(傷感) 她的病!

盧 媽病了嗎?

父 她說她想看看你在她……

盧 (忽然的站起來)好!我回去就是。

父 孩子!我心裏真喜歡(近前擁抱她)我們馬上就回去罷。

盧 替我按鈴。好!我們馬上就去。(她靠近父親)媽的病不重罷!

父 她能看見你,她就會好的。

王 (他是癡神聽了半天話的)小姐,我也要感謝你答應了肯回去,你真是使全

家裏人心裏都快樂的。

| 盧 我盼望能够如此。

僕 (入) 小姐，有什麼事嗎？

| 盧 將我的行裝預備好，還有我的那頂黑帽和那件黑大衣，我馬上就要動身的。

僕 但是……

| 盧 快點去，我們馬上就要動身。

僕 小姐，有一位女太太要見你呢！我向她說你這裏有客。

| 盧 她來時說過什麼話嗎？

僕 她說她等一會兒再來，她是一定要見你的。

盧 你認識她不認識？

僕 認識……不認識。小姐，我是說不認得的。我相信你見過她的。

盧 她說出什麼事嗎？

僕 她說她等一會兒再來。

盧 來的時候，請他在下面等一會兒。

僕 是，小姐。

盧 你趕緊將一切東西都預備起來。

僕 是，小姐（僕下）

盧 我還得換一換衣服，我想我還要穿上舊時的衣服，舊時的衣裳，我還仍舊保存着。同時，我還要寫一封信告訴他，說我回家。（女下）

父 今天真是我的一個最快樂的日子了。

王 尤其是對於你的太太，好幾個禮拜她都不大舒服，她一見這位小姐，她是如何的喜歡。

父 對她真是好的。

王 不過也不可以使她過分的奮興。

父 對！我們明天再盡量的快樂一下，你明天一定要來的，可以只要你一個人來。禮拜日的晚上再和你太太同來，自然，我們應該慢慢的表示着快樂。是不是六點鐘有一班火車？

王 五點四十五分，我們還有一個鐘點。

父 也許家裏環境給她一種刺激，我想或者是我們先到我兄弟那裏去一

去。

王 假使我是你的話，第一個禮拜是一定住在家裏的。一禮拜之後，她如果感到不適意，再去替她換一換環境。

父 對，以後再替她換一換環境，她現在的身體還不好，你看我們進來時她那種樣子。

王 用人說她常常像那個樣子呢！

父 你想她去了之後，她那個男人怎樣辦？

王 假使他是個堂堂的男子，他就不會再來的。要不是——個堂堂的男子，那我們還有法律制裁他。雖然你小姐很愛他，我想法律的力量足可以解決這件事。

父 這事我們暫且不談他，她慢慢的會改變過來的，已往的一切，慢慢的使她忘記。

僕 (提旅行之手提箱入) 小姐不在這裏？

父 她一會兒就要來的。

僕 什麼都預備好了呢。(她放下了箱子)

僕 (衣服樸素簡單，手中拿了一封信)(向僕) 東西都預備好了嗎？

僕 都預備好了。

僕 (授外衣與僕) 給我穿起來。這封信發出去。(授信)(樓下鈴鳴) 去看看是誰，就

說我不在家。

僕 也許就是那位找你說話的女客！

盧 我倒忘記了！假若要是那位女客的話……

僕 也讓她進來嗎？

盧 去看看到底是誰。

僕 是，小姐。（僕下）

父 到底是一位什麼女客？

盧 爸爸，沒有關係（她笑的出聲）沒有關係。

父 你一定要見她嗎？不能說你馬上就要動身不能會她？就照我的意思罷！我們馬上一同走。

盧 沒有關係，我不過和她說幾句話，說完了我們就走的。（她又笑起來）

父 你有一點不對，爲什麼這樣的奮興？

僕 那位女客已經走了，她丟下一張卡片。

盧 (奮興) 一張卡片，給我！(她強作鎮靜)(退到一邊去)

父 孩子，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盧 爸爸！爸爸！(她受了大的刺激，悲傷，失望，坐下來，露呆板失神的狀態。)(悲哀)

我辦不

到！

父 (拿卡片，視之) 這個錢是你一定要付的嗎？

盧 是的。

父 是你賭博輸去的？

盧 是。

父 喝酒之外還有賭博(他很淡然的說着)今天晚上是不是要全付呢？

僕 (手中拿了一束花進來)(她也是很奮興地) 小姐! 小姐!

盧 (她看見了花)

僕 那位先生在下面車子裏等你呢?

父 叫他走!

盧 花真是好看,真是我想不到的!

父 我答應給你的錢。

盧 那是辦不到的,爸爸。

父 你是什麼意思,預備怎麼樣?

盧 爸爸,我不能和你一道回去。(向僕) 將花收下來,去對那位先生說。(父

失望地坐到椅上,女接過了花,王律師甚驚疑)(她很悲傷的說)

告訴他,我和他一道

去的。(她十分悵惘)(幕閉)

(幕落)(全劇完)

本劇譯自 Speenhoff: Louise.

未完成的發明

登場人物

柯利教授

麥倫夫人（柯教授之妹）

哈納（僕）

未完成的發明

（佈景：柯教授鄉間研究室，時爲一九一九年之春，室中設有一檯，檯上置化學儀器，牆上挂有飛機圖，砲彈解剖圖，檯旁有一砲彈模型，柯教授年約五十至六十光景，開幕時正努力於試驗工作，從目光中看出他是一個冷靜的人，下頰有很厚的鬍鬚，看起來好像是一個凶暴的人，但是凶暴氣息，却爲專心的工作所遮沒，他面部的表情，有時很燥急，有時很自滿，門上有叩門的聲音，他聽不見，等到第二次敲時，他却研究得更專心，忽然從研究結果中得着一點愉快，他驚呼起來，這時的敲門聲恰是第三次。）

柯

（仍俯身注視儀器）哦哦！我到底發現了這個祕密。（敲門聲更加重，他慢慢回頭凝

想）
噯，哦，哦，進來，進來！

(門開老僕入)

僕 麥倫夫人……

柯 哦！哈納！你說什麼？

僕 麥倫夫人，我們家裏的小姐呀！她叫我來問您，還是您下去和她談話，還是叫她上來？

柯 她回來了嗎？

僕 是呵！她預備您到車站去接她的，她在冷風裏立了半天也等着您，她就自己來了。

柯 我是說過我去的，因為忙得很，所以就給忘了，不過她自己也會來的，爲什麼一定要我去接呢？

僕 是，您還是下樓去呢，還是叫她上來？

柯 樓下太冷了，叫她上來罷！我要告訴她一件事，一件得意的事，就是我的試驗完成，哈納！這是一個大的成功。

僕 成功了嗎？

柯 向你說你又不懂，我不能向你詳細說的。

僕 是。

柯 哈納，我是很驕傲的，這你總應該明白，你下去告訴她。

僕 是。

柯 別忘記告訴她我這樣的一個大成功，哦，還是不要告訴她，讓我自己來告訴她，爲慶祝我的成功，你去買一點菜，這樣，一定可以使她和我覺着

十分快樂。

僕 她今天是不大快活的。

柯 不快活爲什麼？我是快活的，是不是？

僕 哦！主人，您想今天正是她的少爺在戰場上打死了的三週年紀念哪！

柯 （幾忘其憂慮） 哦！對！我已經將它忘記了，自然，一個人總不能老是想着那

些事情。

僕 她老是這樣想啊！

柯 我沒有到車站去接她，是不對的……哈納，但是我在預備試驗呀！我想她不應該老是記念着那些事，老是記着死去的人總不是一件正當的事。哦！她是一個婦人，一個可憐的母親。哈納，我不去想那些了……假使

我告訴她我的發明，她覺得怎樣？

僕 我看她不會覺得怎樣。

柯 你還是叫她上來，說我有話和她談，然後我慢慢的再將我的發明告訴她。

僕 好。(下)

柯 哦！哈納！回來，不要忘記告訴她，我沒去車站接她，是很對不住她的，你知道她很明白我的工作，是怎樣的重要，對於我不去接她的事，她一定毫不介意。

僕 是！(欲行又止) 主人，她是真的不快樂呢？她的神經有點不對，她是忘記不掉的。(柯教授已經注意着他的發明，不再理哈納，當哈納下去的時候，他拿着一張紙在計

算，算過了，倒在椅上一笑，由他的樣子現着他實在是十分得意，這時麥倫夫人走進來，她的年歲約摸四十二三，穿着一件黑色衣服。

麥
亨利！

柯
噯！（轉身）我抱……抱歉，沒有到車站去接你。

麥
（坐下來）那倒不要緊，我想你是要來的，因為你說過，所以我在冷風裏等了
了你半天。

柯
我的確是很難過的，但是，你看，我很忙呵！不過，我終於成功了，終於照着我的理想成功了。一絲一毫也沒有錯，這是一件使我名利雙收的事，尤其是我的名，可以永久不朽了。當我在試驗的時候，我自己向自己說：「我的妹妹是不必要我去車站接她的，她認得到我這裏來。」所以我

就繼續我的工作了，我知道你是明白我的，你知道，這是我的成功，我一生最大的成功。

唔！

柯 怎麼，你像是不大注意似的。

麥 你的成功，我自然應該喜歡，但是你說了半天，我還不知道你成功了些什麼？

柯 哦！對的，我真要把這件事祕密起來，一個人都不讓他知道，沒有一個人知道我這成功，除非是我自己。但是我現在可以告訴你，不過告訴你的只不過是一個大概，至於那個內容，我要報告給政府的。

麥 難道是一件與政府有關係的事？

柯 我想是對的，我先報告給政府，假使他們不予我以獎勵，我再想別的法，不過，他們若知道了這裏面的好處，當然會喜歡得跳起來。

麥 跳起來？

柯 自然！這一些與軍政上大有利益，不過，我不應當和你談戰爭，尤其是今天。

麥 你倒底發明了一件什麼？

柯 妙處就在這一點。

（哈納端了茶盤走進來）

僕 先生茶來了。

柯 （不悅） 放在這裏。

(柯教授又坐下來看他的公式)

麥 哈納，東西預備好了嗎？

僕 好了。花圈已經送來了，現在放在廚房內，可要拿來給您瞧？

麥 拿來看看也好。(僕下)(向柯) 喝茶吧。

柯 好！(他不動)

麥 來呵！

柯 等一會兒。一分鐘。

麥 再不用，茶要涼的。

柯 (不耐煩) 噁！真麻煩，你們女子有個通病，就是不專心於事業，不耐煩，因為

這個原故，所以女界中不出科學家。

(哈納入，手拿了一個花園。)

僕 拿來了！

柯 什麼東西？

麥 (拿了花園) 我叫花店辦的，爲的是要紀念我那可憐的孩子。

柯 哦！是的，是的。

麥 喝過了茶，我就要到他墳上去，你也和我一同去嗎？

柯 願意倒是願意，但是我總要將事情做完了才好。

麥 好！(向僕) 花就放在我這裏吧！(僕下) (向柯) 這個是很不錯的，對不對？

柯 很不錯的，你知道，我這個偉大的發明的確是很不錯。

麥 再要一杯茶嗎？

|柯 半杯好了，（他拿了茶杯，麥注茶於其杯中）我想我這個發明將要使近代的

戰爭，起一個重大的變化。

|麥 你說你的發明，可以消滅戰事嗎？

|柯 戰事可以消滅！別說孩子話。

|麥 戰爭對我的影響太大了，你是知道的，在戰爭開始的時候，我有一個丈夫一個孩子，戰爭終了，兩個人一個也沒有了，剩下我這寡婦，一個失去兒子的可憐母親，這真是太慘酷了些。

|柯 （沒有同情）我知道你是難過的。他們怎樣死的？

|麥 呵！他們死的太可憐了，這句話在你聽着，也許說他不科學，不過是真實的！事實呀！我常常想着我也可以死了，省得一個人孤孤單單的生活着，慢慢

兒的受罪。

柯 不對！不對！孤孤單單的？還有我呢！你的唯一老哥哥呀！

麥 你是你，我的孩子是我的孩子。

柯 你的孩子是你的孩子，不錯，不過已經死了，想也沒有用，你聽着我的發明吧！（他放下杯子預備說下去）

麥 還要一杯茶嗎？

柯 不要了，不要了，我方才說，因為我的發明，以後戰爭上要起大變化的意思，就是要使戰爭結束的快。

麥 哦！你發明了一個縮短戰事的方法。

柯 這一次的戰爭打了五年，真是太笨，太可笑，應該只能打五個禮拜就行。

麥 噢！

柯 那便是戰鬥的器具，太不精良，我們要使戰鬥器具格外精良，戰鬥格外可怕，那麼戰爭自然可以很快的結束。

麥 格外的可怕，那辦得到嗎？

柯 辦得到，自然辦得到，我們現在的戰事太不可怕了，離可怕的程度，還遠得很，遠得很。

麥 我的兒子只有十九歲，他並不懂得什麼戰事，就死在戰場上，這件事就覺得可怕。

柯 這不過是普通一個做母親的感覺，但是你要將眼界放寬一點，不要這樣的思想。

|麥 那我怎樣辦得到戰爭對於我只有一個結果，就是使我失去我的孩子，剛從學校畢了業就死了。我是一個不聰明的人，他是我唯一的兒子，我的心靈完全寄託在他的身上，現在他去了，永遠的去了，看我多麼的傷心。

|柯 (比較和緩一點) 使得我知道的，你不應該老記得這事，這對於你是不好，你應該放大眼光，把你自已看成一個政治家，假使我的孩子是一個政治家。

|麥 假使我的孩子是一個政治家，他自己必不會參加戰爭。他定逼迫別人加入戰爭。

柯 別說那些話，別說那些話。

麥 哦！你知道我今天什麼樣的消息？

柯 不知道。

麥 我從來不曾知道我孩子死的情形，可是今天我知道了。

柯 我願意你不要老想着他。

麥 (情感濃厚) 我不能不想，我沒有辦法，今天我在城裏遇着一位從軍隊裏回來的人告訴我，我那可憐孩子死的情形，實在是意想不到的可怕。

柯 這些人真是不應該把這戰爭事放在口中講，頂好是忘去他。

麥 (情感恢復) 你記得軍營中寫信告訴我，我的孩子是好好的安葬了吧？

柯 我記得。

麥 起初我聽了，我是很安慰的，我的孩子是一個兵，死於戰場，葬於戰場，不

失一個軍人的本色……但是他並沒有葬。

柯 怎麼？沒有葬？

麥 沒有，已經沒有可葬的東西了。（停了一刻）呵！你叫我把眼光放寬些，那怎

麼能？我的孩子和他的同伴在戰壕裏八天八夜等着，是等着結果一個
炮彈將他們都打成灰燼，沒有東西可葬了。（兩人不說話，有頃，柯教授走到自

己桌子前仍舊算他自己的公式。）

麥 你到底發明了一個什麼？

柯 我想還是不談的好，你現在人有點不對，那個人不應該告訴你孩子的
消息。

麥 我們是隨便談起的，你到底發明了什麼？

柯 以後再告訴你吧。

麥 我現在就想知道，我想你的發明是可以縮短戰事的。

柯 (走來走去) 對呀！這真是一個好的發明，我想戰爭是不會沒有的，你想是？不是？那是不會沒有的，因為我們都是人類，現在我們唯一辦法，只有將戰事變得更可怕，要就不戰爭，不然定要使戰事速速終了。

麥 唔。

柯 我現在試驗出來的，是一個礮彈的公式，一個最可怕的炮彈。

麥 在那個桌上嗎？(站起來走向桌邊)

柯 我已經經過多次試驗，從公式上告訴我不會錯的，我將各種強烈炸藥連合起來，可以在最短的時期內，將幾萬人化成灰燼。

麥 幾萬人？

柯 對的。

麥 化成灰燼，像我孩子那樣？

柯 呵！你不要這樣想，須知道一個國家在世界上，不能不同人家競爭，競爭就不能不強烈，我這個發明對於第二次戰爭，有極大的利益。

麥 (驚怕) 第二次戰爭？

柯 自然，絕不會出二十年的，當再爭起來時，我們可以在哀的美敦書上明寫着，我們要用最強烈的礮彈，炸你的全城。

麥 唔。

柯 當那個大礮彈落下來時，它就炸了，不單是炸，更有氣體放出來，全沒有

顏色，又沒有氣味，但是全城人沒有一個可以倖免。

麥 全城的人？男人？女人？小孩子？

柯 對呀！現在的戰爭，軍隊和人民是不分的，男人和女人也是不分的，呵！我真快樂，我坐在這個桌前發明了這個公式，只用幾個人的力量，就可以毀滅全城，世界上沒有人知道這祕密，只有我一人可以知道。

麥 難道別個國家就沒有人來研究這些事情嗎？

柯 有是有的，他們發明的絕沒有我這個厲害，就是科學最著名的德國，也沒有發明這樣猛烈的礮彈。

麥 也許我們敵人，也有這樣的發明，用同樣的方法來對付我們。

柯 那我們得先下手，用一點策略。

|麥| 我想殺死我孩子的那個砲彈，定是同你一樣的人造出來的？

|柯| (站起來拍她的肩)好了！不談了！不談了！找一點快樂的事情說。

|麥| 快樂的事，我現在正在想着，你是一個聰明人，但是你做的確是笨事。

|柯| 呵！

|麥| 我是一個不聰明的人，不知什麼道理會做了你的妹妹，我一生不知道什麼，只知道愛我的丈夫和孩子。你叫我放大眼光像一個政治家，看我的孩子被砲彈打成灰燼，我想你就是一個笨人，現在你還想叫我對你發明的毀滅全城的砲彈加以讚美，你真是瘋狂，可怕的瘋狂！

|柯| 這樣對於你，也沒有什麼好處？

|麥| 自然，不過我想着從前的快樂，我的丈夫，我的孩子，那從前一切甜蜜的

事，呵！我的孩子是一個多麼可愛的人！

可愛的？

我替他前途著想，他將要成爲一個更可愛的人，一個最偉大的人。

我也是怎樣想。

當他有病的時候，我心裏不知是怎樣的着急，我恨不得把那病移在我身上，我替他禱告，誠心的禱告，後來他好了到學校裏去，課程是十分的好，呵！我那孩子在讀書的時候，在遊戲的時候，在一切的時候都是可愛的，但是現在我不能再看見他了。（她的眼淚直流）

不要再談，不要再談。

（恢復原狀）
麥 當戰爭起來時他剛出了大學，那時候他去投軍，我也不知道——

是爲他驕傲，還是愛他，說起來還是驕傲的成分多，當我看見他穿着那齊整的軍裝，長統的靴子，呵！可愛！可愛！當他出發時候，我忍着我的眼淚，我不能哭，但是在這難過的心情裏，我露不出一點笑容，我知道我的孩子喜歡我這樣，這不願用眼淚來克復了的勇氣，但是他走了心中就不安甯。在他第一次請假歸家的時候，呵！他已經不是小孩子了，他是多麼的威武！多麼的雄壯。那個莊嚴的容貌裏藏着很濃厚的情感，呵！我是多麼的驕傲呀！他，就是我依靠的人，我們相聚了沒有一刻他就去了，但是我們是快樂的。第二次他回來時已是隊長，但我萬想不到那一次去了之後，他就永遠的不回來了，我多少年的心血，和我一身的願望，都被那強烈的砲彈化爲灰燼，你叫我怎能寬大我的眼光？

柯 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是別的國家也有同等的情形。

麥 但是這個不能安慰我，人生在世上總不能往壞裏比，總要往好裏比，像你這種人，我恨。

柯 像我這種人？

麥 眼光寬大都是些笨人，像我這樣不聰明的人，我怎能成就美的事情？我的孩子，我的家庭都很美，像你這樣聰明人反而毀壞世界上一切的美，聰明人是應該毀壞世界嗎？

柯 你有這種意見自然不能贊賞我的發明，但是我想我國的人民都能稱贊我，就是最笨的人也會知道我這科學的炮彈，他們將給我許多許多的錢，當我得着許多錢時，你問我要什麼？

麥 我要我的兒子。

柯 又來了，又來了，我們應當想着將來，不應該想着過去。你想是我自己定價，還是要他們給我定價？

麥 我那裏知道呢？

柯 或者你對於這事不發生興趣，但是對於我確是很重要，你要知道，我對你說了這許多話，你一點沒有與我表同情，但是我對於你是表同情的，你說的許多不對的話，我都忍耐着，但是忍耐也要有個限度，我有這樣大的發明，你不但恭賀我，還要說許多怪話，你的孩子已經死去，別人的孩子也死了，你的唯一方法，也不過是悲傷，你想我總不能和你一道整天的悲傷，因為我總要找我的事做。

麥 做你的炮彈？

柯 對。

麥 將許多父母千辛萬苦所造成的孩子，把他們化成爲灰燼？

柯 你太偏重於情感，這全是情感上的話，炮彈雖是殺人的，但是終久我們得着戰爭的效果。

麥 你是不是說，你這個發明沒有人知道，是一件祕密的發明嗎？

柯 祕密的。

麥 那最好你將它祕密下去，把你全部的發明完全毀掉，那麼千千萬萬孩子的性命就可以保全。

柯 但是……也許別人要發明呢？

麥 假如你毀掉你的公式，別人知道你的心，大家都要稱贊你。

柯 不能，人家想我定是個神經病者，稱贊我的人只是幾個教會裏的牧師，平常的人都要說我愚笨，不愛國。

麥 呵！我請求你毀滅你的發明。

柯 什麼？

麥 我請求你毀滅你的發明，而去做我孩子戰死沙場三週年紀念。

柯 什麼話？毀掉我的發明？

麥 你的砲彈是殺人的，所以我請求你毀滅它。

柯 真是可笑，真是可笑。

麥 你真不肯毀滅嗎？我來替你毀滅。（她很怒的走到桌旁，將儀器都推倒地上打得粉

碎。

柯 呵！你這個笨東西！

麥 今天我就毀滅你這個笨發明。

柯 (大笑) 你以為這樣就毀滅了我的發明嗎？桌上並沒有我的發明，我的發明在我腦中，你做的事不過把地板弄髒了一點而已，所以我罵你這個笨東西。(他轉身去收拾地上的物件)

麥 (站在他身後) 都在你的腦中嗎？

柯 當然。

麥 真的都在你的腦中嗎？

柯 是的，是的，不要老是這樣說，還是來幫我拾地上的東西吧。

麥 你倒底答應不答應我的請求？

柯 不要說笨話。（他四面的看）把桌上的一塊布拿來。（說後彎腰在地上收拾碎玻璃，當麥倫夫人在桌上拿布的時候，她發現布下的一把刀，她拿在手中。）

柯 （不耐煩）快一點，你在幹什麼？

麥 我找着了一把刀。

柯 快點拿布來，花圈就在桌子旁邊，再不拿來，花圈就要髒了。

麥 花圈嗎？（她漸失常態。她走近柯教授，手中拿着刀。）

柯 是呀！

麥 只要你肯犧牲你的發明，倒不在乎一個花圈，因為你的紀念品比我這個花圈好得多。

柯 不能爲着你一時的情感，我就犧牲了這個偉大的發明。

麥 你要知道這是殺人的發明？

柯 管不了那麼多，快把布拿來。（他搶她的布沒有看見刀。）

麥 你決定不毀滅它？

柯 （怒）決定不。

麥 （用刀刺過去）不？

（刀入背，教授驚呼，兩手向空抓，氣絕，麥倫夫人頓失常態，默思有頃，以刀向自己之胸刺去。）

麥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現在我只有這樣做，只有這樣做。

（幕落）（全劇完）

本劇由 Ervine, St. John G; Progress 改譯

煙

登場人物

主人

友人

甲醫

乙醫

老王

趙大

煙

(佈景 客室)

(幕開時主人與甲醫同上)

主 您看他這個病該不要緊罷!

甲醫 (沉吟) 不要緊! 不要緊! (入坐開方, 僕人送茶)(取茶飲) 現在是實行新生活,

不用煙了。

主 (亦笑) 不是! (從懷中取煙盒, 盒子是空的, 觀後現懊喪之容) 老王!

甲醫 不吃煙! 不吃煙! 你別費事吧! (以碗盞取水磨墨) 這個墨倒是很香的。也很

容易磨。

主 我來磨罷！

甲醫 不用，不用，磨墨是定心的，古人說得好，叫墨可磨人，就是定心的意思。

寫字的人不磨墨，字就寫不好；開藥方子的人不磨墨，方子也開不好！

（放下墨，研究方子紙，半晌，放下）（喝一口茶）

唉！沒有煙吃，是不大行，（他自己由

袋中摸出一個空紙盒，及一盒洋火）（將洋火放在桌上）（輕笑）

我也忘記帶了。

主 老王！（老王上）拿煙來。

老王 是！（他沒有動）

甲醫 （視電燈）你這個電燈，是不是亞浦爾的燈泡，倒很亮呢？

主 老王！我叫你拿煙，你怎麼着？

老王 是！我早就看過了，那煙筒沒有煙。

甲醫 不必費事，沒有煙也行的，喝口茶替代煙也行。（半晌）現在電費真是太貴了，而且用電的方法也多起來了，從前只有電燈。

主 是啊！

甲醫 如今呢，電爐，電風扇，電熨斗，電灶，此外還加上無線電，（他研究自來火盒，

仔細的研究）

主 （覺得難爲情）老王，煙哪？

老王 是我剛才告訴您說煙筒裏沒有的。

主 蠢東西！沒有向你借一根也不要緊哪？

老王 （伸手摸出一煙包，內空，又摸出一盒洋火。）老爺你瞧？

主 拿過來！（一手奪過，置洋火於桌，摸煙未摸着）（扔包）沒有還給我瞧什麼？（轉

笑臉向醫）實在抱歉的很。

甲醫 不用客氣，喝茶也是一樣（端茶飲）（視地上煙包）他的煙倒不壞，還是美

麗牌。（再仔細研究方子紙，提筆）（沉思）說到煙我倒想起來從前我們是吃

大英牌，強盜牌，品海牌，對嗎？

主 不錯！

甲醫 對，強盜牌又名老刀牌。後來……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出來了，我們就有飛艇牌，大喜，雙喜。再由雙喜而到大聯珠到白金龍，由白金龍到梅蘭芳，煙的品質就高貴了。

主 （面有變色）（似應非應的嘆口氣）

甲醫 國貨香煙出世以來，牌子就更多了。多還不出奇，最好的就是買起來

更加便當，譬如從我家裏出來，就可以買得着。進一層說，就是從你府上出去，對面不就買得着嗎？便當，真便當！

主 (向老王) 蠢東西，沒有烟，不會去買嗎？

老王 是，(不動)(他望着主人)

主 望着我做什麼？沒有錢，你那兒沒有錢？

甲醫 我是說的比方，你不能多心。

主 不……應該叫他去買的。

老王 是！(以手探懷)

主 別裝模做樣的，我昨天才給你工錢，沒有煙，難道錢也不肯借？

老王 (喪氣的走出去，轉身就回來了) 老爺，我們忘記了。

主 忘記了。

甲醫 也許你府上還藏着煙。

(主人沉思)

老王 現在不是十點半嗎？對門的店，十點鐘就關門。(三人默然)最壞的就是對門的店，祇有老夫婦兩個，上了牀，再不肯下牀。我前次去買自來火，打門打了一個鐘點，門也沒有開。

(主人嘆了一口氣)(老王也嘆了一口氣)(甲醫也嘆了一口氣，他打一次呵欠)

甲醫 (磨墨，提筆，鋪紙，沉思) 這個病……

主 總請先生費心，我們真是十分的抱歉。

甲醫 這個病，表面是不礙事，不過方子是難開的。

主 總請先生仔細斟酌一個方子。

甲醫 難，十分的難！現在這個世道壞了，所以人害的病也就奇怪了許多。表面上看，是件容易的事，真的開方子，可就真有一點困難。

主 (不語)

甲醫 現在的事，表面上容易，做起來很難的事情真多，吃飯看起來是容易，可是真真要吃的痛快，就難了。不是菜不好吃，就是飯煮的太硬，或者太軟。或是因爲天涼，菜飯就不大熱，或是太熱，無意的喝一瓢湯就燙了嘴，此外吃多了不好，吃少了又不好，吃早了不好，吃遲了又不好。吃快了，不消化；吃慢了，大家一齊走，一個人坐在那裏，該多難爲情。睡覺不也是容易嗎？倒在床上就成。不過，睡早了罷，又像鄉下人；睡遲了嗎，人就有點難

過。起早罷，真捨不得熱被窩，起遲罷，又頭昏。真難。

(主人不語)(怒形於色)

甲醫 拿最顯的例子說，買香烟還不容易嗎？偏偏地是十點鐘就關門，又遇着是老夫婦兩個，上了牀，就不肯下牀。

主 (向老王)你倒底能不能弄一枝烟來？

老王 (想)還遠呢？假若買的話。老爺，我要去買的話，走的去，準得關了門。坐洋車，一來一往，要一毫錢，一枝烟也不過兩個銅板，那太不合算，也許坐洋車去，也許關了門，那就更不合算。

甲醫 我說不要烟的，不必這樣的費事。

(主及老王全嘆氣，都很抱歉)(友人偕乙醫，乙醫着西服，乃西醫也)

友 (甚急)(向主人) 病倒底怎樣?

主 真慚愧,我還不知道哇,剛才請來這位先生,他研究了好半天,還沒有開
出一個藥方。

乙醫 祇有研究病狀,沒有研究開方子的。我讀了這麼多年醫書,沒有看見
過,也沒有聽見過。

主 這位是誰,我還未請教。

友 是我請來的醫生,我恐怕晚間醫生不好請,我就將他請來了,大家都是
朋友,不要緊!

主 你是真的周到。

友 別說罷,我有一次害病,去請醫生,再也請不來,你知什麼原故?原來他們

是老夫妻兩口子，上了牀就不肯下牀。

老王（走一步）正和對面小店一樣。

主胡說！（向乙醫）少請教！

乙醫草字慕烟。

友想起來了！他的雅篆是慕烟，羨慕的慕，香烟的烟。

乙醫（笑）說錯了！仰慕的慕，萬里烟雲的烟。（指甲問主人）他是不是研究開

方子的人呢？

主是！

乙醫研究開方子，這也是做醫生的應該做的嗎？做醫生祇要研究病狀；研究好了，馬上發藥，研究開方子，奇怪！真奇怪！

甲醫 (起立向前) 奇怪穿了外國衣服說中國話，才真奇怪，你有本事，看你的，

我便走了讓你！(甲醫下)

乙醫 (鄙之) 這算什麼東西，他也來看病嗎？我看他什麼事也不會做。(老

王適倒茶至)

老王 對！他真是什麼也不會，他只會要香烟。

乙醫 (看手表) 半天沒有吃烟了！(向友) 你有烟罷！拿一枝出來吃。

友 (從袋內出洋火盒一，烟盒一，置洋火於桌上)(開盒視之無烟) 實在對不住！

乙醫 那有什麼要緊，主人有烟哪！

主 (失色) 抱歉得很，實在沒有了。

乙醫 難道一根也沒有了嗎？

主 真是一根也沒有了！

老王 不單是沒有，而且借也借不着，買也買不着。

乙醫 (冷笑) 假使醫生看過了病，向你說沒有藥治，你以為怎樣？

主 我們非常抱歉，總請先生診治，下次決計送幾筒過去，作為補償！

乙醫 (怒) 你該我的煙嗎？

主 (陪笑) 不是這樣說。

乙醫 那末就是你把我當作一個吸煙如命的人。

主 (笑) 那也不敢。

乙醫 難道我是來敲你幾聽煙的竹槓？

主 (笑) 那更是說不上。

乙醫 我不過拿烟救救急，(再看手錶)我真是有長久時間未吸烟了！

友 我也覺得很是对你不起，不過還望你看一看，你是一個仁愛的人，是我一向欽佩的。

乙醫 (冷笑) 看病麼，好，那容易得很，我們進去看看好了。(醫借友入)(外面空

氣沉悶的很)(頃刻出)

友 怎麼樣？先生！

乙醫 (笑) 非常的簡單。他這個病因，是他要吃飯的時候，你們的飯還沒有煮；他的一急，就買兩個大餅吃了。還有一天，也是如此，他便買了一碗麵吃了！對不對？

主 (沉思) 他有時是吃大餅和麵的。

乙醫 還有在天陰的時候，出門不帶雨衣；結果是在路上遇雨，全身溼透了回來？

主 有時他是忘記的。

乙醫 這就是得病根源，這種人沒有法子治。因為他應該預備的東西總是不預備。就是勉強使他今天好一點，明天仍有害病之可能，後天也有害病之可能。

主 總請先生暫時替他治一治。

乙醫 不預備是人生觀念不健全，不是做醫生能力所能達到。譬如你請客人來不備香烟，給你一點藥吃行不行？

（大家很難過）

就是給你藥吃，也許你的醫藥費還沒有預備呢？那豈不是勞而無功嗎？

（向友）走罷！這種人不要和他做朋友最好！他家中有人，他都不預備，你家中沒有病人，還把我請了來，你自己想想。（友有難色）（乙醫拉之下）

主 （向老王）（懊喪）我看今晚這病是看不成的了。

老王 可惜就是沒有烟，要是有烟，準看得成。

主 現在假使有人借給我們一枝，那他就是我們家中天使降臨。

老王 （忽然想起一事）我想起來了。

主 （大喜）怎麼，有烟藏在什麼地方麼？

老王 我真不敢講。

主 （仍喜）講！不要緊的。

老王 恐怕你要發怒的。

主 不，不會的，今晚我受了這些氣，也沒有發怒！

老王 您不是招呼我向趙大討錢麼？我忙着請醫生，將這件事忘了。

主 (大怒) 蠢東西，這種重要的事情，你居然將他忘記。你這個月的工錢是不想要的。這錢該多重要？你想，我們要吃飯，家裏還有病人。這種人，你不找他要，他肯自己送錢上門嗎？

(門外剝啄聲)

老王 誰？

趙大 我！

老王 (面現喜色) 天哪！這就是趙大，我的擔子可輕鬆了！
(出迎趙大上)(趙大是

個窮漢，衣服破敝）（入門向主人現詔媚之容）

趙大 實在對不住，那錢本應今天歸還的，我一直忙到現在，您瞧，現在已經是十二點鐘了。都沒有忙出辦法來，這一點，真的要請您原諒。

主（怒）一回原諒，兩回原諒，你到底叫我原諒你多少回呢？我家裏也要用錢哪！家裏有病人，老王要工錢，我們都要吃飯。

趙大 我可以發誓，真是預備今天還你錢，無奈我力不從心，所以親自過來，求你原諒。

主 不行！

趙大 我實在周轉不來呀！

主 不還錢，你以為我沒有法對待你嗎？

趙大 祇想遲一個禮拜。

主 不行！

（趙大坐下來，嘆一口氣，慢慢地從懷中取出烟盒，取出一枝烟）

老王 （輕輕地）那不是一枝烟嗎？

主 （喜形於色，他一面止住老王說話，一面兩眼看着趙大）（趙大立起身到桌前取洋火）慢

慌！

趙大 怎麼我沒有還你錢，連用一枝火柴的資格都沒有麼？

主 等一會兒，你坐下來，我們慢慢地談一回。（延之入賓位）

趙大 有什麼談的。我欠你的錢，請你允許我延遲一個禮拜還你，你不肯，兩

句話把什麼朋友交情都說完了。

主 你要真是周轉不來，就遲一禮拜也不要緊。

趙大 (既驚且喜) 真的麼！我十分的感謝。(作揖)(他要走)

主 慢慌！坐一會兒也不要緊，老王，倒茶。

趙大 府上是有病人的，我不便多擾。

主 說說話不礙事的。(陪笑)

趙大 時光不早啦！有什麼事快說罷！這樣怪悶人的。

主 (欲說又止)(他很難爲情) 可否將你手裏這枝烟賜給我？

趙大 (沉思，若有所悟) 這枝烟麼？我看盒中還有沒有。(取盒開視) 可惜我也祇

有這枝烟了，這枝烟對我真重要，它能給我以精神極大之安慰，說清楚一點，這烟對於我真是比錢對於你還重要；因爲錢你可以等一個禮拜

再要烟呢？我今晚就要用，我祇有這一根。

主（陪笑）我深知這要求是不合理的，不過要請你原諒。

趙大（輕聲）一回原諒，兩回原諒，你也會說原諒麼？拿得去這一枝烟。（趙下）

主（向老王）這一次我們有烟了。可是真費了不少的事啊！

老王 老爺，還有難問題呢？

主 還有什麼？

老王 這樣夜靜更深，到什麼地方去請醫生？

主 醫生是沒有晝夜的，應該隨請隨到！

老王 您難道忘記了剛才的一句話，說老夫妻兩個上了牀就不肯下牀嗎？

主 胡說！全是你一個人的鬼話。你替我去，拿了我的工錢，不替我做事！

老王 老爺！你也不能蠻拉！不是我不去，乃是去了也沒有用！

主 不去也得去！

老王 外面真冷呢！老爺，您如不相信，你出去看看。你要知道，你還是有大衣的人呢？

主 我懂，你是要大衣的，我借大衣給你就是。

老王 借大衣，穿上是容易，脫下來就難了。一熱一冷，準得傷風。傷風是肺癆的初步，萬一我因傷風得了肺癆，您就要歇我的工了。

主 不辭歇你的，你儘管放心。

老王 （搖頭）不會的，害病就不能做事，不做事您還要我嗎？

主 要你！

老王 要我也不行，我咳嗽的不息，（作咳嗽狀）走到人面前太難看，而且病是越來越深，越是難治。

主 我請醫生替你治。

老王 （他睜了兩隻大眼）請醫生嗎？誰去請？我自己去嗎？那病豈不是要格外的

加重，老爺自己去麼？今晚都不去，下次決不會爲了我的病自己去。

主 （復怒）照你說，今晚這醫生是不要請的了。（他用手在桌上痛搥，正在烟上搥）

老王 （顫抖）烟……烟……這一枝寶貴的烟，生生地給您搥壞了哇！

（幕閉）（全劇完）

孩子回來了

登場人物

叔

嬸

姪

老金媽

使女

孩子回來了

(叔叔家裏的一間房，這個房有兩個門，一個通大廳，一個通餐室。幕開時姪兒走向餐室沒有得着早餐，回身出來坐在椅子上，拿起報紙來看，他是一個雄壯的青年，從戰場上歸來的。使女上。)

使女 少爺，是您按鈴嗎？

姪 (不注意地) 是，我還沒有吃早飯！

使女 早飯在前一點鐘就開過了，收拾都收拾清楚了咧！

姪 對！所以我纔按鈴叫你來的。你替我煮兩個雞蛋，別的也行，還要一杯咖啡。

使女（爲難）不知老金媽又要說什麼咧！

姪（起立）老金媽？老金媽是誰？

使女 不是那燒飯的老婆子嗎，她是個最怕麻煩的。

姪 你以爲她要說話？

使女 不知她又說些什麼咧！

姪 這些話你不必向我說，你想我是在軍營裏過慣了的，無論如何，我總不會怕一個燒飯的老婆子。（和悅的笑着）

使女 我不過是這樣說說。不過，八點鐘吃早飯是老爺定的規矩，和你還沒有去到軍營時是一樣的。

姪 以前的事，別提了，以前的笨事，還多得很！（停）兩個雞蛋，要是火腿就

更好。

使女 我真不知道她又說出什麼話！(下)(鑪上)

嬖 你在這兒，早呀！睡的舒服嗎？

姪 謝謝！

嬖 早飯吃過了嗎？噢，起身遲的就吃不着早飯了。我想你們在軍營裏的人，該起得早。

姪 在軍營裏是起得早，不過一出軍營就起遲了。

嬖 那麼四年的起早習慣總應該是養成的。

姪 習慣麼？四年來每天早晨起身的時候，自己就對自己說：「等着罷，起遲的一天總是會來的。」這樣，我那兒來機會去養成起早的習慣。

嬌 哦！那你也許是睡在曠野，也許是睡在戰壕裏，忽然到了家中很舒服的牀上，便睡不着了。

姪 怎麼？難道每天都睡在戰壕裏，假使要是做軍官，還更可以自由咧！

嬌 (不悅地) 你……

姪 我一向是很敬愛您的，就是叔叔……

嬌 他是有一點怪脾氣的，我是和他住慣了，但是他實在喜歡你。

姪 我真有些怕他。我看他的脾氣還是照舊，還是八點鐘吃早飯。他現在賺了不少的錢罷！

嬌 這他倒是沒有說過。(使女上)

使女 太太，老金媽要和您說話。(她向他望着)

嬭 我就來（向其姪）我去看看她要什麼。

姪 （向使女）叫她來不成嗎？（使女猶疑地望着嬭母）叫她馬上來。（使女下）

嬭 （懷疑的）老金媽要說什麼呢！

姪 不知道，沒有人知道，所以我叫她來呀！

嬭 還是我去的好。

姪 （止之）不要去。她要見的是我，不是你。

嬭 是你？

姪 是我，因為我叫她預備過早餐？

嬭 你爲什麼不告訴我，我一定會弄給你吃的。

（台後有怒聲，老金媽盛怒的上場。她是一個又胖又凶的人）

金 太太，你叫我嗎？

嬌 (囁嚅) 是……我想……

姪 是我叫你來的，老金媽，我要吃早飯，不是叫人招呼你的嗎？

金 早飯是早晨八點鐘，我們一向如此的，要想改，除非上面另有吩咐。

姪 好，剛才便是另有吩咐。雞蛋，火腿。

金 吩咐。我倒要問的，在這屋子裏我該聽誰的吩咐。

姪 這一次是我。

金 這一次！太太，我現在打你的招呼，一個月後，你另用別人。一個月，今天也在內的。

姪 (不讓他嬌母說話) 那當然是可以的。也許你喜歡馬上就走！好！你馬上替我

走罷。(向嬸母)工錢多少?

嬸 十二塊錢。

姪 (取出十二塊錢來)(老金媽頭低了下去) 拿去罷!

金 (退縮) 這是什麼?

姪 工錢哪!你拿了,馬上就可以走。

金 誰說要走?

姪 (故作驚訝) 對不起,不是你剛纔說過的嗎?我想我總沒有聽錯。

金 如果爲的吃早飯,我也沒有說不弄給你呀?

姪 (將錢收回) 那末我再說一遍,雞蛋,火腿。(向使女)你先給我將火腿拿來。

(老金媽很難過的走下去) 她常像這樣嗎?

嬖 你真是把我嚇壞了呀？

姪 (向她微笑着) 我要到餐室中看看，火腿來了沒有。

(姪下，嬖整理室內的東西。叔叔進來了。他是柔弱人中的一個有威力的。)

叔 這孩子還沒有下樓嗎？

嬖 他正在吃早飯？

叔 (看表) 十點鐘了！十點鐘！……我說十點鐘！

嬖 是，我聽見的。

叔 你都不說什麼？

嬖 我想他是在戰場上久了，回來，當然是十分的疲倦。

叔 疲倦，這不是好的理由，軍營裏是應該守時刻的。

嬖 他是學會了的，不過他向我說，他已經忘記了。

叔 那就只好再學。我今天特意的從辦事處回來和他商量幾件事。（看表）十點過十分了，還是沒有看見他，光陰這樣廢掉實在可惜。

嬖 你預備跟他說什麼？

叔 自然是他的前途。我預備叫他學我的行業。

嬖 你到底是和他商量還是叫他跟你學？

叔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和他商議，叫他跟我學，還不是一樣的嗎？我先當然是和他商量，不過無論如何，他總得要服從我的意思。

嬖 我想那孩子也想不出什麼方法來。

叔 無論如何，他還未過二十歲，他要到了二十歲纔能說可以管理自己的

錢，做他自己愛做的事。

嬾 我想你還是和他商量商量，他在外四年，差不多已是成人了，他不是個小孩子，不見得你說什麼他就聽什麼。我敢說他在外面四年，定然學了不少。

叔 當然是學了不少，像炸彈哪，手鎗哪，怎樣排成四個人一行的那些事，那些事，對於此後他的生活有什麼利益？

嬾 (不服) 無論怎樣，他現在總和以前不同。

叔 拿昨天晚上說，我就看不出他現在和以前有什麼不同的地方。他如果是有心尋找職業，那當然是可以的。要知道他不會有方法來反抗我的，他的經濟，是操在我的手中。(看表) 你告訴他，我是不能再等了。

(嬸母推開那通餐室的門)

嬸 吃好了嗎？叔叔等着見你，他和你說完話還要去辦事呢！

姪 (在餐室中說) 他急着走嗎？

叔 是的。

嬸 他說是的。

姪 最好請他進來談，這樣就不妨礙我的早飯。

叔 不能！

嬸 他說還是你來的好。

姪 好！

嬸 (向叔) 他一會兒就要來的。你坐在這兒看看報罷，他一會兒就要來的。

叔 早晨是做事的時候，我最不喜歡這樣浪費時間。

嬭 你也應該休息一會兒，昨晚我們和他談話，談的太遲了，今天你起的也早。

叔 是呵！（他打呵欠）去罷！我想你還有別的事要做。

嬭 那末我去了。一會兒他出來的時候，你可別和他太認真。

叔 你放心好了。（他無心的看報，一會兒就朦朧睡去。）（他猛然驚醒了一次，但是又睡着了。）

姪 （由餐室上）（叔醒）我吃早飯，來遲了一點。（他慢慢地取出煙斗）我們討論些

什麼？

叔 （看表）遲了一點，我看足足的有兩點鐘。

姪 （和悅的）就說遲了兩點鐘罷，不過假使你贊同的話，也可以說比明天的

早飯，早了二十二點鐘呢？

(他點火吸煙)

叔 現在你抽煙了嗎？

姪 (沒有聽見) 我什麼？

叔 你抽煙了。

姪 你想我們除去打仗之外還有什麼事幹？

叔 不過在你抽的滿屋子煙氣騰騰之前，應該得你的孀母允許。

姪 (陡然地跑到門口)(叫) 孀娘！我在這兒抽煙你見怪嗎？

孀 (在樓上) 孩子當然不見怪的。

姪 (向叔) 孩子當然不見怪的。(他吸煙斗)

叔 現在我最末一次和你說，你在我家裏，不但是要守時刻，並且懂禮貌，分個長幼尊卑，那些無禮的舉動和言語，我是不喜歡的。

姪 (並不很注意) 我正是你要和你說，叔父！便是我的居住問題。

叔 什麼！

姪 我們同住不見得怎麼樣合得來，所以我想搬到外面去。在我未成年之前，你當然要給我一些津貼，如果你把我的財產全部交給我，那便更好。我不知道我爸爸怎樣替我安排的。

叔 等你過了二十歲纔行，你爸爸知道把大宗款項放到年輕孩子的手中，是明明的害了他，對於他的前途是無利的。我有沒有改變他的意見的權，姑且放下來不說，可是我早已決定了不讓他的方法有一點兒變動。

姪 如果是這樣說的話，那我已經是二十歲了。

叔 (驚奇的) 已經是二十歲了，什麼時候變成二十歲的。

姪 就是那一次打仗，兄弟們全都睡在戰壕裏，那戰壕裏真是像地獄一樣的苦。你知道我們在那裏做什麼？一件事也不做，只是叫我們死守着，死守着，當然是要被敵人看見的。果然被敵人知道了，我們的隊長就被敵人一鎗打死了。您知道以後是誰當了隊長，那便是我當了隊長。於是我們派了一個人去問上峯，我們能不能動，那知他一去就沒有回來，於是我又派第二個人，他也沒有回來。我是不能再派第三個去，去了定然是要遇害的呀！於是我就自己來解決了。那時我們只有三條路，一是死守在戰壕裏，二是搬走，三是自己回去解釋。死守是不行的，自己去解釋是

有危險的，於是我就決定搬，看我這所行所爲的，豈不是已經二十歲了嗎？

叔 你在前綫有成績當然是好的，不過戰壕裏的思想，不能決定出了軍營之後的命運。我看你總要找一個職業，我的話是不錯的，否則你父親也不會將你交給我。

姪 我父親是萬想不到有這次戰爭，萬想不到我有這種成績。

叔 你開口戰爭，閉口戰爭，真是把戰爭看的太重了。你從戰場上回來恨不得要來教訓我了。但是你要知道，需要學習的，是你們不是我們。

姪 我也知道我是要學習的。我也很想學。

叔 那很好，只要你承認學習就成。

姪 究竟要學些什麼呢？

叔 那不是難解決的事，就像我這樣行業，你也可以學。

姪 不，不行！

叔 難道你覺得是羞恥嗎？

姪 不，只不過是我的興趣不在這個上面。

叔 （看不起）大概你還有極有興趣的事業，在那兒等着你。

姪 叔叔，你不要以為我是剛出學校的孩子，隨便可以對付的，你以為我還

像從前一樣嗎？

叔 既是受過訓練，就應該格外的服從命令！

姪 （不悅地）您簡直是在和我反對。老實說，我不能服從你的話，叫我去學你

所願意我去學的事業。

叔 (大怒) 老實對你說，我是不能容你這樣無禮貌的在這兒胡鬧。

姪 (回憶) 記得我有一次觸犯了團長，他那個臉上樣子纔難看呢！不單是臉色通紅，臉上的肌肉全都突起來，還加一對碧藍的眼睛，這樣足足的有五分鐘。那真是比您現在還要可怕得多。

叔 噫！(他有點爲難) 我也還有使你屈服的地方。我想錢的力量在這世界上還沒有消滅罷！

姪 說到錢，誠然是件難堪的事。

叔 是，倒有點難堪。

姪 (沉思) 難堪！

(叔頗爲得意，微笑的坐到椅中去讀報了)

(自言自語的) 我得想個別的法子。(他拿出手鎗來在手中玩弄着)

叔 (偶然一回首，看他在玩弄手鎗，心裏有些怕) 你在幹什麼？

姪 這是法國帶來的紀念品，叔叔，這手鎗曾經打死過二十個德國人。

叔 你別在這兒玩，手鎗不是好玩的。

姪 這是一枝很精緻的手鎗呢！

叔 (怒) 你替我放下來，你在軍營就學會了這些把戲。要知道拿了不裝子

彈的手鎗對着人，也不是穩妥的事。

姪 我這枝鎗，裏面是裝有子彈的。

叔 (更驚)(更怒) 你馬上替我放下來。(姪仍是玩弄着) 你究竟怎麼樣，發了瘋

嗎？

姪 有手鎗的人，沒有東西作試驗品，再不拿出來玩玩，那便覺得太無聊！

叔 這是什麼話！

姪 手槍是向來指着人的，一時要叫他不指人，倒不是一件容易事！

叔 (起身) 我不知道你這些話是從什麼地方來的，不過你得記着，明天早

上九點鐘，我和你一道到公司，你可不能起遲。(他預備出去)

姪 叔叔！

叔 我沒有別的話啦！

姪 回來！(用鎗指着他) 假使你要高興坐的話，再坐一會兒。

叔 (他非常的恐懼) 你……你這是什麼意思。

姪
坐下！

叔（十分慌亂）你……是在恐嚇我。

姪 不是恐嚇你，乃是說服你。

叔 好！拿手鎗來說服人好！你怎麼說？

姪 你用金錢來克服我，可是我還有武力來克服金錢。

叔 你想打你的叔父？

姪 這一枝手鎗，打死過許多別人的叔父。

叔 手鎗之外，我們也還有法律罷！

姪 對！不過鎗中的子彈，會無意跳出來的。你剛纔不是說過麼？也許會無意

打傷人的。報上也許會登載，「死者的姪兒，因一時神經錯亂……這一

類的話。」

叔 你從戰場上回來，拿起一枝手鎗，恐嚇你的叔父，一個手無寸鐵的叔父，也算你的勇敢麼！你……你到底要我怎麼樣？

姪 要你以後講一點禮

叔 假使我不順從你的意思，你就開鎗，是不是？

姪 也說不定，也許子彈會溜出來的，假使你不講理。今天不過是第一次試驗，以後還有多次的試驗。也許我不會開鎗，也許彈子會溜出來。許多別人的叔父，都死在子彈上面。

叔 你可別說這些胡話，我不能够那樣容易受你的騙。

姪 好，那我就此了結吧！（他舉起手鎗，作欲擊狀。）

叔 (驚極，兩手上舉) 孩子，你可憐我吧，你有什麼條件，儘管說。

姪 你替我坐在椅子上，等我回來，這裏有的是報紙。(他拿報紙給他)(姪下)(叔

神經錯亂，舉目四顧，搔頭看表，表示很慌亂的)(姪由餐室出，手中拿了一塊麵包，嘴裏也滿塞

麵包)

姪 叔叔，你要看我嗎！

叔 好！你在做什麼？

姪 吃早飯！(吃一口麵包)我恐怕遲啦！

叔 遲了！不要緊的！不要緊的。

姪 怎麼？我看你的臉色很難看。

叔 那是因為沒有睡好的原因。

姪 此後您也應該保養點身體，起的遲一點。不像我在軍營裏，那是沒有方法的。可是我現在已經出了軍營了，我自己有我自己的主張了。

叔 這正是我要和您商議的事，你坐下來。（他一逕地有些怕，直等姪兒坐下來拿出

烟斗來吸烟，他纔放心一點）恐怕你在軍營裏烟抽的很多。

姪 很多，因為沒有事，你也允許我在這兒抽麼？

叔 當然的，當然的，現在你已經離開軍隊了，預備做些什麼事呢？

姪 （順口而出）燒掉軍人的衣服，賣掉手鎗。

叔 （驚）賣掉你的手鎗？

姪 現在我不用了，對不對？

叔 不……哦，當然不能賣。我說，我也想不出爲什麼你一定要他。（勉强的笑）

現在你在家裏了，在家用不着手鎗了。

姪 用不着，我希望我用不着。

叔 對！第二步呢？怎麼樣？自然還應該找個職業。

姪 什麼職業呢，我自己也沒有想到。做你的那種職業嗎？

叔 假使你願的話。

姪 我什麼職業都行，就是不幹那穿制服，每天見面要打招呼的事。

叔 那倒不要緊的。

姪 你看我能做一些什麼事呢？

叔 (遲疑) 你管理和處置人的經驗是很好。

姪 這事我能幹。就是那些見面打招呼，穿制服，立正，和許多別的麻煩，那一

類的事我不能幹。

叔 (咳嗽) 唔! (咳嗽)(露窘狀)(停了一刻)

我們去罷,我還要將你介紹給班先生呢。

姪 好!他是誰?

叔 我們的經理,不過是呆了一點。人是非常的好。他知道你要到公司來,一定非常喜歡的。

姪 (微笑) 我還是帶了手鎗去,要是他不好的話。

叔 (勉強哈哈地笑着)這是一個笑話,這真是一個有趣的事。

(他們一同下場,叔復轉身回來四周望一望,好像是在做夢。)

(幕落)(全劇完)

本劇由 Milne: The Boy Comes Home 改譯

陰沉的下午

登場人物

父 母 子 女 僕 馬先生

陰沉的下午

(這是一個很熱的禮拜日下午，太陽雖在天空裏射出它至強的光線，但是烏雲漸漸地要瀾漫起來，表示着不久就要下雨的，這是窗外的景象。窗內呢，一個二十七歲的兒子正坐在那裏沉思地吸着烟斗。母親在慢慢地編織，女兒坐在那裏出神。幕開的時候，他們都沒有說話，半晌也沒有說話，好似大家都願來打破這種沉悶局面似的。女兒走到窗前望着那條大路。)

母 這時候你爸爸也該回來了。

女 媽!差不多是要回來了。

母 我想他總不至於忘記帶他的傘吧，他常常會把傘忘記帶回來丟在人家的。

女 是！

母 也許會下雨的。你想是不是？（她沒有等她回答便也走到窗前去）天色這樣

陰沉。還有閃電呢，（子立起身來，走到中間的一張桌傍，敲去烟斗中的烟灰，母親走到他

的面前來）你到爸爸房裏看看窗子關了沒有？

子 是（下）

女 （稍停）媽（媽沒有理她）媽（媽慢慢地轉過身來）葛先生爲什麼叫他去，難道

他有什麼錯！

母 （驕傲地）你爸爸嗎？不會的。

女 那麼他要爸爸去幹什麼？

母 他要和他談話。

女 談什麼？葛先生不是已經被捉，明天就要受審嗎？他要爸爸去做什麼？

母 你爸爸是去做見證的。

女 爸爸是做反對葛先生的見證的，他要爸爸去幹什麼？

母 那我也不知道（停）你知道你爸爸平常是不大喜歡說他生意上的事

（停）我起初也不知道銀行鬧出事來，還是從報上看見了我纔知道的。你爸爸不告訴我，怕的是我去提款，提款這件事是對於葛先生不好。但是我不相信這個銀行，就得去提款，雖然是違背了你爸爸的意思。

女 （停一下）媽，你想爸爸也和……

母 和銀行倒閉有關係嗎？你總知道你爸爸的爲人。

女 至少他總知道銀行的情形，報紙上是怎樣說？

母 當然是與他不利的。

女 也許不。他們說除非是個笨人，纔會不知道。他們又說只有爸爸和葛先生知道。但是爸爸爲什麼不想法子去補救。

母 爸爸一切都得聽葛先生的命令。

女 (不平的) 葛先生的命令？爸爸爲什麼要聽他的話？

母 (停了一刻) 我不相信你爸爸會做什麼錯事來，假使他知道是錯，他決不肯做。他一生也沒有做過錯事。這一次是偶然的。

女 您怎麼會知道？

母 我也不知道，我不過是這樣的想着，有時也可以從他的話聽出來。他是不会做錯事的。他們並沒有告他。

女 (慢慢地) 他們沒有告他，因為他們要他去做反對葛先生的證人，說沒有告也和告了差不多呵！

(子上)

母 窗子是開的嗎？

子 我已經將它關起來了 (他走到桌前去裝上他的烟斗)
媽？葛先生到底要爸爸去做什麼？

女 剛纔我問的正是這句話。

母 我不知道呵。

子 難道您沒有問他？

母 我問過的，他沒有說起，也許他自己也不知道呢！

子 昨天我倒是和副會計談起的。

女 杜乃文，是不是？

子 是杜乃文，我昨天問他，他說事前真是沒有人知道，直到事體弄得不可救藥的時候，纔知道的。杜乃文在行裏做了八年，他滿以爲這是他的一個終身職業，所以他就結了婚，那知道事情的變遷，竟會這樣快。

女 他說爸爸怎麼樣？

子 他說爸爸是一定知道的，爸爸和葛先生的關係很深。

母 你怎麼說？

子 只有爸爸一個人可以做見證。

母 做見證，無論怎麼樣，你爸爸自然要盡他應盡的職務。

子 我知道的，不過二十年來葛先生是已經發了財。爸爸呢，一逕在他手下做着祕書只拿一百八十塊錢一個月。

母 你爸爸却從來沒有說過一句話。

子 這地方就顯得不對了。爸爸沒有說過一句話，看明天罷，爸爸要在證人席上說幾句話，我們這位葛先生就得關起來，這就是葛先生給爸爸少的薪水和壓迫爸爸的一點報答。

母 我想你爸爸決不會照你想的那樣做。

子 (不相信的) 噫!

母 你爸爸決不會反對葛先生的，他要說實話。

子 您以為我想着爸爸會說慌的嗎，不會的。他要說實話，絕對的要說實話。

女 (走至窗前，向外望) 爸爸回來了。(她要出門迎他)

母 你別去，讓我去和他說。(子女相對的注視着，母急下)

子 不知道葛先生到底和爸爸說些什麼？(他走向窗前) 現在已經下雨了。
女 是已經下雨了。

(兩人默然，一會兒，子仍奔出迎父入)(父母與子同上)

母 你的鞋是真的沒有濕嗎？

父 (搖頭) 我坐車回來的，一點也沒有遇着雨。(父入座，大家很不自然的靜默着)

子 爸爸，你也願告訴我們一點你的經過嗎？人家都在談論着你。

父 什麼經過？

子 報紙上登載着。我們都不很清楚。

父 爸爸是個什麼人，你總應該清楚！（停）在銀行倒閉的那一天，我纔知道葛先生所做的一切。（停，他們都深切的注意着）我告訴他要補救補救，他說他不能夠。

女 （看他不說下去）後來怎麼樣？

父 我告訴他這是要想法子補救的，他說已經來不及。

子 外面的人不能明白，他們都說爸爸和葛先生關係很深。

父 明天他們總可以明白的。（停）今天葛先生叫我去。在二十四小時之後，

他是受審的，我就是見證。你知他要說一句什麼話？

子 當然他是要爸爸說個謊來減輕他的責任。爸爸，你真的要說謊。

父 那倒是不一定的，他要我說的一句話，便是「我不記得」四個字，這四

個字是最好的，因為別人沒有方法證明我記得。

子 這就是一個謊呀！

父 雖然是一個謊，這個謊却是我們常說的。這個謊說出來，不傷任何一個人。

母 他竟叫你做這個事？

女 爸爸，你怎麼對他說呢？

父 （笑向其子）要是你處在我的地位，你怎麼說呢？

子 那我得罵他！

父 （點頭）對，我也是如此做的。

子 對！

母 我知道你會如此的。我早就知道。

父 可是我並沒有罵，因為他是我的老朋友，我只要他知道我的意思就行。

女 那他怎麼說呢？

父 他也沒有說什麼，他也並不驚訝！他和我相識了已經三十五年，我們是從小在一塊的，自從他辦了這個公司我們就沒有離開過。我看他非常的失望，他也不知道怎麼做好，否則他也不曾說出送我大批金錢的話。

子 送給您大批的金錢。

父 這錢是他老早預備好了的，他早預料着有這一天。但是公司與我兩人的關係是怎麼樣的深切。我不能在這時候受他的錢。我已經有這樣大的年紀，我還可以再活多少年？我總要使我一身清白，方可安安穩的進

入我的墳墓。(他站起來，不願再說下去，他走至窗前，向外望去) 這雨是已經停止了！

女 (趨前執其手) 天氣是要變好咧！(一屋子靜下來)

子 爸爸！

父 呵！

子 葛先生到底預備給您多少錢？

父 十萬塊錢。

女 怎麼？

父 這錢是他老早預備好了的，不是人家的存款……不過這些話說出來也沒有什麼效用。

女 他肯給您十萬塊錢嗎？

父 (向女作微笑) 只要我說一個「是」字，或是點一次頭，或者表示一點肯的意思都成。

子 怎麼知道他是給您的？

父 他的意思真是誠懇的。

子 現在他還是誠懇嗎？

父 他不是一個說謊的人(停) 我的眼睛是不會欺我的，我看見他開了箱子拿出那十萬塊錢！

子 是現金嗎？

父 是鈔票，那些都是真的，我都察看過。

女 (慢慢地)那些錢只拿來換四個字「我不記得。」

父 (微笑) 四個字「我不記得。」

子 不過您始終沒有答應他說呀。

父 (搖頭) 別再提了，我真的不願再說什麼了。這幾個字在別人是很容易說的，可是在我，我不能，我覺得我要是說出來，以往的一切全都毀了。我就變成一個沒有名譽的人。當他拿錢出來的時候，我是發怒的。但是我拒絕他的時候，他却也不驚訝。我心中很是愉快的，我想着這是我們中間的一段禮節。

子 這個禮節價值未免太貴了些。

母 那些存款的人損失很大嗎？

父 一點也沒有損失的。

子 (驚) 不過報紙上却不是這麼說。

父 當然他們總是要造點謠的。他們全憑着一些猜想。

母 你一向也沒有說過。

父 你們明天自會知道。

子 爲什麼要明天報紙方面的人也問爸爸的，爸爸一逕也沒有說起呀！

父 當然，他們不能強迫我回答他們的話！

子 這不是一個真的理由(忽有悟)我看爸爸的意思是要讓葛先生自己說出來的。那樣是於他有利。

父 對！我和他是要預備不要銀行破壞的，而且我們能力也不是辦不到，葛

先生的錢也不是不夠。

女 除去他給你的十萬塊，他還够嗎？

（父不認）

子 除去他給你的錢之外，還够嗎？

父 自然！我本來不知道他要給我那些錢，我們計算的時候，當然那一筆錢沒有算在內。（停）如今這個銀行是要由馬先生去改組的，他那裏知道

我們的內幕還是這樣好好的。（停）

子 現在的葛先生是不是有罪。

父 恐怕是有罪。

子 爲什麼？

父 因為銀行的破壞。

子 他並沒有使存款的人受有損失。爸爸剛纔說過的。

父 恐怕也免不了有罪。

子 爸爸，您想這也是公平的嗎？

父 我的意思又有什麼用？

女 你要是放他過去，也不是一件錯事。

父 我雖然是想，但是我也不是法官。

女 但是你却是他唯一的見證。

母 到底葛先生叫你幫什麼忙？

父 讓他脫離關係。

母 你是可以這麼做的？

父 是呵！

母 怎樣做？

父 只要回一句「我不記得，」假使要追問到要緊的話的時候。

母 到底你記不記得？

父 完全記得。

子 隨便問什麼都記得？

父 所有的事，我都寫下來的，我有記錄。

子 假若沒有看記錄，當然是記不得的。

父 你這是什麼意思？

子 從事實上看，您是全靠着記錄。

父 許多人都是這樣的。

子 那麼您就說一句「我不記得」也不能算說謊。

母 我也是一個誠實人，我想你將一個多年共事的老朋友送到牢獄裏，總不是對的。

父 你是要我去收那一筆賄賂的款項？

女 爸爸，你爲什麼叫那一筆款項是賄賂的款項？

父 怎樣不是？在葛先生說起來，不過好聽一些罷了。他說他以前給我的薪水，實在是太少了些，現在可以說是補以前的不足。

母 這也不是假話，你對他的銀行，委實盡了許多的心。

父 我從來沒有叫他加過我的薪水，平常的加也是他自己的意思。(停)(向

子女) 你們是什麼意思？

女 假使爸爸明天去做見證……

父 怎麼樣？

女 將葛先生送到牢獄裏，人家要怎樣的說呢？

父 他們將要說我盡了我的本分。

女 他們會這樣說嗎？

父 他們怎樣說。

女 我想不會如此的。他們要說你賣掉你的朋友。

父 這………

女 當他們知道他們的錢還在，對於葛先生就要生出憐憫心來的，他們不
想把他送到牢獄裏的，他們就要說你賣掉了朋友。

母 葛先生一向對你是很好的。（父不語）好！你以後預備怎樣辦？

父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母 銀行關閉之後，你一直是沒有事做的。

父 那我找事。

母 在你這樣大的年紀……

子 我聽見杜乃文說……

父 他說什麼？

子 他說他自己的事業不幹了。

父 不錯，他現在專心來做我們這銀行改組的事業。

子 他們是不要您去的。

父 因為他們那地方人滿了，他們總不能叫我去做一個書記。

子 那是他對您這樣說。

父 難道那些話是假的？

子 (搖頭) 馬先生說他決不能像葛先生一樣有罪的人。

父 我並沒有犯罪。

子 誰又能知道呢？

父 明天總會知道的。

子 他們會相信的嗎？也許他們相信你要替自己彌縫。

父 我不是這樣的。

子 誰又能相信。

父 他們是應該相信的。

子 怎樣會使他們相信呢？他們不會相信的。爸爸，您做一個反對葛先生的見證於你並沒有好處。假使您找不着事，您還得跟葛先生在一塊。（父不能明白他的意思）假使他要是不被監禁的話，他還是要找你和合夥的。

父 再來合夥開一個銀行？

子 他給您的那個十萬，便是資本。

父 噫！（大家不作聲）

母 十萬塊錢不是一個小的數目呀？假若你找不着事，就要靠孩子來養活

我們了。

子 我的收入實在是太少了。

母 這樣對於孩子也不好的。

父 你要我去收他那一筆錢嗎？（他向每個人臉上看一遍，大家都不響）你們說話

呀？（仍不響）或者是你們不要我拿他那一筆錢，說呀！（大家仍不響）我不能

再和葛先生合夥做一番事業。

母 爲什麼不能？

父 人們不會相信他的。

子 那麼您還可以拿了那筆錢和別人另做一番事業。

父 （走到窗前向外望着）我真想不到有這樣的一天！我知道——無論你們替

我怎樣的解說我也知道——我拿了那一筆錢，我便是一個不誠實的人。你們也都知道，你，你，你們說。

子 這是誰也不知道的一件事。

父 但是我們自己是知道的，我們四個人，四個人當中也不應該容忍不誠實存在着。（他向子女看看，他們都低着頭，母親也低着頭在那裏編織）你們爲什麼

不理我？

母 這也不能算是一件錯事。

父 這件事根本就不對。

子 十萬塊錢不算少呵！

（大衆默然，子移步到窗前。父甚不安）

子 有人來了

母 (抬頭) 是誰?

子 看不清楚。呵！是馬先生，好像是他。

父 馬先生(門鈴聲)

(僕上)

僕 有一位先生來看您。

父 誰看我?

僕 是的。(示名片)

父 這是馬先生。他來做什麼?

僕 讓他進來嗎?

父 進來。

母 說話要當心些。

父 我知道。

(僕引馬先生上)

馬 下午沒有出去好嗎？

母 我們出去走一會兒罷(示其子女)來！

馬 別因為我來你們就走呵！坐一會兒，大家談談。

(向父) 假若你下禮拜有空到我那裏去，我已經替你找了一個事。

父 替我找一個事？

馬 自然(笑) 否則我也不會來的。(轉莊嚴) 今天我去看葛先生，他和我談起

他給你那一筆巨大款項。他說他知道要想拿錢給你教你做一件你所認爲不對的事是不成的。他預備自己承認一切。

父 (失望) 他自己承認一切。

馬 對!他是要和盤托出來的。(向母) 我真是佩服你丈夫的爲人,他真是我們當中最誠實最可欽佩的。

母 不要說罷!馬先生,你沒有看見他在傷心嗎?

(幕落)(全劇完)

本劇由 Percival Wilde: Confessional 改譯

轉

變

登場人物

施先生

僕

女

轉 變

(佈景 施先生的房，房後一門，有門簾，可以通內室。門左有窗，窗亦有簾，室內置寫字台，有電話，右首爲入口，室中陳設頗華麗。幕開時，施先生方在門傍蹲着燒毀字據。僕方架箱於寫字檯，爲主人整理行裝，這是嚴寒的冬日。)

施 快將那窗子關起來，冷啦！

僕 (轉身向窗) 窗子是關的，從下午到現在就沒有開呀！

施 (緊其衣衫) 別忘記放我那件厚大衣！

僕 是。我已經放在箱子裏了。

施 領和領帶呢？

僕 什麼東西我都檢查過，一樣也沒有缺！

施 下午你就將箱子送去。

僕 是。

施 注意着，別使他們在後面偵探你呀！

僕 決不會使人注意的，我先將箱子移到另一個地方，然後再送上火車。

施 好！

僕 我們坐那一班？

施 我乘夜車先到芝加哥，下禮拜你再動身，我們萬不能一道去的。

僕 我到芝加哥，怎麼能找着您？

施 你不用找我，你自己先找個房屋住下來，我需要你時，我登報找你好了。

僕 您怎知道您的危險時期終了呢？

|施 我自己自然也不能說定，也許一兩個禮拜，也許就是一兩個月。不過無論如何，你總得到芝加哥住着，等我的信息好了。

僕 是。

|施 你的錢够嗎？

僕 要是兩個月，可不够！

|施 你還要多少？

僕 再加五六十塊罷！

|施 (在袋中尋錢不得) 我忘記了錢，錢還在裏面房中抽屜裏呢！

(施下)(僕俟其主下後，聽其動靜。)

僕 (取電話筒輕聲) 喂！他決定今晚到芝加哥去，你要捉拿他的話，最好是在

車站，記住，他乘的是夜車。可別忘記我的酬報，五百元。要十元一張的。……

……這不能算多呀！你捉到了他，你得的比我還要多十倍的。記着，今晚的夜車！(他放下電話筒，仍舊去理衣箱。)(施上)

施 這裏是給你的錢，點一點收起來。

僕 (點數，蓋衣箱，提起) 馬上就去嗎？

施 等一刻！(他拿起電話筒) 火車站嗎？給我定一個臥舖，那一班，夜車，是的，今天晚上。

僕 您別告訴他真姓名呀！

施 不會的。(向話筒) 喂，姓方，方逸人，四方的方，……怎麼？已經有人定了嗎，姓

什麼也姓方？方逸人……怎麼定了嗎？好！

僕 現在我就去嗎？（他提了箱子）

施 你先去（他非常的懷疑）怎麼會有人替我定好了舖位呢？這個名字——

方逸人——是誰也不知道的，這是我二十年前用的一個名字！（他想想

還是不能解答）（他急忙將窗戶關好，抽屜鎖好，拿了衣帽，準備出門）（門外敲聲甚急）誰？

女 我！施先生（施大驚）（女已推門入，她是三十歲上下的一個女子，她的態度，是比三十歲

的老練，她的裝束却是比三十歲年輕）

施 你是誰？

女 誰？您不認識我嗎？施先生！

施 不認識。

女 我是從公司裏來的。

施 (愈驚) 從公司裏來的。

女 就是從你那公司裏來的。我是你公司中一個職員。

施 我想我是認不得你的，也許是我一時記不起，你來做什麼？

女 今天下午，公司中來了許多的信。

施 現在沒有功夫，(他預備出門) 再見罷！

女 哦！我想你要把信看一遍的。

施 明天功夫多得很呢？明天不成嗎？

女 但是，您明天不是不到公司裏去嗎？對不對？

施 (驚且急) 不到公司裏，這是什麼話？

女 今晚您要乘夜車到芝加哥去。

施 你怎麼會知道的？

(他很驚訝，但強作鎮靜)

到芝加哥去，那是不會的。你怎

麼會想到的？

女 怎麼會想到？那是你告訴我的，施先生。

施 我告訴你的？

女 是今天下午，你告訴我的。

施 今天下午我並沒有看見你呀！(急)

女 我是沒有看見您，我從時間表上看到的。(她拿出一張時間表)(施奪去時間表)

施 你從什麼地方得到的。

女 在你的寫字檯上。

施 在寫字檯上？

女 對！

施 (忽然地) 你是在說謊。

女 爲什麼？

施 這張時間表，你是不會在我寫字檯上得着的。這是我在路上失去的。在我的公司和火車站之間。

女 是真失去的嗎？這恐怕就是那張時間表，你看你在夜車上做了一個記號，(他向她望着) 我替你定了一個臥鋪。

施 (大驚) 你替我定了一個臥鋪？

女 (笑) 我知道你心裏想的事情太多，也許要忘記的，所以我在你離公司

不久，就替你先打一個電話，定了一個臥舖。

施 (微怒) 用我的名字定的？

女 不是。

施 (驚) 不是？

女 我想你也許會不喜歡用真名字，你這次去是不預備給人知道的。

施 我是沒有告訴過人。(他非常的疑心，以為怎樣會知道的?) 你用了什麼名字？

女 姓方。

施 姓方，(大聲) 名字呢？

女 逸人。

施 你怎麼想起來用這個名字的？

女 我也不知道。

施 你不知道？

女 我是不知道，不過是一時隨便說出來的。我先說姓方，他問我名字，我就

隨口說出「逸人」兩個字。

施 大概你以前聽見過這個名字？

女 沒有，施先生。

施 你是真的沒有聽見過這個名字！

女 那我怎麼知道，也許聽見過的，忘記了呢！

施 你多少歲數，你不過是二十多歲。對不對？

女 你以為我是這樣的嗎？

施 我今年是四十七歲，這個名字還是前二十年用過的，那你是不會知道的。

女 我本不知道。

施 (向她望着) 你到底叫什麼名字？

女 那又有什麼關係，您連我的面貌都不認識，用不着知道我的名字。我只是你所僱用的女職員。(取出信來) 這是我替您帶來的一些信。

施 信裏說些什麼？

女 (取第一封) 這是一位老太太寄來的，她想存入一些款項。

施 多少錢？

女 一千塊錢。

施 爲什麼不交給會計處？

女 她說她是長期存款。

施 那又有什麼關係！

女 她還說她因爲相信你才拿來的。

施 不談那些話，錢拿來了沒有？

女 裏面是一張支票。（拿出來遞給他）

施 那就回她一封信，說我替她辦好了。（他將支票收起來）

女 是，施先生，她還說她不貪厚利，她是圖穩當的，她相信你，並且相信你替

她辦的好！

施 那是自然的，還有什麼？

女 還有許多信，也是一樣的意思。

|施 怎麼都是老太太的款項嗎？

女 有些是的。這裏有一封信是一個少年人寄來，他的款項不多，他說他等將來儲蓄多一點的話，他要拿它做開店的本錢。還有一封是一位小姑娘寄來的，她的父親是個鐵匠，因意外的傷害死去的，她便將保險金寄了來。這裏還有幾封，內容都是差不多。

|施 你把這些信拿來做什麼？

女 因為每個人都是請你替他保管他的款項。

|施 哦！

女 你今天晚上又要離開，這裏有這些支票，每個人都是相信着你而拿來——

的。他們並不是相信公司。

施 (想了一刻) 今天你是不應該來的，我沒有這些功夫和你談這些話。每個

人都可以拿上五塊錢來託我替他存儲的。這又算一件什麼事，這樣的我也不知收過多少。

女 不過……

施 怎樣？

女 這樣於你，也是很麻煩，總得要想個方法使他們不相信你，不再來煩擾你。(她笑起來) 也許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施 你是這樣的想着？

女 不單是有趣，而且是偉大的。這些人並不知道你究竟是怎樣的一個誠

實人。他們只是相信你，把你相信的像他們家裏人一樣。你有着很好的名譽，他們對你這樣好名譽，敬佩着，相信着，到了最大的限度。

施 這樣看來，你以為社會上誠實的人是太少了？

女 誠實人也許是很多的，不過你不同，在你的言語上，行為上一切都顯出十分的誠懇（稍停）當你走過街市的時候，背後就有人贊美着你，這些地方都予我以極大的興奮。

施 你對我又怎樣呢？

女 我知道我不過是你公司一個職員，你是連我名字都不知道的，你怎麼會知道我替你工作的程度如何呢？你給我的薪金是很少的（笑）我自
然也沒有抱怨過，只不過像其他職員一樣，是常常望着鐘點，望着時光

快快的飛過去。(莊嚴) 可是現在不同了。我感覺到用這樣的態度在一個很誠實很可佩服的人手下做工是不對的。我毅然改變態度。我想你盡了你的忠誠爲公司做事，我也要盡我的忠誠爲公司做事。

施 | 你以爲我是忠誠的，以爲我是可靠的？

女 | 對！

施 | 你還記剛講過的那個方逸人嗎？

女 | 記得。

施 | 假使我現在告訴你一個故事：從前有一個人叫做方逸人，他偷了人家的錢，他那時年紀才十八歲。

女 | 那還是個小孩子。

施 雖然是個小孩子，可是他偷了人家的，他不知道怎樣支配他所偷來的錢，在二十四小時以內，就被人家捉住了。

女 後來受罰嗎？

施 (點頭) 他受了徒刑，坐了一年的監獄，當他出來之後，家裏的人仍肯幫助他上進，但是他却沒有臉在家中住下去，便毅然決然的離開了家鄉，來到了此地。

女 此後他就改過了嗎？

施 此後過了二十九年的光陰，艱難困苦，飽受飢寒，常在黑暗的街頭，對着他自己的前途，生出無窮的感慨。

女 還有呢？

|施 他仍舊是要生活下去的。但是這個生活是貧困的，羞辱的。他沒有方法支持他的生活，他悲痛着這目前的生活之可憐，回憶着牢獄的生活，又是那般的可怕。

女 後來有沒有遇着好的機會？

|施 遇着的。後來他在河邊拾到了一隻錢袋，就將那錢袋歸還了原主，這樣他們都稱贊他是一個誠實人，但是他難道是真的誠實嗎？他是知道的，假設他要是留下那錢袋，裏面的錢太多了，連放的地方都沒有的。（停）於是這錢袋的主人鑑於他的誠實，就替他找了個職業，他一直的工作着。工作是他不得不做的，他只覺得因工作他才可不去思想，不思想他才能將他的行爲約束住。但是人家不知道，都是說他是個勤苦的人，一

個忠實而又勤苦的人，於是他的位置升遷了，位置越是高，他偷盜的機會就格外多，但是一方因為人們的眼睛都在望着，一方面還有人在妒嫉他，所以他不敢。

女 後來怎麼樣呢？

施 後來就「青雲直上」了。名譽這樣東西最容易招人信仰的。（停）就是可惜他不能誠實到底。在二十九年之後，他變了。他從事於投機事業，把他所有的金錢都失去了。他決意用不正當的手段拿人家的錢去填補，自己就預備一走了事。這是錯誤的，畢生的辛苦也就此了絕。那埋沒了二十九年的偷盜之心，至此又復出現。

女 那是一件多末可惜的事。

施 二十九年來一個被稱爲誠實的人，他用盡了方法使別人相信他誠實，同時使他自己也相信着。

女 施先生，這樣錯了嗎？

施 方逸人（兩人不語）我不知道是誰叫你來的，也不知道你爲什麼要來的。但是今晚我預備逃走的時節，你跑了來。你是太遲了，你是不能阻擋我的。無論誰也不能阻擋我的！（由很強硬的態度軟下來）我是做的太過分了些。（他拿出皮夾來）這裏成千成萬的錢，都是人家的，我一分也沒有（強硬）是我偷來的，你明白了沒有？是我偷來的。明天，公司就要破產了。報上也要登出捉拿我的賞格。（他笑）這就是你所相信的一個誠實的人，你現在還有什麼話說。

女 (非常的鎮靜) 二十九年光陰造成一個誠實的人，我不相信這個誠實的

人會犯竊盜。

施 你不相信！

女 (打開她的手夾) 我這裏還有幾百塊錢，數目是很小的，也許不會煩擾了

你。我也是請你替我保存的。方逸人先生！

施 (刺激很重) 天！

(他沉在椅上，不聲不響)

女 (起立慢慢走向窗前舉開了帷幕) 看這個夜色是多麼美麗呢！人聲都靜寂了。

天空的小星兀自發出它們的光輝。太陽是沉在地平線下了。在這慢慢的夜的盡頭，仍舊是有光明的來到。

(電話鈴響起來，施接電話)

施！是……你怕我乘不着車嗎。是，我是不預備去的了。我是個誠實人，你聽

見了嗎？我是個誠實人。(他放了電話機，他神經上受了很重的刺激) 我，我是一

個誠實的人，我是一個誠實的人。(他悲傷痛悔的沉在椅中)

(幕徐徐落)(全劇完)

本劇取材於 Percival Wilde: The Finger of God

誰
的
錢

登場人物

|戴先生

|戴先生之妻

小儉

誰的錢

(戴先生的居室，後面一門走廊，右面有窗，左面有一個寫字檯，上有電話。室中陳設隨意，最要緊的是一隻保險箱和一個電話機。開幕時臺上並沒有人，戴先生很小心的走進來，他站在那裏細聽樓上有沒有聲響，他又四面張望着有沒有人，然後脫下帽子，去掉大衣，動手去扯那個保險箱。)

戴 向左邊轉，然後再向右轉，不錯的，怎麼會開不開呢？(他非常的懷疑)

(妻上)(手中拿了一個袋子和一個小盒)

妻 你？(戴驚覺)

戴 你回來了嗎？

妻 你在做什麼？

戴 哦！我在試試這個保險箱，看靈不靈！

妻 那你還是不要弄罷！我已經將箱上的鎖換過了呢！

戴 （驚）換過了！

妻 是呵！我怕的是有人私開這箱子。我防的不是別人，就是你。

戴 我開我自己的保險箱子拿錢，總比開別人的拿錢要好些罷！（怒）假使
你給了我的錢，自然我也就不會替自己找麻煩，來開這隻箱子。

妻 （她放下了袋子和小盒）你也不是沒有方法弄錢去償還你的賭博債。

戴 什麼方法？

妻 那便是去做工呀！

戴 (失望的) 你怎麼會想出這一條路來呢?

妻 我是從做工的人那裏得來的，他們做工覺得很愉快的。

戴 自然，有些人是天生的喜歡做工，我可不是那種人。我也不是沒有錢的，我們沒有結婚的時候，我就有錢，不過我和你結了婚，錢被你拿去了而已。

妻 錢被我拿去總比被你一班賭博的朋友拿去要好的多。

戴 這我也承認的，我本是一個不善於經營的人，所以纔將錢交給你，你也不能把我當作小孩子一樣來嚴加管束呀！(誠懇地) 我也只要一百塊錢，而且是用到正當的地方去。

妻 這就是你一星期以來在我面前說的一件要緊的大事，我也可以給你，

但是你要告訴我做什麼用！

|戴 我誠實的告訴你，這是償還一筆債務。

妻 (怒) 一筆賭博的債！

|戴 不……不是賭博的債！

妻 你自己是明白的。

|戴 你聽我說，親愛的……

妻 誰要你這樣的稱呼……(電話鈴鳴) 不去聽電話嗎？

|戴 你去罷。(他心裏很亂)

妻 你去

|戴 你聽我說……

妻 去聽電話。你是這屋裏的主人哪！

戴 別和我開玩笑罷！（他去聽電話）喂！什麼？和平會。你弄錯了號碼，我們是不

懂得什麼叫做「和平」的。（他放下了電話機）真討厭！（他去開那個小盒，從裏

面取出一個珠串來）哦！真美麗呀！

妻 （接了過去）全是假的呢，讓我放在保險箱裏，別讓人見了，又要向我加

工價。（她去開箱，戴自其身後望之。）

戴 原來是先向右邊扭。現在我知道怎樣來開我這個保險箱了。

妻 你的？這是我們的保險箱。

戴 不對！這不是你的，乃是我的。（向內望）裏面還有很多的錢哪！（他看她把珠

串收進去，關好了箱）

你關了起來，却並沒有拿出我要的那一百塊錢。

妻 不行！你想想我向你說過多少次不替你付賭博債。

戴 這並不是賭博債！

妻 那又是什麼？
（電話鈴又鳴，戴先生又有些慌亂）

戴 喂！
（欣然）我現在正是想和你說話。
（忽然轉爲憂愁）什麼？
（他聽了一刻，而現

怒容）

等一下，你別發脾氣，我記得我答應今天下午給你的錢，我還沒

有弄到手。現在我
（他向他的妻注視着）我夫人的病，是，不，不，並不重，但是，你

知道，我總不能離開她。
（點頭作允許狀）當然的，當然的，錢的事你放心，我

從來沒有賴過債的。
（他向他妻望一次）什麼？當然的，明天我們在會裏見，當

然，是要早一些。中午成不成什麼？九點鐘嗎？好，九點鐘。也許我起不了那

麼早試試看罷。一切總請你放心，錢我總是預備的。再會。
（他放下電話機）

妻 這不是明明向你討賭博債，你爲什麼向我說謊？

|戴 現在我要告訴你實話了。

妻 本來是應該向我說實話的。

|戴 我欠了一個朋友的債，已經有兩個多禮拜了。你聽見我在電話中向他說，明天一定還他。

妻 (堅決的)好，可是你別想在我面前拿錢還他。

|戴 但是我已經告訴他錢是都預備好了的。萬一我明天拿不出來，你想他是怎樣的對我？

妻 也許他老早就想到了你是一個慣於說謊的人。

|戴 別開玩笑了。這是一件嚴重的事，他現在等的非常之急呢？

妻 你爲什麼不向賭博朋友借一筆錢還他？

戴 借一百塊，談何容易。人都知道家中財政大權是握在你手中的，向你借錢，又是十分的不容易。（默然繼而露懇求狀）就給我一百塊錢罷，什麼話也不說了，我下次決不再賭。

妻 這話你真是不知說了多少遍了。

戴 這一次我可以發誓。

妻 算了罷！算了罷！你也別再煩擾我，我現在還在害病。

戴 害病？

妻 你不是說你的夫人有病嗎？

戴 （懇求的）別再開玩笑罷！你聽我說。

妻 不聽。(她不向他望)

戴 (失望的)你總得要顧全我的名譽,在我朋友的面前。

妻 (嘲笑的)你的朋友。

戴 不還錢,我還有什麼面目見他!

妻 (起身至門口)不見他們,那真是再好沒有的事。(妻下)

戴 (恨極)這種女人 (他走來走去的,十分不樂意)我總得要將錢弄到手的。

(他注視保險箱,再去試開,始終不成)(電話鈴又鳴)(他很怒去聽電話)喂!什麼?一

百塊錢現在就要嗎?喂!朋友!我明天準還給你的。什麼?今晚你要拿去做本錢!但是,今天我的夫人正在害病,我不能送給你。(他臉上顯出懼怕的容

顏)怎麼?你自己來嗎?什麼時候!馬上就來!喂!喂!你千萬別來,喂!喂! (電

話已斷，他十分懊喪着急。

怎麼辦！怎麼辦！我還是要開這保險箱，這保險箱

是非開不可的。（他下去取鐵錘來開這箱子，在他下去的時候，一個小偷輕推開了窗戶，

向內窺探，看見沒有人，便進來了。他的衣服很破舊，手中提了一個袋子。進來之後，他先向門口張望一次，便藏身在沙發之下。戴先生重新進來，他手中拿了鐵錘和開箱的其他器具，因為他想開箱的心很急，所以沒有注意到開了的窗子。他動手去開那箱子，因為技術不精，反將手弄破了。他丟下器具來看自己的手，他將手放在口中吮去那流出的血，無意的看見了那窗子，他知道事體有點不妙，不覺目瞪口呆，忘記了那隻流血的手。他走到窗前去看。當這個時候，小偷便從沙發後出來，預備擊他的後腦。但他一回首便和小偷扭作一團，兩個人便一同跌在地下。他預備還擊的時候，小偷便抽出手鎗。但他捉住了小偷的手，奪去小偷的手鎗，就坐在他的身上。）

(一個新的意見走入他的腦內)

賊 |戴 我正是需要你這樣的一個人。

賊 嗯!

|戴 (他立起身來，仍拿着手鎗) 起來!

(小偷慢慢掙扎着起來，戴先生向門口望了望，向小偷

說) 你能將保險箱開開嗎?

賊 你是在和我開玩笑。

|戴 也許。不過你平常所做的正是這一類的事。我想你總不希望我將你送到警察局!

賊 先生，我家裏還有老娘，我家裏是很苦的。

|戴 你放心，我決計不送你到警察局，我還替你找點事做呢?(他指着保險箱)

你看見保險箱沒有？

賊 我也沒有瞎。

|戴 我就是要你去開那一隻保險箱，替我拿出一百塊錢來。你照着我的話做，我便放你去。

賊 先生，你到底是什麼意思？

|戴 (怒) 用不着你管，只要你開這個箱子替我拿出一百塊錢來。否則我便打電話到警察局。

賊 連問都不能問的。(他取出他的器具發出一種響聲)

|戴 輕一點，當心被我的夫人聽見。

賊 先生，你有點怕你的夫人嗎？

戴 快點開，用不着你管我家裏的事。

(小偷動手去開，響聲更大)

戴 叫你輕一點，怎麼你不聽見。

(箱已開，露出珠串及鈔票)

賊 裏面的東西真不錯咧！

戴 (急) 那些都是假的，趕緊替我拿一百塊錢出來。

賊 假的，你不懂！

戴 不要多說，快點替我拿出來。

賊 是的。(他拿出一疊鈔票，數着) 全是一百塊一張的呢？

戴 替我拿一張，行不行，拿過了就替我關起來。

賊 (凝神) 什麼聲音?

賊 (亦凝神) 沒有什麼,我夫人在樓上洗澡。

賊 (給錢與戴) 先生,這是你所要的錢。

賊 好!(他將鈔票藏入懷中) 你這次光臨,的確是不壞的。假使你不來,我是真不知道怎樣辦。(他拿起酒瓶來) 酬謝你的工作,我們飲一杯罷!

賊 酒是不喝的。

賊 其實,我也不要喝。現在你可以去了。一會兒我夫人就要下樓的,我想你總不預備見她。

賊 不過在我走之前,我得拿回我的東西。

賊 你的東西,手鎗嗎?我想還是放在我這兒罷!

賊 不能；你知道藏着手鎗是犯法的。

賊 哈哈！難道你還有執照不成？

賊 我是從我師父那兒拿來的。

賊 好，你拿去。（他將鎗遞給小偷）

賊 謝謝你，還有一件東西沒有給我呢？

賊 （驚）什麼？

賊 （拿手鎗對着他的腹部）就是我給你的那一百塊錢！

賊 你這個蠢傢伙，你只顧着開箱子，却沒有看見我掉下了你鎗中的子彈。

賊 倒是聰明的。（他藏起手鎗）再會。（他由窗中出去）

賊 下次再來罷，也許我還有用着你的地方。（他坐下來十分的得意）（他的妻下了

樓（戴先生故作驚嚇狀）

妻 怎麼你在下面這樣的不安靜？

戴 哦！一個小偷進來的。

妻 一個小偷！

戴 他拿手鎗對着我，他開了這個保險箱。

妻 （視保險箱）他開了這個保險箱嗎？

戴 （當他看見她開了箱子的時節）他只拿了一張鈔票。我這麼一蹶脚，他馬上就嚇跑了。

妻 （審視保險箱）只拿了一張？

戴 是的。他只拿了一張，他只有那一點兒時間啦！

妻 (向箱內四面的看) 一張他把鈔票完全拿去了。

戴 (大驚) 什麼?

妻 你看，箱子裏一張鈔票也沒有剩啦!

戴 (痛恨) 真不是一個好東西，我並沒有看見他拿，我實在是沒有看見，你一共放了多少張?

妻 差不多是一百張。

戴 (癡呆) 一百張，那便是一萬塊錢，我損失了一萬元，就真的要去做工了。
(他失望地倒在椅中)

妻 他沒有把我珠串拿去，還好。
(她去開書桌抽屜，一面關上了保險箱。她向抽屜中看

看，臉上表現着喜悅的容顏) 他沒有拿別的東西嗎?

戴 你以爲拿去了一萬塊錢還算少嗎？（他踱來踱去的十分憤怒）我看你還像

沒有事似的。

妻 （笑起來）本來是沒有什麼事，我現還覺得有趣呢？

戴 （驚）有趣？

妻 是呵？那保險箱中的鈔票完全是假的呀？

戴 假的！

妻 假的！你想我怎麼會把真的鈔票放在保險箱中，讓你去拿呢？

戴 保險箱中的鈔票，全是假的嗎？

妻 全是的。（戴先生十分的懊喪）怎麼？你好像是有病。

戴 有病！

妻 沒有受着驚嚇嗎？

戴 沒有什麼。

妻 難道還拿了你的東西？

戴 拿了我的東西，你是和我開玩笑呀！

妻 那麼他什麼東西都沒有拿去，只拿去了一疊假鈔票，有趣的，真是有趣的。

戴 真是有趣！

妻 你想他發現了他所拿去的鈔票是假的，他心裏是一種什麼意味！

戴 那他是真不知道是怎樣辦。

妻 假使他要是聰明的話，他會去找些店家去兌換的。

戴 你想這兌換假鈔票的事能辦得到嗎？

妻 鈔票印的非常好，假的正和真的一樣呢？

戴 (預備出去) 我到前街藥房裏去一去就來。

妻 爲什麼？

戴 我去兌換鈔票。一百塊錢的鈔票。

妻 你在那兒來的一百塊錢。

戴 我……我積蓄起來的。

妻 你會積蓄？那是不會有的事。

戴 怎麼不會有？爲了你的生日要到了，我纔積蓄的。

妻 那真是要感謝你的。

|戴 我去去就來，要是有人來找我的話，叫他等一會兒。
(他走到門口忽然停步，

想了一刻) 哦！你想用假鈔票的人被捉住的時候，要坐幾年的監獄？

妻 我不知道，也許是十年二十年。

|戴 (失望的坐在椅上) 十年，二十年。

妻 你想他要坐幾年？

|戴 我想這樣的事，六個月還不成嗎？

妻 用假鈔票，只有六個月的監禁，那是太便宜了些。(停) 你到底到不到藥房裏去？

|戴 我現在改變宗旨，不去了。

妻 (看他那種欲行又止的態度，有些討厭) 我去換一換衣服。
(她開了抽屜，拿出一個

錢袋。戴先生看着甚爲驚奇。

戴 你一向將錢放在抽屜裏是預備防我……我說錯了，是預備防小偷嗎？

妻 他是不會想到的。所以他沒有偷去。

戴 裏面有多少錢？

妻 不過是幾百塊錢。

（走到門口）我馬上要出去的，我不能不拿走。放在抽屜裏，你就會不知道，你真是一個笨人。

戴 笨，我自己也承認。（妻出，他想着忽然抬起頭叫她回來）回來，回來，說一句話。

妻 什麼話？

戴 （他取出那一張鈔票）你看我這張鈔票不兌換，心裏總是不定的。我也不願

意到藥房裏去換，我也不買東西，也不好意思去換這張大票。我想，假如你有錢的話，我們就換一換罷。

妻 我！

戴 爲什麼不能呢？

妻 (想一刻)假使我能，就和你換一換。

戴 那就很好了。

(妻打開了袋子，數鈔票，戴先生滿露喜悅的容顏)

妻 換罷！你把你的票子拿來。

戴 好！(他將鈔票遞給她)

妻 (取出鈔票) 我想這裏差不多是一百塊錢。

(她望着他忽然疑心起來將手縮)

回去) 你不是拿這個錢去還你的賭博債!

戴 (誠懇地) 不會, 決不會的!

妻 這是你自己答應我的。

戴 我從來就沒有對你說過謊。

妻 (將鈔票遞給他) 拿去吧。

戴 謝謝! 你待我是真好的。

妻 因為你還記得我的生日……我現在要給你錢讓你去還賭博債了!

戴 (喜極) 真的嗎?

妻 真的! (她將他那一百元的鈔票遞給他) 你就拿這一百塊錢去還你的賭博債。

戴 (失望) 親愛的, 你難道忘記我喜歡零碎不喜歡這一張整的?

妻
還債，還要問什麼零的整的，零的整的還不是一樣嗎！

(幕落)(全劇完)

本劇由 L. Dickson and L. M. Hickson: Whose Money 改譯

附

錄

演劇漫談

一個演員初上演的時候，心中總有幾個普遍的問題，都是很有趣味的，第一個問題便是：

手放在什麼地方？

爲答這個問題，我參閱了好幾本書。最末，我得了一本，它的回答很妙。說：「什麼地方好放，就放在什麼地方。」

這話表面上雖是有些滑稽，却有幾分真理的。因爲我們日常生活，就從來沒有「手應該放在什麼地方」的問題。

「何以演員會發生這個問題？」

就是因爲演員對於劇中人尙未完全明瞭，自己在那兒背劇詞，又不敢有什麼動作，結果，一個問題走入他的腦內，就是平常最會動的手，怎麼如今不動呢。所以他就不得不問人：「手到底應該放在什麼地方了。」

其實，人身會動的部分，真是多極了。就最粗淺的說，也有頭，身，手，脚。在舞台上，頭，身，脚，動的機會，究竟比手來得少。所以這個「手」變成演員的一個注意的東西。

有些導演一聽演員問他「手放在什麼地方。」他就設法告訴他放在什麼地方。固然，無論什麼時候，說什麼話，都可替「手」想個方法；只要你買一本動作表情的書來做參考就行。但是，一個長的劇本，有成千上萬的句子，仔細在「手」上研究，起碼也有幾百種。即使導演日夜的說，演員日夜的做。

結果不過是只記得了「手」却忘記了戲，正如外國的一句俗話叫：「教約翰算學，只記得算學，忘記了約翰。」那結果也就不問可知了。

假使初上台的演員問着導演這句話，導演立刻替他想個方法，那便是害了他。須知演員想到手的時候，他一定是沒有注意到他自己的身體，或者就是他面部毫無表情，或者就是他的劇詞唸的無味。因爲人的注意力，每每是集中在一樣東西上面，注意着手，別的地方，一定沒有注意。這時導演如果能對他說身體應該挺直，傾斜，俯仰等等的話，使他注意到身體，「手」的問題，他立刻會忘記的。我們都知道，手到底是附屬於身體的東西，身體一注意，說話說的着力，面部表情來得適當，手便立刻會活動起來了。

我見過一個導演被女角問着：「他們說這一大篇話，我怎麼辦？我連手

都沒有地方放了？」導演看見她身上有一塊手帕，便說：「你將你的手帕在指上繞來繞去好了。」

這種動作，究竟是有出典的，還是臆造的，在普遍女性的動作上，究竟是占着什麼地位，姑且不去論他。我要告訴讀者的是這時台上兩位男角，正在用哄騙、激動的方法來刺激這位女角，使她於無意中走入他們圈套的。照劇作者的意思，雖然是女角不說話，她却是觀眾最注意的一個人，因為那兩個男角的談話，全是刺激觀眾去注意女角的，這時的女角聽了他們的話，面部無論如何應該有失望、驚心、欣喜種種表情，觀眾方可有一種會心的微笑。不圖女主角沒有見到這一層，她去問導演「手怎麼動。」導演為回答她的問題，叫她繞手帕。結果，是一幕很緊張的戲，就壞在這繞手帕上。因為觀眾的注

意力，聽了男角的台詞後全都移到女主角，而女主角反而無意的繞手帕，絲毫沒有刺激，這一幕靈活景象，立刻便死去了。

演員能以注意到手的動作，總是好的。不過決不是在排演時間問出來。在排演時間問出來，就是表明他對於劇的意義或是劇詞尚未充分明瞭。導演這時不在指示他「手的動作」，乃在使他怎樣會「將手忘記」。

說到這裏，令我們想起來服裝與手的動作也很有關係，例如着西服的人，衣上口袋甚多，褲上有兩個插手袋，一個錶袋，衣上有兩個，背心也有兩個，是都可以藏手的。中國長衫就不然了，他只有一個口袋在小襟上，手插進去便難看，又如穿長衫的人，帶一點謙恭的態度，兩手垂下，兩臂像挂在肩上似的，也是不好看。着西服的表示自滿和有把握的狀態，他可以將兩臂抬起，兩

手的大拇指伸在背心口袋裏，穿長衫的呢，表示這種意態，就很難有着西服的好看了。

手的動作，有幾種看起來最容易做，而做起來最不容易好看的是(1)舉手打人(2)怕被人打(3)俯身拾物，這幾種動作，演員不要人指導就做的出。不過指導者在這些地方應予以相當的注意，免除他的難看。

還有幾種，演員容易從電影上學來的，便是兩手上伸，或前伸表示畏懼，以手摸頭表示失望，兩手摸頭表示絕望，一手橫在胸前，一手托腮表示苦思。這雖是幾種簡易動作，我們却不能忘記，這決不是兩手的動作能以充分表現情感的，必定要連合着頭，身，肩，腿，以及面部的表情方可。

如今我們說到第二個問題了。這第二個問題是什麼呢？那便是：

半天沒有話說，怎麼辦？

演員上台演劇，以為總是要說話，他們却每每不想着不說話的好處。我們古人有一句話叫：「含情盡在不言中。」足見不說話比說話格外容易表情。易卜生的娜拉，在前兩幕中，娜拉是個說話的人，幾乎無一時她不是在說話。說話時她又處於主動的地位。像對郝爾茂，南陔醫生，林敦夫人等，她都是處於主動地位的。到了第三幕，當柯樂克和林敦夫人談過話之後，郝爾茂拉着娜拉下了樓。郝爾茂帶着醉意向林敦夫人說了好些話。這時台上只有三個人，三個人只有郝爾茂一人說話，說的又是醉話，說醉話的人是不顧他人的。這時林敦夫人和娜拉就感着困難了。尤其是娜拉，一個主角，穿了奇裝跳舞的衣服，不講一句話，林敦夫人也不講一句話。不過假使演員能以明瞭劇

情，或者是導演明白的指示過他們，便一毫不困難，而且還可以表演的很精采。這裏郝爾茂穿着大禮服應該是莊嚴的，而表示的却是醉態。娜拉穿着跳舞衣服，應該是喜樂的，而表示的却是愁苦和驚懼。林敦夫人明示出來的，是敷衍郝爾茂，裝出喜樂的樣子，她心中實在是焦急的，因為她要將她和柯樂克說的話，告訴挪拉，苦於沒有機會。演員能知道這些，他們注意到這裏的表情，自然就不會感覺到無事可做，無話可說了。

「不說話」電影多於舞台。有些地方是可以取法於電影的。但我們注意的地方，不是不說話時的動作，乃是不說話時的情態。

戲劇不能離開人生。現代的人生受了工業革命和都市發展的影響，比較的冷酷。而且因為「爾詐我虞」的原故，許多事和許多話都經過思考方

敢說的方敢做的。所以我們在真實的日常生活中，不說話的地方也很多。尤其是入世日久的人，常由表情代替說話，顯出他的深沉和精練。假使戲劇所表示的盡是些說話和動作，必定會被人看作膚淺和枯燥。

這裏我大膽的說，導演和演員首先注意的不是動作，乃是不動作時的情態。不是說話，乃是不說話時所表示的情感和趣味。我們在詩中唸過「無聲勝有聲」的句子，詞裏也看過「含情盡在不言中」。讀書時也常聽人說「當求其意義於字裏行間」。陶淵明有兩句詩，最值得我們注意叫「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音」。演員能融會了這種意思，那麼他的戲演出來，必定有精神。

嚴格的說來，「不說話」也有幾種情境的。一種是不能說話，譬如假死。

一種是在多說之後，不能再說下去的。一種是不說話，實際是比說話還要激動人的。要是仔細的分析起來，種類就非常之多。所以有許多有名劇家，都研究不說話的部分，想他的原因在那裏，應該要怎樣表情纔得體。戲劇本是因言語和動作而形成，但是要想言語動作格外深刻顯明，還是要看重不言語不動作的表情。

所謂不說話，當然就是「停」(Pause)。停是有長有短的。停的意義，不外乎是要(1)集中觀衆注意力(2)使情景格外的緊張(3)引起觀衆發生新的意念。然而到底要在什麼時候停呢？還是停的長好還是停的短好呢？却又沒有一定的規則。如今我拉雜寫一點在下面，以備閱者參考。

一種情境有如一個天真的孩子，依在母傍，他那雙眼睛向他母親望着，

母親眼裏也發生慈愛的光輝，兩人雖不說話，觀衆却因之而生慈愛溫馨的感覺。這是屬於感覺的。又如法院開庭，律師說話，每句一停，却又不是屬於感覺而是屬於理智的了。他一句一停，一方表示着他的話是全經思考而來，一方面給觀衆以機會分析他理論的正誤。

再如國家偵探要盤詰一個犯人，他自己坐在桌前低頭書寫，一面叫人將犯人喚進，犯人進門，他明知道而故作不見，仍舊低頭書寫，過了半天，他很沉着的說了聲「坐下」，還是低頭書寫。這裏面有許多時間不說話，這種不說話，又不是屬於感覺，又不是屬於理智，却又是屬於經驗了。

再如年老的父母，失去愛子已經多年，以爲他是不會回來的了。一旦他忽然回來，立在門口，不言不動，親子相對，許多時都不說話。這又是屬於熱情

的。又如冬夜爐邊看報，忽然來了一位「暴客」持鎗相對，半晌都說不出話來。這又是屬於恐懼的。又如女兒逃婚，遺書給她的父母，父母相顧愕然。這又是屬於驚愕的了。

假使照這樣寫，還不知有多少可寫的。總之，不說話和停的地方是演員最要注意的地方，他必研求不說話的原因，和不說話時情感應該怎樣，用心用意將他處置適宜，那麼這幕戲之演出，就必定很可觀。

現在我們要講到第三個問題。那便是：

這一段裏，該我有什麼樣的動作呢？

動作當然是重要的。我在前面已經提到，所謂戲劇，也不過就是包含言語動作。言語是有劇本可看的。動作呢，雖然劇本中也略略的指示些，但是決

不够用。演員也看到這一層，所以他不得不提出來問。

說到動作，我在前面也略略提過，有時因為不動作反使劇中人情緒格外容易表出來。同時我們還要注意有時動作的不得體，反因動作破壞了全劇的精神。

怎麼樣叫做動作不得體？那些動作是不得體的？都是很難答的問題。我們不要說舞台，就是我們日常生活，也有許多動作是不得體的。譬如一房裏的人，很和平很愉悅的在講話，你一個人不聽他們講話，做出種種動作，便是不得體。又如人都在靜靜坐着，隨意的談着話，而你一個人却在房中走來走去的，豈不討厭！這都是一些不得體的動作，日常生活中和舞台上並沒有什麼兩樣。

還有許多動作是很難看的，我們也可以叫他「不得體。」這是很難舉出某種動作來做例子的。因為有許多動作，在某甲做起來很難看，某乙做起來却很好看。照一般戲劇研究家說，大概最容易變為難看的動作，便是腿的動作。我們中國的平劇，他們對於這一點也是深有研究，所以演戲的人，總須將「台步」學好，方能上台，為什麼要台步？當然就是免除腿的動作之難看。然而不論如何，言語和動作要一貫，終是一個不可推翻的大原則。這條原則，看起來是非常簡單，初上台的，做起來却不容易。他們常常的記着講話，忘記了動作。或者只記了動作，往往和講話不能一貫。

關於動作，約略的說起來，可以分作兩種。一種是明顯的動作，一種是不明顯的動作。所謂明顯的，譬如我要拿一件東西，自然我是要立起身來去拿。

主人對僕人說：「將那件東西拿給我。」僕人立刻去拿，這便是明顯的動作。又譬如一男一女正在台的中央說話，有某甲站在較遠的地方聽，照劇中的意思，女的是要暈倒的，而且要倒在某甲的身上，某甲實在是一句話也沒有說，而他却要在女的未倒之先，移到靠近這女的地方。這種動作就叫做不明顯的動作。

有一幕戲，是大家圍着桌子坐着，談論一個問題。這桌傍還有一位老太太正在那裏一面織着絨繩衣一面談着。照這戲的意思是老太太應該離開桌子去做一件別的事。但是她非要回來仍舊坐在原處，情節方能完美。她不能空走回來，所以她在離座的時候故意將絨繩衣落在地上，她以後回座，表明着爲絨繩衣而回座的。這也是一種不明顯的動作，這個動作做的很自然。

劇中明顯的動作容易做，演員只要幾次排練，大約不至於舛誤。不明顯的動作却不容易做，這不是徒靠多次排練就可成功的，這裏需要演員的聰明，去了解戲劇情節，了解人生，做出來還要不牽強，不呆板，不草率；同時還要十分的自然。這不能全靠導演，導演也不能將所有微細動作都替演員想出來的方法來的。

這第四個問題，便是：

怎麼樣纔能表演的體貼入微？

在第一節裏，我曾經說到演員的動作不能如意是因為他不能了解劇情，換句話說，就是他不能了解自己所飾的劇中人之一切，所以在此處就要提到劇中人之研究。

演員在未扮演之前，第一件要緊的事，當然就是要了解劇中人的一切。這件事是要有相當的聰明的。雖然有時是「聰明反被聰明誤」，需要聰明，却是一件要緊的事。

演員固然是需要聰明，但人的個性並不相同。約略的說，他們可以分爲兩派，一派是有「內在的聰明的」。他們不能曲從人的指導，但是在合演的時候，他却能以隨着戲的情境了解劇中人的一切，做出來有時竟恰到好處。還有一派，他們雖有表演的才能，却不能自出心裁，他們是要靠着導演指導而順着做的。

不論他是那一派，演員總須具有幾個基本資格。

第一，他須富有觀察力。這裏說的觀察，當然是觀察人生，對於人類的

心理，動機，德行，缺點。都須有相當的認識。他自己要能夠問自己，假使他處於和他人同樣的地位，應該怎樣做。舉一個例子，譬如「酒醉」的狀態，就非由觀察不可，因為自己真的醉了，反而不清醒，不能知道酒醉是個什麼樣子了。

第二，他須善於模仿。戲劇本來建築在模仿上面，由模仿而進於創造的。如果不能模仿，徒有觀察，即使他是一個觀察十分精細的人，不能表達出來也是無用。從觀察到模仿，中間有個很重要的媒介，那便是想像力。從模仿進而創造，中間也需要想像力。所以想像力，也是演員不可沒有的東西。

有了以上的資格，便要進而研讀劇本了，研讀劇本誠然是了解劇中人身分一個最要緊的階段。不過研讀的時候，却要全部的研讀，決不可只就自己要扮的那一個角色。不研讀全體，自己要扮的角色之地位，身分，性情是不

能够充分明瞭的。

說到這裏，我們有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就是演員研讀劇本之後所明瞭的劇中人之身分，地位，性情是不是正和劇作者所想像的一般無二呢？這當然是不會的。同一個角色，由十個不同的演員演出來，結果是全不相同。因為各人的個性，教育，環境不同，他們的想像力和理解力也不同，於是演出來的就不會相同了。

因為有這種情形，中間便生出兩個問題。

(一)假使各演員因為程度的不齊，有的能表演出深微的情緒，有的只能表演浮薄的情緒，大家合演不能調和怎樣辦？

(二)即使演員能以了解劇中人的切，而無法表演的精微又怎樣辦？

歷來指導的人對於這兩個難題，有用很笨的法子來解決的。對於第一個問題，他叫演員不必照劇詞背，只要演員了解劇中人和劇情，說的話可以由演員自編，以期各演員可以自由發揮情感，表演動作。這就是我們社會中流行的「文明戲」的辦法。照這樣辦，調和是可以做到，可是很好的劇本，就此弄壞。劇的價值，因之減低。對於第二個問題，指導有時用聯想或回想的方法，喚起演員的情緒，譬如表演「驚懼」，指導者用別種可驚可懼的事，喚起演員的驚懼的情緒。這樣也不好，因為失之牽強，而且有時使演員過於重視一種情緒的表出，使全劇顯出不調和的景象。

認識劇中人的切將他曲折的表出來固然是很重要，但表出來時須與其他的劇中人調和更是重要。要想做到「調和」的狀態，則「試演」又

變爲十分的重要。一個預備出演的戲劇，總要經過幾次試演方好。在上演之前，尤須將服裝燈光配置好了來試演。這裏我們不單是求劇中人在表演上顯出調和景象，而且要在光影、色彩、線條上也要顯出調和的景象來。

說到此處，是可以結束了。在結束之前，有一個要點是不可不注意的。就是演員對於劇中人認識了不算，在表演的時候還要將劇中人最重要點儘情的托出來。這裏不單是觀察、想像、模仿，還要加上創造力的。演劇的人好像一個畫家，他認識了自然界的美點不算，還要將那美的部分，用他的藝術儘情托出來，任他所用的顏色，所採的光線，所塗的線條不像真，而我們看起來覺得美麗。演劇的人，也是一樣，他的責任，還不在了解和認識劇中人，表現的像真，「真」之外還不能忘了「美」！

（完）

標商冊註



(12118)

0.60